精 / 选 / 古 / 今 / 中 / 外 / 故 / 事 / 佳 /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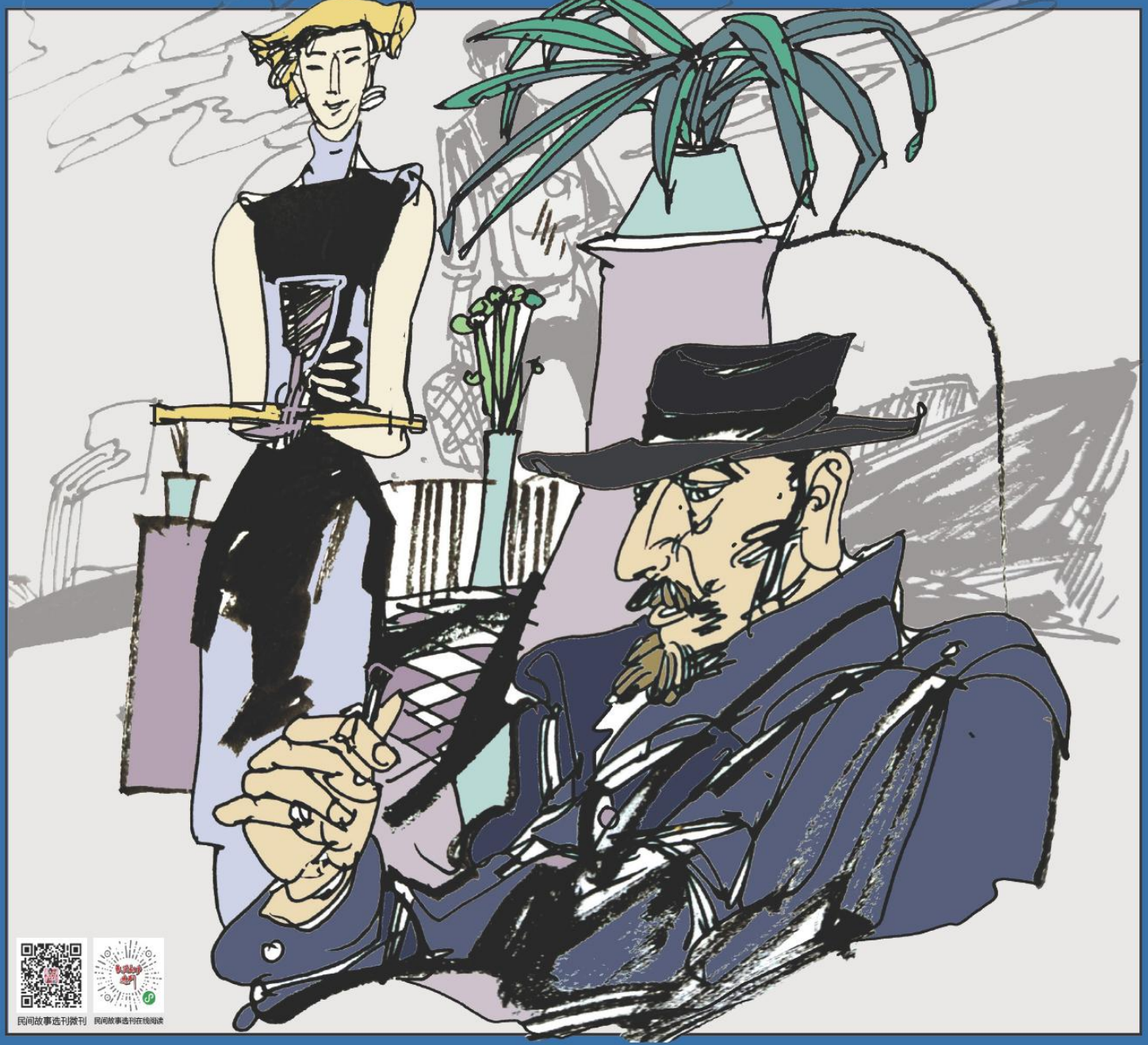
民间故事选刊®

订阅代号：18-28 定价：6.00元

总第549期

2020.1
【下半月】

功臣媳妇
炮楼升天记
朱雀抗倭朱雀浜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民间故事选刊在线阅读

彭建辉作品选



彭建辉简介

彭建辉，1970 年生于河北石家庄。画家、注册陶艺师、诗人，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曾担任媒体美术编辑，艺术总监，现为职业画家。

13 岁发表漫画，17 岁作品被文化部选送到阿根廷、乌拉圭展出并获奖；2010 年在美国迈阿密、佛罗里达州举办水墨画展。2005 年创办艺术工作室，漫画、水墨画、陶艺创作影响广泛。2013 年在石家庄举办“彭建辉诗书画陶瓷展”。30 年创作不辍，发表作品数万幅。



福禄图（国画）　　彭建辉 / 作



瓷艺　　彭建辉 / 作



朱元璋暴打茹太素

◇文/习骅　图/段明

1376年，刑部主事茹太素给朱元璋打了一份报告，长达17000字，朱元璋看得眼花，就让秘书王敏念给他听，都念到6300多字了，还不知道要说啥。朱皇帝实在受不了，当场找人把茹太素狠揍了一顿。

第二天又让王秘书接着念，从第16500字到结尾，茹太素提了5条工作建议，这些建议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朱皇帝采纳了其中4条。

事后朱元璋苦笑说：“当大臣不容易，当皇帝就容易吗？我需要的是接地气、解难题的意见建议，可明明500字就能说清楚，这茹太素偏要整一大堆没用的，真耽误事。”

选自《中国历史的教训》

民间故事选刊®

目录

2020.1（下）【总第549期】

顾　问　方竹学
社　长　睢振威
主　编　王　瑜
副主编　戴　培
编辑部主任　孙　逗
编　辑　安立芬　王　静
编辑部电话　0311-87046170　87088404
投稿·建议邮箱　Mjgsxk@sina.com

设计部主任　李　冉
美术编辑　王　楠
美术邮箱　qian-shanyue@163.com

市场策划部
邢国琳
0311—87065018　13903311580
郭志军
0311—87828762　13930120002
广告邮箱　Xingguolin@sina.com
发行邮箱　Guozhijun16@126.com

合作网络　龙源期刊网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博看网　中邮阅读

主管、主办单位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政编码　050000
出版日期　每月1日
印刷　河北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　18-28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055/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255X
广告发布登记证　130105201900007
本刊法律顾问　贡子明
定价　6.00元

精彩首页

朱元璋暴打茹太素　习骅　1

今古传奇

夹竹桃奇事　郑凯应　4
要命的奇卦　焦松林　9
状元的求学路　席琳　12
毒誓　林华玉　15



险境迷踪

炮楼升天记　叶敬之　17
智过敌卡　崔建华　25
告密的车窗画　任宏伟　27

天下奇案

夺命花烛夜　艾煦普　31
被遗忘的厨具　姜泽华　34
身份圈套　无机客　36

声明：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互联网全媒体传播。本刊刊用所有图文可用于本刊网站、合作网站及数字出版，本刊支付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报酬。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minjiangushixuankan

宫廷秘事

观星得状元 陈志国 39
移花接木 周铁钧 42
新科状元 黎耘 44

乡野异闻

刘一笼 鲁敦喜 47
金梁五爷 李祝林 48
功臣媳妇 宋梅花 50
斗法 江贺 52
串票惩贪 金娟娟 54

世情百态

丢失的大洋 季明 56
皮鞋匠 漆剑荣 58
我的阿妈在康定 卢树盈 62
詹一刀 徐均生 68

传世传说

朱雀抗倭朱雀浜 李谦 70
烈日与洪水 申赋渔 73

秘闻纵横

厨子灭王朝 尤色 75
一盘棋引发七国叛乱 张建中 76
权阉想当国舅爷 覃仕勇 77
南口战役 王歧丰 李木易 78

沧海拾贝

刘世杰盗塔 李印林 8
古代“快递”有多快 41
巧除奸臣 曾昭安 61
林肯与军官 69
乾隆留对联 杨勇 80





夹竹桃奇事

◇文/郑凯应　图/段明



明朝万历年间，德安府出了位名医李先生。因弟子阿庞医术不错，先生就将普济堂的事务交给他全权打理，自己则专心钻研家传医书，并不时出门游学，与异地医学高手交流切磋，顺便寻找、鉴别各地出产的药材。

这天，先生从外面游学回来，前脚刚进屋，府衙捕头后脚就跟进了门。

“大胆郎中，竟敢毒害皇亲国戚，跟我到府衙走一趟！”捕头说完一挥手，几个捕快不由分说给李先生戴上枷锁，推搡着朝府衙而去。

到了府衙，知府升堂问案。只见他一拍惊堂木，责问先生为何毒害景王妃的老父亲常老爷子。先生一头雾水，连呼冤枉。知府勃然大怒，喝道：“人证物证俱在，岂容你狡辩！来呀，先赏他三十大板，待老爷子病情有了结果再作处罚！”

衙役应声而上，按住先生噼里啪啦一顿好打。可怜的先生被打得站立不稳，被人扶进了大牢。

先生莫名其妙地遭遇牢狱之灾，心中烦闷不已。好在他医术高超，平时行善积德，仁厚之名早已传遍全府。衙门中人对他素来敬重，行刑时虚张声势，却未曾用力真打，所以一通板子下来，并未伤筋动骨，只是受了皮外伤而已。入牢后也未受虐待，上至牢头，下至犯人，都对他客客气气。尽管如此，先生多方打探，却没有人告诉他遭此大难的真正原因。

这天，先生邀请牢头一起享用家人送来的酒菜。酒酣耳热之际，牢头直着舌头说，恕我多嘴，讲个没由来的话给先生听。

先生说，但说无妨。牢头说，盛传这场牢狱之灾是拜您的得意弟子阿庞所赐。先生摇头，说他与阿庞名为师徒，实则情同父子——他待阿庞不薄，除了将医术倾囊相授外，还打算将女儿许配给他，阿庞怎么可能陷害他呢？

见先生如此自信，牢头口齿不清地说：“先……先生啊，大家都知道您宽厚仁慈、

胸怀坦荡，但人心隔肚皮呀……您入狱后阿庞不见了踪影，那个老爷子病情加重后，却由惠济堂刘典先生出手救治……街头巷尾都说阿庞是刘夫人内侄。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咋会有这么多巧合呢？”

听牢头这么说，先生沉默了。原来，先生与刘典是幼时同窗好友，稍长便相约弃文从医造福乡里。先生家世代行医，他就跟着父亲学医。刘典随父亲经商去了河南，在那边拜师学医并成家立业，因医术精湛，在当地声名鹊起，后随父回到家乡开医药堂，与李先生同处一条街，低头不见抬头见。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两人既同为杏林高手，又是情同兄弟的同窗好友，本无意争高低，但禁不住世人品评——大家公认：他俩医术各有专长，但李先生略胜一筹。虽然世人眼中他们医术有高低之分，但这并不影响他俩的友谊。

最初两人相安无事，时间久了，刘先生开始忌恨起李先生——李先生的普济堂病人源源不断，而刘先生的惠济堂则门可罗雀。原因很简单，大家都说李先生治病是药到病除，刘先生则费钱费时。因这些有影儿没影儿的街谈巷议，刘先生总想整倒李先生，数次使绊子都没得手，由此两人暗地里都憋着一股劲儿，所以关系日渐疏远，几乎到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照刘先生一贯的行事风格来看，真有可能派内侄潜伏在李先生身边。其实，李先生本没往这方面想，经牢头提醒，不由得多心起来，他心里暗想：自己入狱好些天了，为啥阿庞连面都不露？

见李先生陷入沉思，牢头又说道：“大家都说，老爷子服了您开的药方后病情加重。您仔细想想，可亲手开过方子给阿庞？”

经牢头询问，李先生这才想起来：上月出门游学，他刚走到光山县界，阿庞骑快马追上来，说有位老爷子得了罕见病，他拿不准该如何下药。先生详细问了老爷子的病情，最后诊断为慢性心腹痛引起的轻微中风。先生认为心腹痛是老毛病，不打紧，倒是中风不可大意，若处理不当会演变成重度中风和重度心腹痛，真到那地步即使华佗再生也无力回天了。为慎重起见，他亲自开了方子，让阿庞照方抓药，并再三嘱咐，主药稀缺，要是在县城买不到，可去省城大药店购买，若实在找不到，可用另外两种药代替，暂时控制住病情。先生自忖用的都是性情温良之药，即便没有疗效也断不会激化病情以致老爷子昏迷不醒。莫非，那个病人正是景王妃的老父亲？而阿庞真在方子上动了手脚？

听先生讲完经过，牢头恍然大悟，证实了李先生的猜测：“那位病人正是常老爷子。他这么尊贵的身份，阿庞却没告诉您，可见他早就居心不良了！”

“我对病人一视同仁，从不过问患者身份，阿庞没特意告诉我老爷子身份也在情理之中。”先生边说边掏出几锭银子递给牢头，“烦请小哥帮忙疏通一下，让我面见知府，查看药方，寻找证据，洗刷冤情！”

在牢头一番打点下，知府终于重新开堂审理此案，这次阿庞也作为证人被带到堂上。

见了先生，阿庞面有愧色。他向先生施礼后，吞吞吐吐地说，前段时间父亲病危，心中慌乱，未及辞行便匆忙而去。现父亲去世，他守完头七就赶回来了。师父身陷牢狱，他未能及时营救，实在是分身乏术，恳求师父原谅。先生见阿庞面色疲惫，眼神含悲，不像说假话的样子，忙好言相劝。

随后，知府让阿庞指证先生蓄意毒害老爷子。阿庞如实陈述：“那日小人到常老爷子家出诊，因拿不准如何用药，便追上师父求教。师父详细询问了老爷子的各种情况后，边开方边向我交代注意事项。因急着回来用药，我来不及向师父讨教药理，等我抓药时，发现药方似乎不妥。但想到师父医术高超，这样用药自有他老人家的道理，所以也没深究，不料一时疏忽竟酿成如此大祸，

小人也追悔莫及！此事罪在小人，与师父无关，求大人放了我师父！”

知府一拍惊堂木，冷笑一声道：“哼！你以为本官是三岁小儿吗？你这弃卒保帅之计焉能瞒过本官法眼——方子是李郎中开的，与你何干？”

虽然阿庞一再申辩，但知府不加理会。

先生也实在想不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便提出验看药方。知府命人把药方递给先生。他仔细看了看——确系自己亲手所开，亦无明显改动之处。

看完方子，先生心中明镜一般。征得知府同意，先生仔细问了病人服药后的状况，阿庞详细说了经过：老爷子服药不久就说头痛，并出现恶心呕吐症状，脸色苍白，四肢冰冷，伴有轻微痉挛，随后出现间隔性昏厥。见此情形，阿庞吓得失去主张。老爷子家人只好请刘先生来诊治。

刘先生来后，看了药方，仔细查看症状，认定是药物中毒，便开了些催吐药。老爷子呕吐后，刘先生又安排服用了些蛋清，并嘱咐每隔一个时辰喂一次绿豆汤，加盖棉被。经刘先生一番诊治，病情暂时得到控制。刘先生断定：老爷子随后将出现深度昏迷，但短期内性命无忧，至于能否治愈，则要看造化如何。不久，刘先生的话得到验证，老爷子果然昏迷不醒。随后，景王妃家人径直到府衙状告李先生。知府深感责任重大，忙命人将李先生收监。

听阿庞说完，李先生略加思索，大声说道：“大人，我已经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也想好了救治方法，请大人开恩让我一试。就以半月为限，彻底治愈老爷子，到时再告知内情并负荆请罪！”

知府对李先生的医术早有耳闻，现又见他胸有成竹，在与景王妃家人商议后，决定死马当活马医，且让他放手一搏。

一伙儿人直奔常老爷子家。李先生一番望闻切诊后，叫人从后山砍来一些新鲜苦竹，劈开，放在大火上猛烤，并亲自拿杯接取两端滴落的竹沥。然后以腊雪为汤，取新鲜苦竹叶二两、干桃花一钱，文火煮一个时辰，去渣，趁热以半杯药汤兑一勺竹沥喂老爷子服下。

一个时辰后老爷子放了个又臭又长的屁，眼睛睁开了。见老爷子病情好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先生说此法可缓解老爷子病情，但要彻底治愈，还需取大别山深处的一味主药。为稳妥起见，他必须亲自去采，如果知府不放心，可派衙役督办。知府连忙答应。

李先生带着衙役立刻动身，快马加鞭直奔光山县而去。

很快，他们穿过光山县城来到大别山下。见山路难行，他们弃马步行。行不多远便是悬崖峭壁，他们手脚并用，一个多时辰后穿过了半山腰云雾地带。先生指着离山顶不远处的一片红云说，药就在那里。又攀缘了大约一个时辰，终于到达红云处——原来是一片灿烂的桃花林。头顶阳光灿烂、白云朵朵；脚下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更低处浓雾翻滚，早已不见来时的路——见此美景，大家不由得一阵赞叹。此时已是六月下旬，山下别说桃花，就连桃子也早已“瓜”熟蒂落。衙役知道这桃花是宝，正要走近细看，先生却让他们在原地等候，自己一个人继续前行。先生很快穿越了狭长的桃花林，在竹、桃混生处找到两棵奇怪的桃树，采了满满一袋桃花。

下山后，一行人马不停蹄，终于在天黑前赶回。先生安排人将桃花与十几味药混合煎煮，并亲自将药汤喂老爷子服下。为观察老爷子服药后的反应，先生寸步不离地守候在他身边。

在先生的精心照料下，奇迹发生了：老爷子三天后开口说话，七天后下床活动，不到半月神清气爽、精力充沛，恰似返老还童一般。这让众人大喜过望。知府忙宴请先生，表示要为先生庆功并洗刷冤情。

次日，知府第三次开堂公审。因这桩奇

案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围观的人很多，所以知府不得不公事公办。

经一番讯问后，轮到先生为自己辩解了。他让衙役将自己开的药方给众人传看，等众人看完说道："各位，大家注意到药方中'夹竹桃花'四个字中间的黑点了吗？它就是罪魁祸首！略懂医学的人都知道，夹竹桃有剧毒，我怎么可能用来做主药呢？很显然，我是被'别有用心'的人陷害了！大家想不想知道这'别有用心'的人是谁？"

"想！"大家异口同声地喊。

"这'别有用心'的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见众人愕然，先生揭开了谜底，"一个是阿庞，一个是我！"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这个说，果然是白眼狼陷害师父，欺师灭祖罪该万死！那个说，哪有自己害自己的道理，先生说笑了！

见大家议论纷纷，知府一拍惊堂木，高声说道："大堂之上，不得喧哗！"然后又和颜悦色地问，"呵呵……先生，此话怎讲？"

"阿庞是经验丰富的坐堂郎中，当然知道夹竹桃有剧毒，哪能作主药大量使用呢？可惜他太盲从，所以犯下这样低级的错误，他无意中'陷害'了我！"

"嗯，的确如此！"大家随声附和。

"为什么另外一个'陷害'者是我自己呢？"先生再次指着"夹竹桃花"四字中间的小黑点说，"这原本是个'之'字。因忙着赶路，墨迹未干便匆匆折叠，忙乱中我的手指头划过'之'字，将它搅成黑点。因这失误，本应是'夹竹之桃花'变成了'夹竹桃花'，一字之差，天壤之别，老朽也难辞其咎！"

"哦，原来如此！"众人纷纷说道，"先生也是无心之失！"

等大家安静后，先生继续说："医家认为，痛则不通、通则不痛。老爷子心腹痛的老毛病是心腹脉络不通所致，这病用桃花作主药，坚持治疗数月可愈。但因先前为老爷子看病的郎中没有对症下药，导致此病久治不愈，加重了气血瘀阻，终于引发中风！单就中风而言，乃是脉络不通所致，要以疏通脉络为着手点。只是此时'不通'更为严重，已非桃花可解。根据以形补形、以气补气的原理，这严重的瘀堵必须以竹为主药，辅以其他药材，几个疗程可治愈。"

"这么说，老爷子的病用竹和桃花可治愈。竹和桃花都是寻常药材，先生又何必亲赴光山县呢？"知府问。

"大人有所不知，这桃花性味归经，属苦平类温性药，而竹气味辛平，属大寒性药，这两种药的药性相克，同时使用药效将相互抵消，轻则无疗效，重则气血紊乱加重病情。"

"这有何难，将两种病分开治疗，先重后轻即可！"

"此言差矣！老爷子的两种病已发展到互为因果的境地，不可分开治疗。否则此消彼长，稍有不慎后果难测——必须两种病同时治疗，这就要求主药既要有桃花的苦平温性，又要有竹的辛平寒性，这水火相容的药去哪找？"

"先生不是只用桃花就彻底治好老爷子的顽疾了吗？"知府依然和颜悦色地问。

"呵呵，要知道，那可不是普通桃花，而是产于深山老林的夹竹之桃花！所谓夹竹之桃花，产自百年以上夹生竹子的桃树上——桃树下部中空，恰巧有竹子从中空处长出。万物原本相生相克，桃、竹两味原本水火不容的药，在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殊环境中共同生长了三年后，所开的桃花不仅具备桃、竹药效，且两种药效达到阴阳调和、温寒共处的神奇境界，成了治疗老爷子顽疾的不二之选！"

见事情已水落石出，知府做出免于追究的判决。

案子已了，知府欲下令退堂，李先生却挺身而出："且慢！前段时间，谣传我被刘兄陷害，现在虽然真相大白，但我仍觉得欠刘兄一个交代。这段时间我认真反省，认为谣言源于我俩素来不和，所以给别有用心之人以可乘之机。说来惭愧，不和的原因主要

在我。以我对刘兄的了解，他绝非唯利是图的宵小之辈，往日大家对他多有误会，才造出这无稽之谈的谣言来！”

“先生说得也有道理。”有人大声说，“但为啥刘先生治病费钱费时？”

“这话问得好！不瞒众位，我也曾研究过刘兄的药方和患者，发现他开的方子不仅治疗有症状的小病，还防治处于萌芽状态的大病，所以才稍显得费钱费时！”

“原来如此！”

“由于我们师徒失误，让老爷子险遭不测，幸亏刘兄及时出手，果断采取措施控制病情，并准确预测病情发展。最重要的是，他给我创造了将功赎罪的机会。由此可见，刘兄医术远在我之上！”

听完李先生一番话，大家都感慨不已。

在人群里看热闹的刘典再也待不住了，他走到堂前，高声说道：“李兄，您刚才那番话让我无地自容，您太高看我了！以前我确实把名利看得比较重，所以才派内侄去您身边偷艺。今天我见识了您的高风亮节，我决心痛改前非！现在我向大家保证，从今往后向李兄看齐，淡泊名利，携手救死扶伤，一起造福家乡！”

两大名医重归于好，大家不由举手相庆。随后由知府做东，在后院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宴。

选自《民间文学》2019.9

刘世杰盗塔

◇文/李印林

沧海拾贝

尧山北峰的宣务山隆胜寺内有一座石佛准提塔，塔身七级，通高七丈二尺，其中五、六、七级是蓝田玉石雕，上刻“送子观音”等佛菩萨像，远近施主、善信和行好的人们争相前来求子朝拜。他们用小石子投到塔身上，落下时抻开衣襟接住便可求子到家，以此求者无不灵验。准提塔年代悠久，朝拜者愈众愈有灵气。

到了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塔顶发出金光，由弱渐强，夜间能放射数十里之外，人们都叹为神奇。寺院住持圆觉方丈为此又喜又忧，喜的是我佛法力在本寺示现，此乃寺庙僧众之功德；忧的是时值战乱之际，国内盗贼四起，唯恐宝塔毁于战乱或被盗贼抢去。为此，他特意安排寺院护法知事洁奎和尚带领十几个武僧昼夜看护宝塔。宝塔放光的消息越传越远，以刘世杰为首的一群盗贼获悉这一消息后，暗暗结集，相继来到宣务山一带。起初，他们派人乔装成行脚僧到隆胜寺挂单，暗中打探了解寺中情况和塔在寺中的位置。当他们得知宝塔看守严密时，便决定以武力抢塔。

秋季的一天夜里，天降大雨，刘世杰抓住这一机遇，带领贼众抬着梯子挟着棉被越墙入寺。洁奎和尚等冒雨巡视，突见贼众进入寺院，大喊一声，截住盗贼厮杀起来。贼人势众，有的与寺僧拼杀，有的抬着梯子围塔靠上，武僧冲将过来夺梯，寺中展开了一场搏斗。只见洁奎和尚手持一对铁锤，虎势生风，锤到处贼众纷纷倒地。

可是盗贼越来越多，洁奎等寺僧渐渐抵挡不住，自塔顶而下三级塔身眼看就要被盗走，圆觉突然站在殿前，只见他袈裟一甩，瞬间寺内涌满三千僧兵。盗贼见势不妙，打个口哨纷纷撤退，僧兵乘势夺回塔身。可惜，第七级塔身已杳无踪影。少时雨停，僧兵悄然不见。圆觉看着被盗的残塔，转身走去。

要命的奇卦

◇文/焦松林 图/段明



京城里也有穷人。就连礼部的书吏郑泽，年关的时候也要躲债。光靠一个月三两银子的薪饷，养活一家人是不够的。

这不，他欠邻居大户郭老财十两银子，郭老财把钱借给他，自然是二十四个放心，好歹郑泽也是在衙门吃饭的。然而，这一借就是三年，爱财如命的郭老财受不了了，每天傍晚，他比漏壶上的时间都要准，前来郑泽家要钱。

郑泽心里那个忧愁啊，眼看着这一天没事，可是他始终呆在衙门里不想走。一回家就要遇到寻上门的郭老财呀。

郑泽心事重重地走到街上，冷不防一个算卦的拉上了他，叫道：“这位爷，你的气色预兆，明天有喜事呀。”

郑泽冷冷地瞪了那个算卦的老者一眼，吼道：“你骗鬼去吧。”说着，他迈开步要走。

谁知那个算卦的又追了两步，站到他跟前。

“我说的是真话，你要是不信，咱们可以打个赌，我这卦一文不收。只要你能按我说的去做，保你明天准有天降好运。”那老人眸子里精光闪闪，一本正经地说着。

郑泽有些纳闷，不过穷人听到能发财的话，心里自然也有几分惊喜。他便停住了脚步，按算卦的要求，把自己工作的事说了。

算卦的点点头，笑道：“这就是了，你耐心地等待好时辰的到来吧。后天我们在这里见面，如果不灵验，

我倒过来付你十两银子。不过，你今晚就别回家吃饭了。一卦破，二卦喜，三卦灭。奇啊奇啊，一卦比一卦奇啊。”

郑泽满口答应了。不管这算卦的是不是诓他，反正也不想回家，索性就在衙门吃过晚饭再回去，正好也可以避开郭老财。

主意拿定，郑泽又回到了衙门里，巧的是一个同僚毛三儿因为案牍文件没办完，也没回家。

毛三儿知道郑泽的窘迫，便出去买了些菜，邀请郑泽一道吃饭。

郑泽很是过意不去，他记得以前曾在放案牍的柜子里放了一瓶酒，如今毛三儿请客，郑泽就去拿那瓶酒。

此时已是掌灯时分，案牍柜门一拉开，恰好就挡住了烛光，郑泽一不小心，打翻了那瓶酒，酒泼洒出来，饶是郑泽手快，那酒已洒了大半，郑泽伸手往案牍上一摸，心里咯噔一下，原来那酒水已润湿了一本案牍。

郑泽急急地把那本案牍拿了出来，心里这才定了些。因为这案牍只是礼部备案用的，有事的时候才用得上，平日里，一放就是三五年也没人知道。他把案牍悄悄地收好，提着那小半瓶酒走了出去，心里闷闷地想道：还天降好运呢，如果今天弄湿的要是一本重要的文案，明天那就等着挨训吧。

郑泽和毛三儿喝完了那小半瓶酒，两人都没有尽兴。毛三儿拍了拍郑泽的肩膀道：“别急，我再去买一瓶来。”

毛三儿前脚出去，跟着门外又闪进一个人来。

因为郑泽和毛三儿吃饭的地方，是礼部的伙房，那个地方不是衙门要地，寻常的菜农也是可以进来的。郑泽算着毛三儿还没有回来，知道来了外人，便抬起头来一看，只见来人块头奇大，高鼻深眼。

郑泽吃了一惊，正要说话时，那人已向他作了一揖，开口问道：“阁下是礼部的郑泽郑大人吧？”

郑泽一怔，暗暗地笑了，自己算得上是哪门子大人呢。这人分明不是汉人，而他来的目的，竟是冲自己来的，不知为了什么事。郑泽点了点头，那人立即惊喜交加地说道：“看来我是找对了，我是海岛国使，找大人有急事。”

海岛国使？郑泽听到这里，不由得吃了一惊。前不久海边来了战报，说海岛国内战乱，朝廷正要过问这事呢。

海岛国使此时找到自己，会有什么用意呢？郑泽冷冷地说道：“有事请说吧。”

海岛国使鞠了一躬，这才解释说，最近发生战乱，是因为新立的国君昏庸无道，老百姓苦不堪言，二王子实在看不下去，这才领兵讨伐，如今二王子已经战胜，就要被拥戴为新的国君了。然而，新立国君，必须由领主国册立，因此，新国王便传令海岛国使，让他尽快把这事办好。

然而现在又值年底了，想在最短的时间里办好这事，看来不太可能。这时，海岛国使打听到礼部还没有把上回的册立文书上报朝廷，于是，他的主意就打到了郑泽头上。因为掌管这类案牍的，恰恰就是郑泽。

“我想把原来的那份文书换下来，重新报一份，这样就用不着劳烦礼部尚书大人了。如果郑大人同意，我愿意拿出二百两银子答谢。”海岛国使恳切地说道。

郑泽一阵狂喜，因为先前被酒润湿的那本案牍，恰恰就是各国新册立国君的备案。没想到平日里用不上的东西，此时却能变成白花花的银子。

郑泽心里想着，脸上却不动声色地答道：“这样啊，这事儿委实有些难办呢。五百两银子尚可，我还需要帮你上下打点一下。这里说话不方便，明天下午我们在城中的大月酒楼见面。”

那海岛国使听到五百两银子，沉吟了一会儿，点头同意了，“只要能在最短的

时间内办好，五百两就五百两。”

海岛国使刚离开，毛三儿买了酒就回来了。这时郑泽已把那案牍装进了自己的袖子，他一开心，那酒不知不觉地就灌进了肚子里。

连毛三儿也注意到愁眉苦脸的郑泽，就在这短短时间里换了个人似的，心里也不由得纳罕起来。

第二天下午，郑泽按照约定，在大月酒楼与那海岛国使见了面，他把原先海岛国册立国君的那页纸撤换下来，当着国使的面，换成了新的。因为是同一个国使笔迹，因此也看不出什么来。

国使也不食言，把那五百两银票递给了郑泽。两人各得所需，都兴高采烈地离开了。郑泽和那个国使都没有想到，还有一双眼睛正在不远处看着他们。

拿到了银票的郑泽先回了趟家，他让妻子先还了郭老财的债，然后再买些新年所需的物品。交代好这一切之后，郑泽再次回到了礼部衙门。等着他的，是毛三儿。

毛三儿一见到郑泽，忙一把拉过郑泽说道：“郑主簿，尚书大人正等着看那本各个属国申报册封的簿子呢。”

郑泽不紧不慢地答道：“好，我马上找出来送过去。”

毛三儿却涎着脸笑道：“不用找了，那册子现在不就在你身上吗？”郑泽一听这话，就意识到毛三儿知情了。他脸色一暗，急急地问道：“敢情你什么都知道了？刚才的话也是骗我的吧？你要多少？”

毛三儿压低了声音笑道：“我昨晚买了酒回来，听到了你和那人说的话，今天你前脚出去，我后脚就跟上了。怎么样，一千两，买个平安吧？”

郑泽恼了，额上的青筋一根根暴了起来，“一千两，你做梦去吧。我才拿了一百两罢了。要的话，给你五十两。”

毛三儿听到这里，悻悻地罢了手，好半天，毛三儿又想起了什么似的，笑道：“算了，你那本簿子，我也能再换下来。你等着，我再去找那个国使，看看能不能向他要到一千两。你呀，穷人就是穷命，有了发财的机会也把握不了。”说着，毛三儿就匆匆地出了门。

郑泽怔怔地看着毛三儿的背影，他忽然意识到，这事按照毛三儿这样的做法，最后一准要惹祸，反正自己也得了笔财，不如就拿着这五百两银子回老家去。

想到这里，郑泽向上司告了假，辞职回家了，临行前，他把那本案牍交还到了柜子里。

那毛三儿不知道这边郑泽已经辞职了，他此时被银子冲昏了头脑，径直去找海岛国使。

海岛国使听完毛三儿的来意，冷冷地笑了，“捉贼捉赃，捉奸捉双。你错过了机会，现在想要银子，那就是白日梦了。”

毛三儿哈哈大笑起来，“你能换，我难道不能换？说实话，我撕去了那一页，你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海岛国使气红了眼，他伸手拔出佩剑，向着毛三儿胸口就是一剑，毛三儿做梦也没想到国使会杀人，等他明白过来，已成了剑下鬼了。

第二天下午，海岛国使来到了礼部门外的大街上，在那里，他见到了算卦的老人，国使走了过去，恭恭敬敬地叫了声：“哥。”

算卦的点点头说道：“我们上路吧，我已打听过了，郑泽已经辞官回乡了。那人很机警，应该说毛三儿替他死了。”

国使微微一笑道：“是啊，我还以为郑泽认为卦象灵，今天来这里找你，我们正好杀他灭口。谁知半路上出了个毛三儿，可惜了我们的这个套。”

算卦的摇了摇头，叹道：“人心难测啊。这样也好，我们就这样回去吧。”说着，他和国使又向礼部看了一眼，结伴离开了。

选自《古今故事报》



状元的求学路

◇文/席琳　图/杨慧斌

一

北宋时，山西大同附近有个村子位置偏僻，雨水稀缺，粮食连年歉收，遇到清官时还好些，有救济粮，遇到昏官，就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村里有个叫郭骏的人在外面学得一手打井的好手艺，回村后便领着自己的五个儿子在自家地里打起水井。这打井在当时那个年代可是个大工程，不是几个人就能干成的，可郭骏担心一旦请村里人来帮忙，就势必要把井水拿出来给村里人共用，那这郭骏辛苦打出来的井不就成了村里的井？再说这地方常年不下几场雨，地下也存不了多少水，自家用才勉强够用，若全村都用，那还不几天就干了！

郭骏带着他那五个儿子一连干了三个月，终于挖出井水，郭骏来不及高兴，又带着儿子们赶制出一套汲水的装置。

眼看着大功即将告成，好日子即在眼前，可郭骏却因几个月的劳累染上了病，他那四个大儿子也因被催着干，劳累过度，相继染上了病。只有那小儿子因年岁小干活少，身体仍健健康康的。

郭骏和那四个大儿子病后，竟相继死了。临死前，郭骏交代自己的小儿子郭杰飞，井水是自己和四个哥哥拿命换来的，珍惜着用，千万别给村里人用。

郭杰飞的庄稼因为有了井水的灌溉，粮食获得了大丰收。这郭杰飞跟他爹是一个德行，把水看得比金子都贵重，从不允许村里的人借用。郭杰飞家里有了余粮，便拿来换别人家的地，几年下来，村里的地有一大半都归了郭杰飞，郭杰飞摇身一变，成了村里的大财主。

二

有了钱的郭杰飞开始活跃于县上的上流社会，结交了不少的员外、秀才和一些赋闲在家的官员。这些人肚子里都有些墨水，有事没事就喜欢吟诗作对，可郭杰飞是一个大字都不识，屡屡成为大家的笑柄。

郭杰飞先后请了不少先生教自己写字，可他就是死活学不会，那一个个的方块字，郭杰飞是看着喜欢，可一转眼就不记得长什么样子了。

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先生后，郭杰飞是彻底死了心。不过，看着在院子里正牙牙学语的儿子，郭杰飞有了主意：自己成不了文人墨客，可自己的儿子可以呀。

郭杰飞赶紧又请了位先生，教儿子识字。先生一进门，见到郭杰飞那还不会说话的儿子，不禁眉头紧蹙："郭员外，你这是戏弄我吧！你这孩子连话都不会说呢，让我怎么教？"

郭杰飞赶紧赔笑，说："先生你别生气，这孩子虽然还不会说话，但是他听得懂人说话，你就念文章给他听，他听得懂的！"

先生一愣，心想，你家小孩倒是有能耐，人话还听不懂呢，这圣贤的文章就能听懂了！不过，郭杰飞给的工钱确实高，先生还是留了下来，每天给这小孩读两页文章，倒也轻松。

三

很快，又过了半年，这小孩已能口齿清晰地说话，开口闭口的都是《千字文》《百家姓》里面的句子。这下可把郭杰飞给乐坏了，逢人就夸自己的儿子聪明，是个当状元的材料。

郭杰飞赶紧催着先生教孩子写字。可奇怪的是，别看这孩子背书厉害，可就是学不会写字。无论先生教多少遍，小孩就是学不会。教书先生无奈，只好用手抓着小孩的手在宣纸上一遍一遍地写，可手一松开小孩的手，这孩子就不会写了。

一连教了三个月，郭杰飞的宝贝儿子还是一个字也学不会写。

一天，郭杰飞来书房检查他儿子的功课。小孩见父亲来，一紧张，毛笔掉落在地。小孩赶紧弯腰去捡，不小心碰到了桌腿，桌边的砚台滑落下来，正好砸在小孩脑袋上，可怜的孩子当场就断了气。

郭杰飞伤心了几个月，看着自己的二儿子也能开口说话了，又高兴起来，赶紧又找了个先生，教儿子识字。

谁料，这儿子跟他哥一个样，先生教的文章，都能背得下来，可就是一个字也不会写。科举考试考的是写文章，又不考背文章，再能背，写不出字来，也不管用。

一心想培养出个状元的郭杰飞，这下可急坏了。后来，先生给出了个主意，把字写得大大的，用木框裱上，挂满整个房子，让小孩成天待在里面，抬头是字，低头也是字，看多了，自然也就会写了。

郭杰飞听了，觉得这方法不错，赶紧差人去办。没几天，小孩的书房里就挂满了一个个木框，书房正中间摆张桌子，让小孩天天在桌子前坐着，两眼瞅着墙上的大字。

小孩无聊，就用手抠墙上的木框，有一张木框没挂牢，从墙上滑落下来，正砸在小孩头上，这小孩也跟他哥哥一样，夭折了。

四

郭杰飞这一次倒没有太多的悲伤，他想通了，挖口井还得搭上他老爹和他四个哥哥的命呢，这培养出个状元，死上几个儿子又

算得了啥。反正他有七房老婆，不愁生不出儿子。

很快，郭杰飞的小老婆就给郭杰飞生了个男孩，可把这郭杰飞给高兴坏了，郭杰飞下决心这次一定得给儿子找个有能耐的先生。

他这次可是不惜血本，派了好几个家丁，四处寻访，可一直没遇见中意的。

正在郭杰飞为找不到好先生苦恼时，村里来了个仙风道骨的道士，一看那神色，就知不是等闲人物。家丁赶紧把这消息告诉郭杰飞，他听了大喜，赶紧带好礼物，准备去请这位道士。

道士见了郭杰飞便行礼说："原来是状元郎的父亲，失敬失敬！"

郭杰飞听道士这样称呼自己，不觉暗自称奇，心想：这人难道看得出自己的儿子将来能中状元？

郭杰飞叹了口气说："先生你有所不知啊，我也想培养个状元出来，可我那儿子都不争气，怎么教都学不会写字，字都不会写还怎么当状元。"

道士叹了口气说："你这三个儿子都是文曲星下凡，状元郎的命，学不会写字是因为你给他们用来磨墨的水有问题，文曲星生你的气，所以才不让他们学会写字！"

郭杰飞一听，恍然大悟，可是这文曲星用的磨墨水该去哪里找呢？

道士微微一笑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郭杰飞四下找去，就看见不远处的洼地上有一汪脏水，郭杰飞疑惑地冲着道士指了指那汪脏水，道士捻捻胡子，微微点头。

郭杰飞谢过了道士，赶紧让人回家拿桶，去那洼地处取水。

五

郭杰飞正要用瓢打水时，却见从不远处的树后蹦出一人来，"住手，大白天的竟来偷我的水！"

郭杰飞抬头一看，来人是村尾的刘敬。郭杰飞突然想起来，这块洼地正是刘敬家的，一年前，刘敬曾经提出要拿这地跟郭杰飞换五斗大米，郭杰飞嫌这块是盐碱地，就拒绝了刘敬。

难道刘敬记恨在心，故意来刁难自己？郭杰飞盘算了，一咬牙说，我用五斗大米换你这汪水，换不换？

刘敬吐掉嘴里咬着的草棒，用不容商量的语气说："我的水只换水，不换大米！你若真想换，就拿你家那口井来换！"

郭杰飞一听便火了，心想不就是一汪破水吗？能比得上我家整口井？

气归气，郭杰飞思量了一番，暗想：只要自己的儿子能考上状元，就是能当上巡府，还在乎这一口井。于是，郭杰飞便答应了交换。

郭杰飞用换来的水，给儿子磨墨后，他儿子还真就学会了写字，那书法，简直像王羲之调教出来的。刘敬也把换来的那口井分享给村里人，村里家家户户粮食大丰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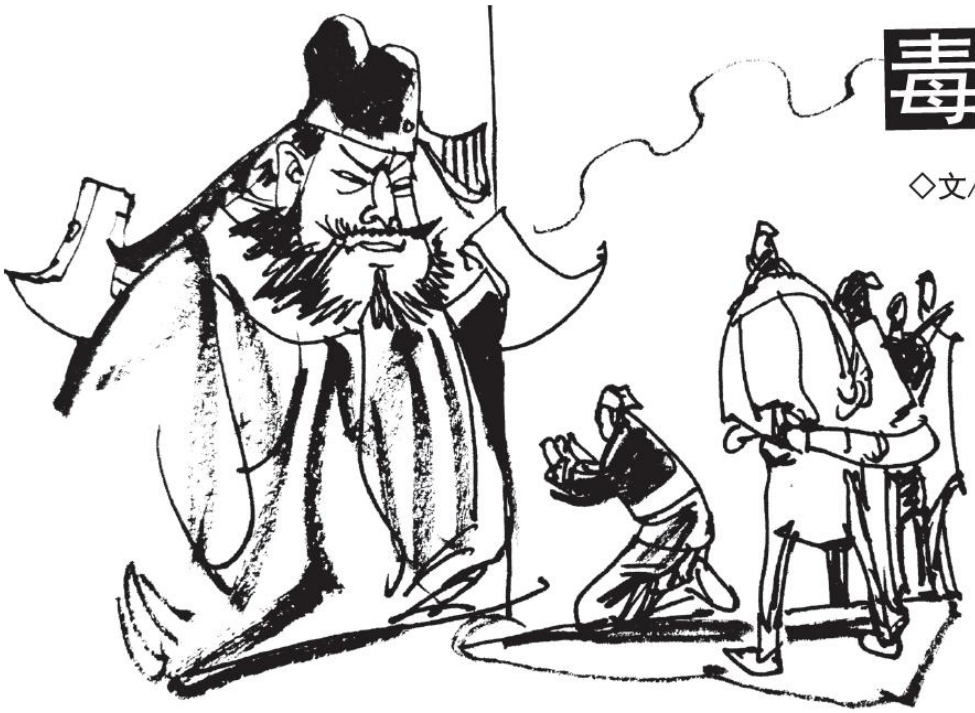
十五年后，郭杰飞的儿子果真没辜负他的期望，一举考中了状元。

官差来报喜的那天，兴奋的郭杰飞抱着儿子说起了这段换水的往事，直夸赞那道士的卦术灵妙。

谁知，状元郎却嘿嘿一笑说："父亲，休得迷信，儿考中状元，不是靠的什么状元水，而是靠道士先生十几年来偷偷教我文章，要不我哪考得中状元。"

此时，郭杰飞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道士是为了让其他村民过上好日子，才使了这么一计。郭杰飞感慨地说："儿，你以后当了大官，一定得造福百姓……"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毒誓

◇文/林华玉　图/段明

明朝崇祯年间，官府腐败，民不聊生，起义军此起彼伏。

日照人李秋官被官府迫害，召集一帮穷苦兄弟进了城南的逵山，做了土匪，打出了“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旗帜，一时间，十里八乡受欺负的穷人都来投靠他，短短半年时间，山寨兄弟竟然达到五百余人。

逵山山脉绵延上百里，山高峰险，易守难攻，自古就有不少土匪在此盘踞过。历朝历代的土匪，都要在正堂供一祖师，多数供的是达摩老祖，也有供刘关张的，逵山历代土匪供的祖师却是梁山好汉李逵，据说因为第一个上逵山落草的，是梁山上的好汉李逵，他在老家杀了人后，为了避祸，就在此落草，逵山之名也由此而来。

山寨有个规矩，但凡上山入伙的兄弟，都要在李逵画像前跪拜，敬三炷香，磕三个响头，还要说上几句流传了不知道几辈子的毒誓：我今来入伙，兄弟一条心；宁死不叛变，做个守节人；如违此誓言，祖师斧砍身。

一天，李秋官正在喝酒，巡逻的喽啰押来一名青年男子，喽啰禀告：“大哥，这家伙在山下探头探脑，像官府的探子。”那人大声辩解：“大王，我不是官府的探子，我是五莲县于家村人氏，也姓李，叫李守杰，是一个读书人，因看透朝廷腐败，官场黑暗，无意仕途，听闻大王在此起事，对抗官府，特来投靠。”

李秋官见此人二十岁左右的年纪，面皮白净，相貌端正，心里已是有几分喜欢，又听他说姓李，山寨英雄虽多，但草莽居多，最缺少的就是读书人，当下，他命人给李守杰松绑，准备香案，要举行仪式，接纳他入伙。

李守杰跪倒在李逵画像前，先是敬上三炷香，磕三个响头，说出了那段毒誓。

李守杰是读书人，心计

颇多，上逵山后，他给李秋官出了个主意，让李秋官攻打附近的刘家寨村，一是因为那个村一直做茶叶和稻米生意，有钱；二是村首仗着是青州知府的亲戚，作恶多端，附近民愤很大。这样一来能打出山寨威风，二来能补充山寨粮草。李秋官照办，结果真的把刘家寨打下来了，山寨实力大增。

听闻山寨渐成气候，青州知府吴世清召集五千人马，攻打逵山山寨，李秋官带领弟兄，依靠地形，打退了官军的数次进攻，吴世清无功而返。

强攻不行，吴世清决定智取，他要收买山寨的人，从内部攻破，经过一番筹划，他选中一人，竟然是李守杰。

原来这李守杰饱读诗书，想考个一官半职的光宗耀祖，无奈数次考试都铩羽而归，为此怨天尤人，一腔怒火无处发泄，才去逵山投靠了李秋官。

吴世清派人找到李守杰，许诺他如能帮助攻破山寨，就不计前嫌，保荐他做日照县的县令，这个官衔对于做梦都想做官的李守杰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李秋官虽然对他不薄，但在他眼里不过是个草寇而已，当下他就答应了。

数天之后，在李守杰的策应下，逵山山寨被官军攻破，李秋官和多数兄弟不屈被杀，吴世清剿匪有功，升官做了山东巡抚，他说话算数，在皇帝面前给李守杰美言，让他做了日照县令。

因为是出卖兄弟坐上的县令，李守杰不能心安，那些日子，他一直做着一个梦，梦中，浑身是血的李秋官拎着一对板斧来到他面前，愤怒地说："当初你立下誓言：我今来入伙，兄弟一条心；宁死不叛变，做个守节人；如违此誓言，祖师斧砍身。如今你违背誓言，我是来索命的！"说完李秋官举起板斧就朝他身上砍过来，李守杰哎呀一声就醒了，浑身冷汗。

因为怕遭报应，李守杰在全县下了一个荒唐的命令：县民要在十天之内把家中斧头交出，有隐藏不交的，一律按照私藏武器罪来论处。一时间，县里民众怨声载道，但也不敢违抗官命。没多久，县衙里的斧头堆成小山。

李守杰又命城中铁匠将这些斧头焚化，眼见着它们变成了一堆堆的铁疙瘩，这才心安了许多。他心里说："李秋官呀李秋官，现在县里已经没有斧子了，我看你如何用斧头砍我的身。"

李守杰做县令后，娶了一个妻子还有两个小妾。其中一个叫秋莲的小妾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名叫杨宽，李守杰看中了秋莲，利用手中权势，强娶过门。秋莲为此水米不进，绝食而亡。秋莲死后，杨宽扬言要报仇，李守杰就派人去拿他，他却不见了踪影。

十年后一个春日，李守杰见晴空万里，和风送暖，心情大好，就带人去郊外春游。当一行人走到城外时，忽然，从一片小树林中冲出一人，挥舞着宝剑径直刺向李守杰的官轿，李守杰手下的衙役赶忙护卫，但来人武艺高强，连连刺倒数人，其他几个衙役见状不妙，四散而逃。

刺客来到官轿前，挑开轿帘，用剑尖指着李守杰，李守杰战战兢兢地说："好汉饶命，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一定尽量满足。"刺客扯下面具，却是失踪已久的杨宽，他冷笑道："我和秋莲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眼看就要成亲，奈何你这狗官，强抢民女，活活地拆散了我们，逼死了秋莲。就在那一天，我发誓要报仇！我去了泰山，拜山上的道人为师，苦练剑法，今天终于能手刃你这狗官，为秋莲报仇，为老百姓除害！"

李守杰知道自己死期已近，他叹了口气，说："当初在山寨立下毒誓，没想到没有死于斧头，却死于剑下。"杨宽又是一声冷笑，说："狗官，你可知道我的小名吗，我就叫斧头。"

杨宽手起剑落，李守杰顿时身首异处。



炮楼升天记

◇文/叶敬之　图/段明

疯子被捉

黄圩镇的黄圩街在洪泽湖北岸。原先站在街头，抬眼就能望见芦苇起伏、荷塘碧绿的洪泽湖，自从日本鬼子建了炮楼，隔断了人们的视线，从街头就望不见洪泽湖了。人们都在心里诅咒：该死的炮楼，叫天雷劈了才好！但人们只是心里想想，从来不敢说出口。

可是，有个人竟敢把这句话说出口。一天，赶集的人们突然发现，有一个年轻人，穿着学生制服，戴着学生帽，灰头土脸地站在街头，一边指着炮楼，一边含糊不清地说："炸炮楼，炸炮楼……"每说一句，脚就往地上跺一下。

赶集的人像见了怪物，都躲着他走，远远地议论起来："这人谁呀？胆子太大了！在鬼子眼皮底下说'炸炮楼'，不要命了？"有黄圩街的人悄悄说道："这是鬼子维持会会长范嘉桐的儿子，范如林。"

赶集的人更加不解："范嘉桐是汉奸，汉奸的儿子炸鬼子炮楼？"黄圩街的人解释："他是疯子啊！"赶集的人提出疑问："没听说范嘉桐有疯儿子呀！"黄圩街的人又说："范如林起先也不疯的，外出读书的时候，跟一个东北姑娘谈恋爱，被人家甩了，就疯了。"

正说着，范如林身后的范家大门开了。一个戴着黑色瓜皮帽、穿着短襟上衣的中年男子，急急忙忙跑出来，一把扯住范如林的胳膊，拉起来一边往回走，一边说道："小祖宗，快回家！你要有个好歹，老爷还不把我劈了！你让我多活几年吧！"他把范如林拉进去，"哐当"一声，关上了大门。

却说维持会会长范嘉桐，儿子疯了之后伤透了脑筋。范如林总是说"炸炮楼、炸炮楼"——皇军的维持会会长，儿子天天念叨着要炸炮楼，这让他既没面子，也感到担忧。要是日本人听到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为此，范嘉桐责令家中力气最大的长工范大贵，一定要把范如林看住，不能让他外出。范大贵虽然答应了，却感到非常棘手，用一句俗话说，这个范如林，真是"豆腐掉进灰堆里，拍也拍不得，打也打不得"。范大贵只好一边干活，一边瞅着他，一见范如林朝大门口走去，就蹿上去把他拉回来。

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几天后，范大贵在粪坑淘粪，眼睛不敢乱看，干了不知多久，忽然想起范如林，回头一看，人不见了！范大贵吓出一身冷汗，赶紧跑出大门，街头不见范如林。看见人们

三三两两说话，范大贵过去一打听，身子一软，差点儿瘫倒在地上。

原来，今天又是逢集，范如林跑出范家大门，照例来到街头，跺着脚，指着炮楼念叨起来："炸炮楼！炸炮楼……"也是活该有事，偏巧这天上午，从炮楼里出来两个鬼子、两个伪军，来街上买东西。出了炮楼，走上几十米就是街头，他们一眼就看见了范如林。鬼子看见范如林的样子，觉得有趣，走近了，就停下脚步，看起热闹来。两个伪军听着听着，觉着不对劲，立马冲上去，端起枪来对着范如林。

其中一个伪军懂点儿日语，就指了指范如林，又指着炮楼，做个挖土填炸药的姿势，再做个拉炸药包引线的姿势，然后双脚一跳，两手向天上一举，一边比画一边说道："炸药，炮楼，轰！"

两个鬼子听懂了，一齐从肩上摘下三八大盖步枪，安上刺刀，对准了范如林。一个上等兵鬼子后退两步，先把枪往回收了收，左腿弯曲，右腿绷直，成了弓箭步；一双小眼死死盯着范如林，闪着杀气。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接下来他就要使用一个拼刺刀的招式"突刺"了——范如林性命危在旦夕！范如林却不懂这些，他目不旁视，还是盯着前面不远处的炮楼，不停地手一指、脚一跺，再说一声："炸炮楼！"

另一个鬼子制止了上等兵。这鬼子是个军曹，比上等兵军衔高，他朝上等兵说了一通话，意思是这个人明目张胆地要炸炮楼，很可能是新四军游击队，把他带回去审问，挖出他背后的长官，定能得到奖赏。上等兵收回步枪，瞪了范如林一眼，朝两个伪军一挥手，让他们架起范如林的两只胳膊，把他押进据点去了。一路上，范如林虽然胳膊不能再动弹，但他口中还是含糊不清地说："炸炮楼！炸炮楼……"

村民装疯

范大贵知道自己惹了祸，赶忙去维持会找范嘉桐。范嘉桐一听，指着范大贵说："回头再跟你算账！"他立马出门，一路小跑，进了鬼子炮楼，找小队长伊藤。

伊藤是个中国通，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还带点儿东北口音。听范嘉桐说了事情经过，伊藤追问道："你说的都是真的？"范嘉桐保证道："如果有一句假话，皇军就毙了我！"伊藤大笑道："你是我们皇军的好朋友，我相信你。你的公子是大大的好人，你马上就可以把他带回去。"

范嘉桐刚要告辞，伊藤又拦住了他，摸着上唇的小胡子，想了想说道："我们皇军，要在中国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你不要阻拦你公子外出，一个黄圩镇，他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明天，由你们维持会出面，召开黄圩镇全体良民大会，把我们皇军的意思，跟良民们说清楚，宣传我们皇军的宽容和善良。"范嘉桐听了，连连点头弯腰，答应道："谢皇军不杀之恩！您吩咐的事情，我马上办！马上办！" 范嘉桐领回范如林，没有责怪范大贵，反而对他说："多谢皇军宽容，从此以后不再限制他的行动，你也就不必管他了。"

不知是不是听懂了鬼子小队长的话，黄圩镇全体村民大会以后，范如林不仅口头上念叨着炸炮楼，还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布兜、一把铁铲，把河边的泥土挖进布兜里，抓起布兜上的绳子，往肩上一甩，背了起来。他累得摇摇晃晃，可仍然一边走路，一边气喘吁吁地说："我有炸药，炸炮楼！"他边说边往鬼子据点走。

到了据点门口，站岗的鬼子、伪军不让进。鬼子军曹过来了，说道："队长说过，范会长的儿子，进去没关系！"伪军说："他说他背的是炸药！"军曹"哈哈"大笑："一个疯子的话你也信？"军曹走了，伪军不放心，抓过布兜检查，确实是满布兜泥土。另一个站岗的鬼子见了，"呵呵"笑起来。

范如林进了鬼子据点，把泥土往炮楼脚下一倒，又返回到河边，不辞劳苦，一趟趟背"炸药"……不知什么时候，布兜又换成

了两只筐子，用一根扁担挑着；铁铲换成了铁锹，但筐子里装的还是泥土。范如林头发乱如丝，脸更脏了，学生帽不见了，学生制服也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

范如林天天如此，大家渐渐习以为常。此时，黄圩街有几个人注意到了他。其中一个叫郑本河，二十来岁，一见范如林挑泥，就不由自主地慢下脚步，盯着他看。有一天晚上，郑本河把李贵喜、陈万年几个伙伴叫到家里，关上门，对大家说道："我们都恨鬼子，和范如林一样，也想把炮楼炸掉。可是，我们跟范如林不一样，人家是疯子，老爹又是维持会会长，鬼子跟前的大红人，我们光是想，不能说。今天我想了一个主意，保证既能嘴上说炸炮楼，还能真的把炮楼炸掉！"几个伙伴来了兴趣，纷纷追问道："什么主意？你快说说看。"郑本河说道："扮成范如林，装疯子！"李贵喜问："扮成范如林？人家认不出来？"郑本河说道："我观察了范如林，感觉如果我扮成他的话，别人不一定认得出来。"

郑本河笑呵呵地说："第一点原因，我们长相相似，都是浓眉毛，大眼睛，高鼻梁。第二点，我们身高都差不多，胖瘦也一样。第三点，范如林说话含含糊糊的，好学。"郑本河刚要说第四点原因，李贵喜抢着说："最重要的是，你从小鬼头鬼脑的，就爱学人，学谁像谁，学你爷爷抽烟的样子，连你爷爷都笑。"郑本河指着李贵喜说："对对对，不是我吹，这一点你们都不如我。"

陈万年瞅着郑本河，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他，说："我猜，你装扮成范如林说疯话是假，肯定还有别的想法。"郑本河笑了，说道："还是万年眼光毒，瞒不过你！我是想——"他招招手，让大家凑近点儿，小声说道："范如林不是进出炮楼自由吗？我假扮成范如林，往里面偷偷运炸药，真把炮楼给炸掉！"

一句话，说得几个年轻人热血沸腾，李贵喜想了想，却提出了一个问题："可哪里有炸药呢？"几个人都沉默了，望着郑本河，陈万年却"扑哧"笑了出来："你们忘啦，鬼子来黄圩之前，本河家祖传做鞭炮，塞在鞭炮里的火药，不就是炸药吗？"大家都"嘻嘻"笑了，自嘲道："还真忘了这个！"郑本河说："我从小跟爷爷学手艺，做炸药那是小意思！"大家都表示，既然炸药不成问题，那就干！

郑本河打算先装成疯子试试看。这天，范如林又到河边挖土，几个人跟着他，看周围没有闲人，就上前对范如林说："范如林，我们有事找你。"说着，几个人围上去，扯胳膊的扯胳膊，提筐的提筐，拿铁锹的拿铁锹，带着范如林，顺着河边，拐弯抹角地来到一座废弃的砖窑，钻了进去。

他们扒范如林的衣服，边扒边说："范如林，借你衣服用用。"范如林仍痴痴呆呆地重复着"炸炮楼"。郑本河换上范如林的衣服，按照范如林的样子，往脸上抹了草木灰、泥巴，学着范如林的姿势和声音说："我运炸药，要炸炮楼。"大家看了都拍手说道："绝了，太像了！鬼子肯定认不出来！"

据点遇险

郑本河假扮范如林，前往鬼子炮楼"试水"，连续几次，都没有发生意外。

这天，郑本河与伙伴们又把范如林带到砖窑里，郑本河换上范如林的衣服后，让几个伙伴在砖窑里看守范如林，防止他乱跑。自己则挑上两筐泥土，一路含糊不清地说着"我运炸药，要炸炮楼"，进了鬼子据点。

却说这天几个鬼子闲着没事，在据点里转悠。忽然看见郑本河假扮的范如林走来，几个鬼子就围住他，准备拿他寻开心。

前面说到的那个鬼子军曹，上前拍了拍郑本河的肩膀，把拇指和食指张开，比画成手枪的形状，说道："你的运炸药，炸炮楼，新四军游击队的，死了死了的！"郑本河却不理他，头一低，挑着满筐的泥土就要走。军曹不让他走，把筐绳一拉，对上等兵

使了个眼色，上等兵立刻向炮楼里面跑去。

郑本河不知他们想干什么，用力挣脱军曹。军曹也不再坚持，松了手，说道："走，我们帮你炸炮楼，等炮楼炸掉了，我们赏你好吃的。"几个鬼子簇拥着郑本河，来到炮楼后面。

不知什么时候，回炮楼的上等兵回来了，他伸出手掌，把握着的什么东西往军曹手里一放。军曹拿着东西，走到郑本河跟前，一脸坏笑地说道："来，你炸炮楼有功，赏你美食！"说着，他把什么东西塞进郑本河嘴里。郑本河不知塞的是什么，本能地躲开。他紧接着想：看这几个鬼子的样子，不是第一次戏弄范如林，如果范如林不躲而我躲了，说不定会引起鬼子怀疑。

想到这里，郑本河不再躲闪，嘴巴张开，大嚼起来，含含糊糊地说："嗯，好吃。"几个鬼子拍着手，腰弯下去又直起来，"哈哈"大笑，有一个鬼子还笑出了眼泪。

随着咀嚼次数增多，郑本河尝到了苦味、臭味……是羊屎蛋！郑本河感到胃里一阵强烈的蠕动。不好，要吐！郑本河告诫自己：不能吐！范如林一定不会吐，我要吐就麻烦了……可是，胃哪里是他能控制的呢？虽然他再三抑制，最后还是"哇"的一声，把胃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吐了出来！

郑本河暗自说道："坏了！"可是，他偷眼看那几个鬼子，他们还是拍手打掌、龇牙咧嘴地笑……郑本河心里骂道：这帮鬼子，害了我还笑！

郑本河不敢久待，吐完之后，他头也不抬，嘴也不擦，还是像刚才那样，含含糊糊地念叨着："我运炸药，要炸炮楼……"他挑起两只筐子，离开据点，绕了一段路，来到砖窑。郑本河放下筐子就说道："坏了，不知鬼子看出破绽没有！"接着，他把刚才的事情讲了一遍。

几个伙伴七嘴八舌，有的说没有看出来，有的说不一定……陈万年说："都别猜了，不管鬼子发现没发现，本河现在都要停一段时间。"郑本河说："万年说得对，我这几天先不去，暗中观察。如果范如林没有问题，说明我没有被发现，那时我再去。"伙伴们纷纷赞同。

郑本河又郑重地说："我要开始练习吃羊屎蛋。"

过了半个月，没发生什么意外。郑本河与伙伴们每天筹措材料，制造炸药；范如林还是每天念叨着"我运炸药，要炸炮楼"，"哼哧哼哧"地往据点里挑泥土。郑本河和伙伴们就此判断，鬼子没有发现郑本河的破绽。于是，郑本河他们又把范如林藏了起来，由郑本河替代范如林进鬼子据点。

郑本河连续几次进据点都平平安安，他开始在挑进去的泥土里藏炸药了。他把炸药用油纸包起来，放进筐底，再把泥土压在油纸包上。到了据点，他挖泥的时候，趁没人注意，把炸药取出来放到一处藏着。几次下来，藏了好几斤炸药。

让郑本河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这一切都没有逃过鬼子的眼睛。他与伙伴们的一举一动，都已经在鬼子的监控之下了。

以静制动

原来，郑本河以往没有吃过羊屎蛋，第一次吃，吐了。军曹注意到这一点，就对郑本河产生了怀疑。郑本河走后，他立马跑到伊藤那里，把怀疑汇报给伊藤。

伊藤问："除了发现他吃羊屎蛋吐了，还发现什么？"军曹说道："我还发现，真范如林牙是白的，假范如林牙是黄的。"伊藤点头说道："嗯，范如林是个知识分子，有刷牙的习惯，所以牙齿白。还有吗？"军曹说："真范如林挑泥土，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假范如林挑泥土，走起路来很稳当，显得很轻松。"伊藤摸着上唇的胡子说："嗯，范如林没干过体力活，力气不大，挑上担子走路当然不稳。"

军曹挺了挺胸说道："由此可见，假范如林很可能是个新四军，我请求带人把他抓起来。"伊藤笑起来，说道："先不抓他。

现在我命令你，找一个助手，专门观察假范如林在据点里的行动。注意不要打草惊蛇，随时向我汇报。”

一连半个月，都是真范如林进入据点，每天一两趟。半个月以后，郑本河进据点了，军曹带着上等兵助手，在炮楼高处远远地就看见了他。军曹发现郑本河挑着筐子走路有力，估计是假范如林又来了。为了确定自己的判断，军曹就在路上拦着，再把羊屎蛋塞给他吃，看他还吐不吐，并借机观察他的牙齿。果然，这个人的牙齿是黄的；他虽然吃羊屎蛋不再吐了，可谁知道他是不是偷偷练习吃羊屎蛋了呢？军曹还趁着这个机会，更加仔细地观察了郑本河，发现他的双眼皮跟范如林的也不同，他的双眼皮宽，而范如林的双眼皮窄。

发现假扮的范如林之后，为了避免引起郑本河怀疑，军曹就回到炮楼上，在炮楼隐蔽处用望远镜偷偷观察。郑本河取炸药、藏炸药，都被军曹看得一清二楚。军曹没有声张，而是和上等兵悄悄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在郑本河出了据点之后，远远地跟着他，发现了郑本河的秘密聚集地——野外一座废弃的砖窑。

军曹留下上等兵蹲守，自己偷偷回到据点，找到伊藤，声称自己发现了假范如林的秘密基地。军曹精神十足地说道：“队长，我把上等兵留在那里监视，他们跑不了。我现在就带人把他们抓来！”伊藤笑眯眯地摆摆手：“不抓，我们以静制动，放长线钓大鱼。这几个人胆大包天，想炸皇军炮楼，背后是不是有人指使？他们几个人是不是新四军游击队？只要是新四军游击队，就会有人跟他们联络。一旦有人跟他们联络，那就是大鱼，我们再将他们一网打尽。”

军曹毕恭毕敬地说：“队长高明！不抓人，那假范如林带来的炸药，要不要取出来？”伊藤说：“也不取，不能打草惊蛇，但是要掌握他们带的炸药情况，是什么炸药，有多少，尤其是要掌握他们起爆的时间，不能让他们得逞。”

伊藤考虑得很仔细，黄圩街不大，除了逢集有很多外地人来，平常很少见到陌生人。无论他派伪军还是鬼子去，只要走出据点，都会很惹眼，对跟踪不利。所以他把范嘉桐找来，把这个任务交给他。

伊藤把范嘉桐叫到据点来，装作忧心忡忡的样子说：“范会长，最近我们发现一件事，有人冒充你儿子，不断进出我们的据点。”范嘉桐非常意外，他一下子站起来说：“冒充阔人、大官都好，冒充我的疯儿子干什么呢？”伊藤示意他坐下，继续说：“我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我担心这件事对你儿子不利，所以把你请来，让你去调查一下，冒充你儿子的是什么人。”

范嘉桐十分担心儿子的安全，就说：“队长放心，我一定查清楚！”

范嘉桐回家以后，就把这事交给了范大贵。这天，范如林吃过早饭，照例挑起筐子外出了。范大贵装作修房子，蹬着梯子爬上了屋顶，一边假忙乎，一边盯着范如林的背影。范家的房屋很高，其他房屋都很低矮，所以周围几里路范围，都在范大贵的视线之内。范大贵看到，范如林出了街，去了河边，刚铲了几锹土，就有几个人围了上去，把范如林带走了。由于距离比较远，范大贵看不清是谁，他急忙从梯子上下来，一路小跑出街，跟在几个人后面。

眼看着他们进了废弃的砖窑，范大贵也闯了进去，抬眼一看，都是本街的熟人。他劈头盖脸地问道：“你们把三少爷带来干什么？”几个人看见范大贵，不由得一阵惊慌，当看到他只有一个人时，心情渐渐平静下来。郑本河说道：“没干什么啊，我们只是觉得他好玩，想跟他玩玩。”

此时，郑本河还没有扒范如林的衣服。范大贵一看，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想起东家的吩咐，说：“你们知道，东家最疼这个小儿子，可他竟然疯了，你们知道东家有多伤心？希望你们好好对待三少爷。”郑本河说：“放心吧，范老爷平常对我们都不错，

我们不会对三少爷不好的。”范大贵点点头说：“那就好。要是三少爷有个什么好歹，可别怪我不讲街坊交情啊！”郑本河几个人都说：“你就放心吧！”

范大贵又朝几个人看了一眼，把他们的名字都记住了，回去之后就告诉了范嘉桐。范嘉桐立马进了据点，告诉了伊藤。从那以后，黄圩镇维持会几个会长、副会长就有了额外的任务：盯住郑本河他们，看有没有陌生人找他们，他们上不上外地联络陌生人。

点燃引线

范大贵的来访并没有惊动郑本河。他们想，范如林一向是范大贵照看的，发现范如林不见了，一路找来，也是正常的。所以，郑本河找材料、造炸药、送炸药的事情，一直没有停止。

终于，郑本河他们制造的上百斤炸药，陆陆续续全部送进了鬼子的据点，他们准备炸炮楼了。

郑本河买了一根毛竹，从中间把每段竹节都打通。黄圩地处淮河以北，本地不产毛竹，所有毛竹都是从盱眙运来的，价格不便宜。李贵喜看见郑本河买毛竹，心疼地说：“买这东西干什么？”郑本河一边给毛竹通竹节，一边答道：“你不懂，炸药引线是要冒烟、冒火的，不把引线藏在毛竹里，引线、烟火就会被鬼子看见了。”李贵喜问：“那你怎么带进去？”郑本河说：“不用担心，我已经想好了。”

这天，郑本河用扁担挑了两筐泥土，到炮楼后墙那里倒掉了，顺手把扁担也丢在那里，只把两只筐子的绳子攥在一起，往肩上一背，低下头，含糊不清地说着“炸炮楼，炸炮楼”，往据点外面走去。里面一个伪军喊道：“哎，疯子，你的扁担，不要啦？”郑本河头也不回，径直走掉了。第二天，郑本河用那根通了竹节的毛竹做扁担，挑了两筐土，进了据点。把泥土倒掉之后，他扔下毛竹，捡起昨天丢下的扁担，挑着两只筐子出了据点。

郑本河这个反常的举动，没有逃过军曹的眼睛。晚上，他把毛竹带上，向伊藤做了汇报。伊藤把毛竹放在手里掂了掂，举起毛竹，把一头贴着自己的眼睛，另一头对准屋顶吊着的汽灯，“哈哈”大笑起来：“这个郑本河，狡猾狡猾的。他想用这个，放炸药引线。”说罢，他把毛竹交给军曹，吩咐道：“你把毛竹放回原处。从今天晚上起，多找几个人，轮流值班，一旦发现郑本河点燃炸药，先别抓他，等他出去以后，这边灭掉引线，那边跟踪郑本河。他跟同伙会合后，到时连他同伙一起抓！”

可是，郑本河却连续几天没有到炮楼里面来。不仅郑本河没来，范如林也没来。伊藤叫来一个伪军，让他到范嘉桐家打听一下，范如林怎么没有来。不一会儿，伪军来回话：“范如林生病了，躺在床上呢！”伊藤“哈哈”大笑：“范如林不出来，郑本河没有工具和衣服，装不成范如林，所以也来不成。”这才放下心来。

其实，郑本河不来据点，除了没有范如林的工具和衣服之外，还有一件事，让他产生了警惕。

这天一大早，郑本河刚打开家门，忽然发现门前的泥地上，有人画了两幅图画，线条很深，带起的泥土翻在外面，很显眼。一幅是一支手枪，对准一个人的脑袋；一幅是两只脚和一个箭头，箭头指向街外。郑本河一看，马上联想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一阵恐慌袭上心头。他赶忙用脚把图画抹平了，随即找到李贵喜和陈万年，一起赶到废弃砖窑。

郑本河把家门口有人画画的事说了，李贵喜和陈万年你看我、我看你，眼睛里也都闪着惊慌。李贵喜用手搓着衣襟说：“这么说，我们被鬼子发现了？”陈万年看看另外两人说：“不会吧？鬼子要是发现了我们，为什么不抓我们呀？”

李贵喜看着郑本河说：“那两幅图画是谁画的呢？找到他问问不就行了吗？”郑本河两手一摊说：“我哪知道啊！”陈万年说：“我



们都想想，看谁能给我们画这两幅图画。他了解鬼子的情况，又同情我们；他怕自己暴露，所以只能通过画画提醒我们。”大家都赞同，可是，把所有跟鬼子有联系的、当汉奸的人想了个遍，也无法确定是谁画的。

郑本河摆摆手，说：“算了，不想了。这画也许是哪个捣蛋鬼跟我们开的玩笑，但也不能置之不理。我的意见，以防万一，炸炮楼的事先放一放，我们各自分头出去躲一躲，怎么样？”大家纷纷说道：“好，先躲一躲。”

负责监视郑本河的维持会会员，一两天没有看见郑本河他们，找个借口到他们家里去问，几家人都说走亲戚去了，这让维持会会员们感到不安，他们急忙找到范嘉桐说了这件事。范嘉桐感到问题严重，立马进了据点，向伊藤汇报。

伊藤判断，一定有人向郑本河他们通风报信了。是谁？维持会会员，包括眼前这个会长，只知道我们关注谁跟郑本河他们来往，对于炸炮楼的事情一无所知，如果他们要通风报信，郑本河他们早就跑了，不会等到现在。

郑本河他们在外面待了几天，得知黄圩街一如既往，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觉得自己可能多虑了，就聚在一起商量，先回家再说。于是，他们就在一个黑夜偷偷回到黄圩街。第二天，他们又出现在黄圩街头，从东到西走了走，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终于松了一口气，确信郑本河家门口的图画，的确是谁搞的恶作剧。

他们决定将炸炮楼的事情做到底，可范如林却天天在家里不出来了。郑本河想进据点进不了，陈万年自告奋勇，跑了二十几里路，到一个亲戚家里，借了一套跟范如林一模一样的学生服，弄脏了给郑本河穿上。至于筐子，都是紫荆槐编的，没有多大差别，就用了自家的筐子。

告别据点十几天之后，在一个黄昏，郑本河再一次进了据点。

到了炮楼后面堆土的地方，郑本河看见毛竹还在，横在炮楼下面一条小水沟里；扒开黄土，油纸包、包里的炸药纹丝未动，他不禁暗暗高兴。于是他打开引线，把引线穿过毛竹，从另一端抽出。随后擦了一根火柴，点燃引线，又找来一些土块，把毛竹遮挡起来。确定操作无误，郑本河把两只筐子挑起来，像以往一样，嘴里哼哼着“我运炸药，要炸炮楼”，离开了据点。

按照计划，炸药将在郑本河离开炮楼一段时间之后炸响。他回到废弃的砖窑，告诉伙伴们已经点燃了引线，大家一起欢呼起来。但是，超过了他估计的时间，还没有听见炸药爆炸的声音。正奇怪时，却有一伙鬼子和伪军闯进了砖窑，一人一支枪对准了他们……

天摇地动

郑本河与伙伴们被鬼子和伪军带进了据点，关在一间黑屋子里。失望、恐惧、后悔，一股脑儿地撞击着他们的心。他们同时也在问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鬼子怎么就知道了呢？他们又想起郑本河家门口的画，猛然醒悟到，确实有人在向他们报信，可是被他们轻易地否定了。那个报信的人究竟是谁？还会来救他们吗？

不知过了多久，大约到了半夜，四下里一片寂静，他们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一道耀眼的亮光闪过，响起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像是天摇地动一般，把郑本河几个人震醒了。随即，他们听到了嘈杂的呐喊声、大火燃烧的“噼啪”声。他们不约而同地跳起来，跑到窗户边。窗户又小又高，李贵喜蹲下来让郑本河踩在自己的肩膀上，让他看看窗外发生了什么事情。

郑本河惊呆了。他一边看，一边告诉下面的人：“炮楼塌了半边！鬼子浑身是火，像个火球，到处乱跑……有人在地上打滚……”

忽然，“砰”的一声，几个人吓了一跳，一齐惊叫道：“是枪响！”紧接着，枪声此起彼伏，响个不停，还夹着手榴弹的爆炸声。不知过了多久，枪声渐渐停息，听到门外锁响，

大门随即“哗啦”一声打开，有几个军人提着一盏桅灯走进来。郑本河他们一看，不是鬼子，也不是伪军。郑本河问：“你们是……”其中一个军人答道：“我们是新四军。”

当天夜里，新四军把他们几个人送回家。第二天，郑本河几个人来到新四军临时驻扎的地方——维持会会长范嘉桐家，找到了那几个军人。其中一位军人，大家都叫他薛连长，正在和一个年轻人谈话。这个年轻人，穿着一身中山装，梳着分头，从侧面看有点儿面熟，等他转过脸来，郑本河几个人都惊呆了——竟是范如林，他面带微笑，一点儿都看不出疯子的模样！

李贵喜指着范如林说：“他……不是疯子吗？”薛连长“哈哈”大笑，范如林也笑起来！薛连长说：“他是装疯！这炮楼就是他炸掉的！”郑本河他们依然不敢相信，目不转睛地望着范如林，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

原来，范如林在本县初中毕业后，到淮阴上了高中，后来又考上北京的一所大学，结识了一位东北姑娘，两人相爱。1939年，因为母亲生病，姑娘回东北探亲，被日本鬼子当成抗联间谍，残忍地杀害了。从那时起，范如林就发誓，要为未婚妻报仇！

范如林擦了擦眼角，接着说：“可是，我不会打枪，我知道新四军是抗日的，但是找不到他们。我整天沉浸在悲痛之中，沉默不语，性情跟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外面就有人传我得了精神病，我也懒得去辩解。1940年，街头修起了炮楼，洪泽湖也看不见了，我更恨日本鬼子了。有一次，我误闯据点，看见日本鬼子在炮楼后面建了一个厕所，还修了一个化粪池。化粪池会产生沼气，我脑子顿时一亮，想起了一个主意：装疯，找机会进据点，利用沼气炸掉炮楼。”

郑本河几个人互相望望，郑本河问：“范……三少爷，什么是沼气呀？”范如林摆摆手说：“以后不要叫我三少爷，我要参加新四军，就叫我范同志吧。沼气嘛，把粪池密封起来就会产生，遇到明火就会爆炸。”

郑本河不识字，不懂这里面的学问，就急切地问：“鬼子的厕所我见过，我当时还感到奇怪，我们这里粪池都是露天的，鬼子的粪池却用水泥盖板盖起来，我想，鬼子到底比我们娇贵啊，连臭味都怕闻！可是我不明白，沼气在粪池里，距离鬼子炮楼二三十米呢，怎么把炮楼给炸了呢？”

范如林面露微笑，说：“我到北京买了几十米乳胶管，一节一节地带进去，一节一节地埋进地里。昨天黄昏，鬼子和伪军去抓你们，据点剩下的鬼子和伪军不多，都集中在炮楼里，院子里没有人，我就把管子接通了。沼气慢慢地流进炮楼，浓度越来越大。一般来讲，在空气中浓度达到9%到15%的时候，遇到明火就会发生爆炸。半夜三更，炮楼里特别黑，鬼子上厕所，擦洋火照亮，沼气就爆炸了。”

薛连长竖起大拇指说：“不简单，一个人干掉鬼子半个小队，鬼子非死即伤。我们当时正路过这里，听到爆炸声就赶过来，看到炮楼爆炸，鬼子伪军四处乱窜，我们还以为是弹药库爆炸呢！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冲进来，捡了个大便宜！”说着，薛连长话题一转：“小范，你装疯说要炸鬼子炮楼，你就不怕鬼子不信，把你抓去杀掉啊？”

范如林笑着说：“我是经过周密思考才决定这样做的。我父亲不是维持会会长嘛，鬼子想利用他，所以我估计鬼子不会抓我，果然被我猜中了。”

郑本河急切地问：“范……范同志啊，我家门口那两幅画也是你画的吧？”范如林拍了一下膝盖说：“当然，你们扒我衣服，把我当疯子，说话也不避讳我，所以你们的计划我了如指掌。以前我进据点，从来没人查，可后来鬼子军曹好几次拦住我，捏我嘴巴看我牙齿，还说‘不是不是’，我就估计你们被鬼子发现了。另外，我还挖到了你们用油纸包着的炸药。为了你们的安全，我就想通知你们。写字你们不认识，就在你家门口画了两幅画。”

选自《故事会》2019.8上



智过敌卡

◇文／崔建华　图／段明

麻城的江平安是地下党，这天接到上级任务，送一批爱国义士募捐的钱财到解放区，任务非常紧急，那边有许多战士缺衣少粮，在寒风里苦挨，再不救济，别说跟敌人战斗，活命都会成问题。

面前最大的困难是过敌人的一个检查卡，上级说已经有两拨过卡的没过去，人和钱财都被扣留了，损失了一万块大洋，还有两名同志为此牺牲了。无论如何三天内必须想办法顺利过了这道敌卡，把两千块大洋送到解放区。这钱是爱国义士们募捐的最后一笔了，再也不能出现任何闪失。

两千块大洋不是个小数目，目标太大，想安全带过敌卡不被发现，真得好好动动脑子。

江平安先去敌卡那儿走了一遍，探了探路子。敌卡其实是出麻城的一条必经之路，而且是唯一的出城路，有几个二狗子两人分成一组，轮流检查过往的行人。他们搜得很仔细，上上下下全身搜遍，推车的、挎筐的、坐马车的，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甚至连鞋都让你脱下来检查，想带点儿东西出去，比登天还难。

看过了敌人检查卡的情况，江平安回去后找到平日的好友万有财，两人到醉八仙酒楼好好喝了一杯，算是辞行。临了，万有财说：“我送大哥一程。”

江平安说：“还真需要兄弟给大哥送送行。明天一早，兄弟送我出城吧。”然后他趴在万有财耳朵边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万有财连连点头。

第二天一早，城门刚一打开，几个二狗子背着长枪就上岗了。天才刚放亮，因为天太冷，人们都躲在家里暖和，路上找不到一个出城的人。二狗子生了一堆火，缩着脖子，围着火堆烤着

火，脚下不停地跺着，都不愿意离开火堆半步。

就在这时，远处踢踢踏踏地来了头瘸驴。那驴因为一条腿有毛病，走得很慢，到了敌卡这儿，估计是有点儿累了，打了两个响鼻，喷出两团热气。那驴太瘦了，皮包着骨头，一只眼还瞎了，干瘪深陷的眼窝，让人看一眼就不想看第二眼。

有个牵驴的人，头戴着狗皮帽子，驴绳攥在手里，两只手袖在棉袖里，冻得缩成一团，朝着二狗子们点头哈腰："老总们辛苦了，这小子病了，快死了，出城找个大夫瞧瞧。"

二狗子们这才注意驴背上有个人，穿着单衣单裤，趴着，大概连冻带病，已经奄奄一息。

二狗子们没一个挪窝的。一个二狗子抬起头来，冲狗皮帽子喊道："自己把棉衣解开，帽子摘下来，抖落抖落，看看有没有东西。还有，把鞋子也脱了。你小子看着就不地道，别在鞋里藏了私品。"

狗皮帽子满脸堆笑："老总说笑了，借我十个胆也不敢啊。我是乔家大院的管家，姓吕，这小子得了重病，要不是急着找大夫，谁愿意这么冷的天起这么早出城啊？这贼冷的天，老总们辛苦了。"说着，吕管家掏出一盒万宝路牌香烟，给二狗子们散烟，嘴里一个劲地念叨："老总们辛苦，老总们辛苦。"

一个二狗子一伸手把整盒烟夺了过去，嘴里还不停地骂道："让你小子解开棉袄，耳朵让驴毛塞住了咋的？没听见啊？麻利点儿，别耽误事。"

吕管家一听，赶紧伸手去解棉袄扣子，并点头哈腰地说："这就解，这就解。"

就在这时，驴背上的那人一个挺尸，跳下来，一个箭步跑到二狗子烤火的火堆旁，嘴里大喊："老总，救命啊！"然后指着吕管家嚷道："你们别信他的，他抢我的钱财，这是要把我拉出城去杀了毁尸灭迹啊。老总们可得给我做主啊。"

几个二狗子吓了一跳，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呢，再看刚才的吕管家，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兔子，一哈腰，掉头就往城里跑。

一个二狗子这时才反应过来，边喊着让吕管家停下边拿枪，可是天太冷了，手都快冻住了，等这个二狗子把枪端在手上，人已经跑没影了。

从驴背上跳下来的单衣人，跑过去就往火堆旁挤着去烤火："老总救命啊，可冻死我了。"

一个二狗子站起来，照单衣人的屁股就是一脚："给老子滚远点儿，你算老几？再不走，看不把你抓起来。"说着就去拿背上的枪。

"我有钱啊，老总，你们不能这么待我啊？只要让我暖和过来，把刚才那小子抓住，他抢我的那些钱，我孝敬老总们一半。"单衣人冻得瑟瑟发抖，说话都带飘音了。

一个二狗子过来推了单衣人一把："谁稀罕你的臭钱，你小子别是赤匪，故意过来捣乱的吧？"说着伸手在单衣人身上搜了个遍，当然连他脚上露着脚指头的鞋子都没放过。

单衣人只穿了身单衣，已经冻得快不行了。二狗子照屁股又是一脚："滚远点儿，别站在这儿碍手碍脚。"

单衣人挣扎着硬往火堆旁靠，几个二狗子都站起来，连推带搡把他往相反的方向推。

单衣人被推倒在地，不顾地上的冷，又挣扎着爬起来，大叫："我的驴，我的驴跑了。"这时，在场的人才注意那头瘸驴，已经一路走到城门洞里去了，看样子马上要出城了。单衣人边跑边叫着追了过去。

看到单衣人冻得那个熊样，二狗子们都笑了。

瘸驴虽然一条腿不好使，可一直顺着路走向了城门，单衣人紧追慢追，驴出了城，他人也随着出了城。

不用说，这单衣人就是江平安，吕管家是他的朋友万有财，两人演了一出好

戏，送他顺利出了城。

江平安之所以穿单衣，除了故意装可怜外，为的是让二狗子们一打眼就看清楚，他身上啥也没有，从而对他放松警惕。至于那头驴，驴背上滑溜溜的，一目了然，什么也藏不住，二狗子一眼都能把驴看透了，根本不用看第二眼。

现在说说那头瘸驴为什么一个劲地直朝城门走，不往别处去呢，原来江平安提前到城门这儿，在敌卡和城门这段路上撒了盐，驴子闻到盐味，一路走一路吃了下去，所以驴走的是直线，而且是朝城门方向去的。

江平安提前一天，把棉衣棉裤带出了城藏了起来，这会儿他一出城，就穿上了棉衣服，不至于冻坏了身子。至于那两千块大洋，江平安把它们换成了金子，找人打了四个金驴掌，钉在驴蹄子上了。这样一来，就是万一二狗子们检查驴子，任他们有天大的本事，也想不到那驴蹄子是金的。

就这样，两千块大洋顺利送到了解放区，为战士们对敌斗争赢得了主动。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2019.9 上

告密的车窗画

◇文 / 任宏伟　图 / 段明



一

比尔是个古董商人，十五年前他和朋友拉尔森从外国来到这座城市合伙开了家古玩店。后来，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两人分道扬镳各开了一家店。

和许多富翁一样，比尔喜欢住山顶别墅。他有好几部豪车，哪部旧了，他就往院墙外一停，以此来炫富。这天，他出门一看，一部旧车的前车窗玻璃上居然有幅画：一个蒙面持枪歹徒隐藏在路旁草丛中，正用枪瞄准路上慢跑健身的他。

比尔惊出一身冷汗，暗想，那幅画究竟是无聊人的恶作剧，还是提醒他？事关生命安危，他不敢大意，但又不愿被一幅画搞得藏在家里当缩头乌龟。思来想去，他决定让他的替身当一回实验品。

比尔的替身是两年前花重金聘用的，平时住在别墅内的一间密室里。比尔进到密室让替身穿上他的衣服，戴上鸭舌帽外出晨练；他则手持高倍望远镜暗中观察。当替身跑到画中出事路段时，突然一颗子弹从路旁飞出，击中了替身的左胸。替身倒地后，有个黑衣蒙面人从路旁草丛中钻出来验尸。蒙面人刚走了没几步，比尔扣动扳机，一枪打中了蒙面人的左肩，蒙面人一声惨叫丢掉枪后倒在地上。替身突然爬起来，跑过去先捡了蒙面人的枪，然后把他五花大绑起来。原来替身提前就穿了防弹衣。

比尔和替身把蒙面人带回别墅的密室里审问。在两人的酷刑折磨下，最后蒙面人说出真相，他是一名杀手，前几天拉尔森出价二百万美元雇他。

比尔做梦也没想到雇凶者竟然是他曾经最好的朋友拉尔森。两人都是贫民窟出身的苦孩子，那时他们虽穷，但比亲兄弟还亲，不管谁有好东西都会分一半给对方。

过了片刻比尔长叹一声想明白了，一定是拉尔森想独占城里的古玩生意才对他下手。

按理说，遇到这样的事儿，比尔应该报警，但他不敢那么做，其实他也干过不少犯法的勾当，他怕报警后拉尔森恼羞成怒把他的丑事说出来。思来想去，他决定先放了杀手，再做打算。

杀手走后，比尔陷入沉思：画车窗画的人是谁，他为什么要救自己？经过一番思考，他觉得画画的人，一定是拉尔森的亲信，不是亲信也不可能知道雇凶杀人这么隐秘的事儿。而且那人可能还与拉尔森有仇，思来想去，比尔决定找到那人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二

比尔派人暗中调查，很快查清画车窗画的人名叫戴维斯。戴维斯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因聪明能干被拉尔森看中当了古玩店的经理，无事时他喜欢画车窗画自娱自乐。

比尔派人秘密把戴维斯请来，两人客套几句后比尔才得知，戴维斯和他来自同一个国家。比尔很高兴，直言不讳地问戴维斯为啥要画画帮他？开始戴维斯不承认，直到比尔把一百万现金作为报答救命之恩的酬劳放到桌上，戴维斯才两眼放光地承认画确实是他画的。

戴维斯正要伸手拿钱，比尔却冷哼一声：“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得露一下绝活来证明！”

两人来到院外，戴维斯手法娴熟地在一辆旧车玻璃上画出了歹徒的肖像。两人进到密室，戴维斯拿了钱后，比尔问他是否和拉尔森有仇？

戴维斯长叹一声说出埋藏在心中的秘密。七年前，他离开祖国应聘到拉尔森的古玩店工作。工作期间，戴维斯被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同事迷住了，女同事对他也颇有好感。就在他准备发起爱情攻势时，谁知拉尔森居然也看上了女同事。女同事抵御不了金钱的诱惑，很快嫁给拉尔森。

拉尔森娶女店员那件事比尔知道，他还参加了婚礼。比尔大骂拉尔森抛妻弃子，另结新欢几句后，向戴维斯打听拉尔森的近况。

戴维斯告诉比尔，那个杀手杀人不成后就逃走了，拉尔森认为杀手一定把他出卖了后才这么做的。拉尔森担心比尔报复，最近家里增加了十二个保镖，店里的事儿都交给他弟弟迪恩处理，他已有半个多月没出过门了。

近来，比尔确实在谋划暗杀拉尔森，只因拉尔森防范实在太严密，比尔才找不到下手机会。

比尔眼珠转了转：“亲爱的戴维斯，如果你能助我杀了拉尔森那个恶魔，我愿出二百万美元。”比尔原以为戴维斯想都不想就会一口答应，谁知戴维斯竟然摇摇头：“对不起，虽然我很恨拉尔森，但杀人的胆量我却

没有。”

比尔皱了皱眉：“我不是让你亲自动手，我只是想让你帮忙通风报信。”接下来，比尔附在戴维斯耳边低语一番。戴维斯沉默片刻，最后点头答应了。

转眼过了一星期。这天，有个气质不凡的老头儿进了拉尔森的古玩店。老人自称手里有颗价值连城的宝石要出售，希望和拉尔森面谈。店员们不敢怠慢，忙把迪恩请出来。迪恩要看宝石，老头儿却只取出一张照片。迪恩看过照片，和老头儿商量，要把照片拿回家让拉尔森过目后再做决定。

拉尔森看过那张照片，竟然激动得手舞足蹈，接下来电话联系老头儿，两人谈了半天价钱后，最后约定在一个隐秘的地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转眼到了约定日期。为防意外发生，迪恩带着一大批荷枪实弹的保镖赶到约定地点。但让他失望的是，不知为何老头儿没露面。迪恩给老头儿打电话，老头儿说他的车出了问题，得等半个小时才能到。迪恩又等了半小时打电话，谁知老头儿竟然关机了。迪恩心知不妙，慌忙命人赶快往家赶。谁知，他刚走到半路，突然接到一个家仆的电话说，刚才有几个蒙面人闯进家，枪杀了拉尔森。

直到此时，迪恩才明白，他中了老头儿的调虎离山之计。原来，那张照片上的宝石是稀世珍宝，而且老头儿要的价很低。拉尔森和迪恩虽然也觉得此事有些蹊跷，但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哥儿俩还是决定宁可冒险，也绝不能错失良机。为防意外发生，哥儿俩经过商量决定，迪恩带着拉尔森雇来的大部分保镖去交易；拉尔森则藏在家中静等消息。

但让迪恩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伙歹徒是如何知道家里防守空虚的？迪恩回忆了一下，因买宝石是笔很大的交易，哥儿俩为防有想不周到的地方，还专门召开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古玩店里经验丰富的骨干，为防泄密，迪恩还采取了特殊措施。迪恩把每个参会人员在脑中过了一遍，猜来猜去，也没猜到平时对他唯唯诺诺的戴维斯身上。

其实，戴维斯能把情报送出去也是费了番心思的。当初，比尔和戴维斯两人商量好，以宝石照片引诱拉尔森离开戒备森严的豪宅，只要拉尔森在交易地点露面，隐藏在暗处的杀手就一枪打死拉尔森。当然，比尔也考虑过拉尔森不露面的可能。为了弄清拉尔森的选择，比尔要求戴维斯给他传递情报。为了配合戴维斯的行动，比尔还派了个手下暗中协助戴维斯。

戴维斯被通知参加会议，到了会议地点才知那是一栋破旧的老楼。会议还没开始，戴维斯和同事们的手机就被迪恩收走了。会议结束后，迪恩走出会议厅突然命人把大门锁上，戴维斯和同事们都被关在会议厅里。同事们问迪恩想干什么？迪恩说交易完成后就返还手机放他们回家。

突发的变故让戴维斯有些不知所措，但当他看到积着厚厚灰尘的窗玻璃灵机一动有了主意。戴维斯走到一块大玻璃前，假装无聊地在脏玻璃上作画，同事们都知道他有画车窗画的爱好，谁也没当回事儿。寥寥数笔，戴维斯就画了两幅画——第一幅：一棵大树上有个大鸟窝，一只小鸟离窝飞走，大鸟待在窝里；第二幅，一阵大风吹来，鸟窝从大树上掉下来。过了好半天，戴维斯估计助手已看到画后才把画擦掉了。

一直暗中跟踪戴维斯的助手通过望远镜看到那幅画后，立刻向比尔报告。比尔琢磨了半天，才明白戴维斯的用意，大鸟代表的是拉尔森，小鸟则是迪恩，大风把鸟窝吹下来，是暗示比尔带人去袭击拉尔森的老窝。

三

终于杀了拉尔森。比尔又一次秘密地把戴维斯约出来，

希望他到自己的古玩店帮忙。谁知戴维斯却说，他还得潜伏在迪恩身边，迪恩认定比尔是杀死拉尔森的幕后真凶，发誓一定要给哥哥报仇。比尔倒吸一口凉气，连声感谢戴维斯。

这次轮到比尔提心吊胆了，思来想去，他决定故伎重演把迪恩也杀了。但让比尔没想到的是，迪恩十分谨慎，为了防身，居然不惜重金请了二十多个保镖不离左右。

因暗杀迪恩难度太大，比尔只得先自保，再待机而动对迪恩动手。

这天，有个盗墓贼打电话给比尔说他和同伙刚盗了一座古墓，挖到不少宝贝，想低价卖给比尔。比尔和那个盗墓贼打过多次交道，问盗墓贼在什么地方交易？盗墓贼说，明天一早，还是在以前那个隐秘的山洞里交易。

第二天一早，比尔在三个保镖的陪同下驱车向山里驶去。车进山后出现了岔路，司机问比尔：“该走哪条路？”

比尔说：“选右手边的路。这条路虽然距离山洞口挺远，但路很平坦；左手边的路虽然距离山洞口很近，但路坑坑洼洼的很难走。”

司机发动汽车在右手边的路上驶了一会儿突然对比尔说：“前面停着辆旧车，前车窗玻璃上还有幅画。”比尔吩咐司机停在车旁看起了车窗画：画上有几个蒙面歹徒埋伏在一块形似驼峰的大石头后面，正用枪瞄准比尔的豪车。

比尔手持望远镜看了看，前方一公里处果然有块形似驼峰的大石头。比尔暗想，他身边一定有人被迪恩收买了，幸亏戴维斯又一次及时给他报信，不然的话，他就要冤死在前面的路上了。

比尔命令司机立刻掉转车头，从另一条路上山。谁知车在另一条山路上行驶了一段距离，突然一声枪响，车的左前轮被子弹击中了，车身一偏撞在了路旁的一块大石头上着了火。车里的几人怕车爆炸慌忙下车。

比尔暗吃一惊，直到此时他才知上了戴维斯的当。他暗想，戴维斯一定是迪恩的心腹，迪恩为了当上古玩店的老板，先泄密出卖了拉尔森，然后又借他的手杀了拉尔森。接下来，迪恩利用他对戴维斯的信任，布下圈套来害他。如此一来，迪恩不仅获得了替兄报仇的美名，还独霸了城里的古玩生意。

虽然比尔想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但面对着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汽车，他也只能盲目地随众下车。他刚下车没跑几步，从四面八方飞来几十颗子弹打在了他身上，有颗子弹正好击中他的心脏要了他的命。

比尔原以为他临死前猜出了真相，其实他错了，戴维斯根本就不是迪恩的心腹。其实戴维斯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给父母讨个公道。

十五年前的一天夜里，比尔和拉尔森闯进一家古玩店，枪杀了店主夫妇，抢走了一大批古玩。两人为了逃避警方的追捕，带着古玩偷渡到国外各自娶妻取得了永久居留权。后来，警方虽然知道两个杀人犯正在外国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因法律原因他们也不能跨国缉凶。

戴维斯就是那对夫妇的儿子，为了给父母报仇，七年前他应聘到拉尔森的古玩店，目的是想找机会暗杀拉尔森。后来，他知道拉尔森打算暗杀比尔后，决定先假装帮助比尔，借比尔的手杀了拉尔森，然后利用比尔对他的信任再设法杀了比尔。拉尔森被暗杀后，戴维斯故意鼓动迪恩为兄报仇，迪恩听从了戴维斯的建议。

比尔猜的不错，他身边的确有人被迪恩收买了。迪恩得知比尔要到山洞里交易后，认为比尔不可能犯傻会舍近求远，于是就在近路上设下了埋伏。戴维斯得知此事后多了个心眼，提前在远路上放置了一辆旧车，让他没想到的是，比尔竟然真的中计了。

后来，比尔和拉尔森先后被杀的消息传回本国，人们常拿这件事儿教育孩子，犯了罪的人就算逃到天涯海角，也终究不会有好下场。

选自《上海故事》2019.9

夺命花烛夜

◇文／艾煦普　图／段明



清朝光绪年间，一个吉祥的日子，粤东县金家大院里张灯结彩，大摆筵席，正在为女儿金环举行新婚大礼。新郎徐谦虽然与金环早有婚约，并且也是一名秀才，但因父母谢世，家道中落，不得已做了个上门女婿。新婚良宵，他也说不清是喜还是忧，本来不善饮酒，却喝了个人走墙也走。

金环让丫环把徐谦从席间叫进洞房，一改往日的羞怯，自己取下盖头，又让丫环端来酒菜，要与新郎共饮。徐谦连忙推辞，说今日已经喝多了，来日方长，定会陪金环喝个够！金环不愿意，说为妾日夜思君，总算有了今日，怎能不来个一醉方休。然后把丫环都支了出去，两位新人开怀对饮，你一杯我一杯，渐渐地徐谦支撑不住，倒在床上睡着了。

这时候，院内客人也都酒足饭饱，正要离席告别，突然听到洞房内几声怪叫，接着房门一下被撞开，新郎披头散发夺路而去。家人们尾随其后，并不着急，以为新郎喝醉了酒，跑一阵儿就没事了。没想到新郎一直奔向前面一条大河，家人们这才感到大事不妙，冲上前想抱住新郎。可是晚了一步，新郎“扑通”一声，纵身跳进了滚滚的河水之中。

“不好啦！新郎跳河了，救人啊！”岸上喊声连天，有几个会水的纷纷跳进河中救人，可是忙活了半天，也没看到新郎的影子。家人们一个个哭丧着脸，回来向主人报信。金环娘大怒：“混账！你们这么多人，竟连一个人都拉不住，明明是见死不救，有意坑害我家女婿！”家丁们齐喊冤枉，金环娘把眼一瞪：“别啰唆了！还不快找船只四处打捞，要是找不到人，决不轻饶！”众人领命而去，当下雇来4条船，在河里上下合围，只是打捞到天亮也没找到新郎。 第二天，金环娘带着十几个家丁，来到县衙门前击鼓鸣冤。吴知县多日未曾升堂，见今日有案，格外来精神，他一拍惊堂木喝道：“堂下何人，有何冤情快快讲来！”金环娘跪在堂前诉道：“在下金氏，本县小民，只因昨晚小女完婚，女婿多喝了几杯，冲出洞

房，跑到河边不见了人影。小民怀疑是家丁对主人平日管教甚严不满，蓄意谋害我女婿，请大人做主。”

吴知县问：“人找到没有？”

众家丁连忙解释道：“是他自己跳河而死，尸体至今还未找到。”

“你们为何见死不救？”

“这实在是很突然的事，姑爷醉酒而跑，我们一直跟随其后，万万没想到他会跳河，我们只是上前迟了一步，这是大家亲眼所见。我们都在金家做工多年，岂有谋害姑爷之理。”

吴知县又一一讯问了其他证人，回答都不差分毫，便喝道：“金氏，你实在无理！明明是你女婿自己跳河，怎么能诬告他人？将这妇人重打50大板，轰出堂去！”吴知县有些恼怒，本以为是个实实在在的大案，可作为将来夸耀的资本，没想到只是一起意外事故，因而将气全撒在金氏身上。

金氏一听辩解道：“大人息怒，民妇还有话讲。他们说是投河自尽，为什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事情还没搞清楚，怎能对民妇用刑？”吴知县听后觉得也有道理，便率领一班人马来到河边，只见河水滚滚，浊浪翻腾，就想着尸体一时半刻是打捞不到了，于是打道回了县衙。以后金氏也没再来县衙告状，此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几个月后，吴知县调走，新上任一个姓朱名庆的年轻知县。此人机智果敢，又善于体察民情，为官甚为清廉。他到任后，立即清理了所有积案，阅卷中看到徐谦投河一案，心里产生了疑惑：这个金氏明知道女婿投河，为什么要状告家丁？不久又听说近几个月来，金氏之女金环与本县巡检大公子郑书甫打得火热，已到了不避人嫌的程度。朱知县反复推敲，有所醒悟：金氏告状，很可能本意不在加罪于谁，而是要知县和家人都证实新郎确实是投河自尽。那她为何要这样做呢？莫非其中还有隐情？

一日下午，朱知县化装成算命先生，来到金家附近察访。当他看到一个老太婆在门前洗衣服时，便佯装借凳子坐了下来。等了一会儿，朱知县举目四望，突然对老太婆说：“哎呀！你这附近阴风阵阵，鬼气袭人，恐怕不是吉祥之地呀！”

“先生讲什么鬼话，我们这里好好的，有什么鬼气！你别吓唬人，你要歇便歇，不歇便快走吧！”老太婆很不高兴。

“绝非鬼话！我推算，这附近3月之内，必有人死亡，而且是年轻人。此人有冤未申，所以鬼气缠人。”

“啊——”老太婆吃了一惊，忙说，“先生，这死人倒是确有其事，但并无冤情。”

“老太太，能不能讲一讲，也许我能帮您驱鬼避邪。”

于是，老太婆详详细细地将徐谦投河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最后说金家女婿之死，是我们亲眼看见的，绝非冤死。

“徐谦跑出来，你们都看清楚了？”

“那当然，他穿着拜堂时的大红袍，披头散发跑出来的。”

“那面容看清了没有？”

“那倒没有，因长发遮住了脸，又是那么一眨眼的工夫。”

“噢——”知县轻轻点头，心里明白了几分，又问道，“以后金环有没有再嫁人？”

“还没有，不过她跟一富家子弟来往密切，经常看见那位公子进出她家。”说完，老太婆望了望四周，又悄悄地说，“其实呀，这位公子早在金环成亲之前便有来往，只是不知究竟是什么关系。”

朱知县心里更有底了，他说了些逢凶化吉的话，起身道谢走了。

事不宜迟，朱知县回到县衙，点了几十名强壮兵丁，做了周密安排，天一黑便包围了金家大院。朱知县

换上官服，坐轿直接来到金家。金氏见知县大人突然而至，大吃一惊，连忙问道：“大人到此，有何指教？”

“只因有一桩公案，要查一下你家，可以吗？”

“哎呀，怎么查我家！我家只有母女二人，莫非大人弄错了？”

“决非有错！有人亲眼看见歹徒躲进你家。”朱知县命兵丁四处搜查。

“慢着！”金氏怒目圆睁，“大人，金家也是官宦后代，你们这样私闯民宅，恐有不妥吧！”

“你放心，由本官承担全部责任。”

兵丁四处搜查没有收获，朱知县又命进金环闺房搜查。

“大人，这就更不妥了。刚才搜查已属非法，现在又要闯进闺房，这岂不败坏我女儿的名誉，叫小女日后怎么见人？”金氏极力阻拦。

“本官是执行公务，违的什么法？搜！”

“且慢！”金氏堵在门口，语气逼人，“要搜查也可以，如果搜不出人来怎么办？”

“搜不出人，本官愿辞职谢罪！”

“不行！你辞职难道能换回我小女的清白名声吗？”

“少说废话！搜不到人任凭你上告治罪。来人！将这妇人拉开，仔细搜查！”

兵丁一拥而上，拉开金氏，进入闺房，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朱知县心里暗暗着急，顾不上身份，亲自又四周搜查一遍，最后还趴在床底下查看，发现了一只男人的鞋子。

“这是何物？”朱知县把鞋子扔在房中的金环脚下，金环的脸色“唰”一下变白了。

“来人，搬开婚床！”

兵丁移开婚床，发现地板有几块松动的缝隙，于是撬开地板，发现了一个洞口。两名兵丁爬进洞内，走了几步，看见里面有一个房间，郑书甫躲在一个角落里，正在颤抖着。兵丁抓住他，继续向前走，走到了地道的出口处，外面乃是金家的后花园。在花园里，朱知县又发现有一片修整过的地面，便命兵丁挖开。兵丁们挖到一尺深时，果然挖出一具尸体，经辨认正是徐谦。

朱知县拿到证据，连夜开堂审案，将几个人犯全部带到堂下。朱知县一拍惊堂木，喝道：“大胆毒妇！害死女婿，还不从实招来！”

“小女与郑公子私通为实，但女婿却不是我们害死的，女婿自己投河而亡，这是众人亲眼看到的。”

“大刑伺候！”

然而大刑之下，金氏仍不松口。朱知县又命对金环和郑书甫用刑，这二人从小娇生惯养，哪里吃过这般苦？不一会儿便全盘招认了犯罪事实。

早年金家和徐家都是富户，为金环和徐谦订下了娃娃亲。后来徐家败落，金家有意悔婚，恰好这时妖艳的金环遇上了有钱有势的粤东县巡检的公子郑书甫，这个好色之徒当日就托媒婆带着重金来提亲。由于金环是订过亲的，金氏只让郑书甫和金环暗中来往，成亲之事日后再作打算，这样既收下了郑公子的钱财，又不用退还徐谦家的礼金。这也让郑公子求之不得，不用明媒正娶，便夜夜做新郎，接连数月早出晚归，好不快活。不久，徐谦来金家商议完婚，金氏遂生一计，先哄骗徐谦成亲，实际上找机会暗害徐谦的性命，贪图富贵享乐的金环也同意了。

于是就在金环成亲的那天晚上，郑书甫带来一名船工，事先藏在新房的地洞里。金环故意劝酒把徐谦灌醉，随即叫郑书甫和船工出来，将徐谦衣服扒下，穿在船工的身上，然后把徐谦用绳索勒死，从地道移至后院埋了，船工就打散头发，冒充徐谦跳河逃走了。

一起好似天衣无缝的杀人案，终于大白于天下。船工被判20年监禁，金氏、金环和郑书甫3人都被判处了极刑。

选自《故事林》



被遗忘的厨具

◇文／姜泽华　图／周欣欣

一

宏祥建筑公司经理袁成和他漂亮的女秘书王菲菲到厨具大厦结算工程款，竟就此一去不返。在公司等待发工资回家过年的民工们这才意识到，合着袁成给他们玩了个“金蝉脱壳”，他们被袁成给涮了，袁成领着漂亮的“小秘”跑了！

按捺不住怒火的民工们当时就要爆发，亏得一个老民工站出来劝阻：兄弟们，反正厨具大厦就在城西不远，我看不如咱们一起去问问。若是厨具大厦赖账，咱们就给袁经理长长威风助助阵，凭什么厨具大厦交付使用已经半年了他们还不结清工程款？若是袁成和咱们玩猫腻，咱们再收拾那狗日的不迟！兄弟们放心，昨夜我跟踪他了，知道袁成那狗日的家住哪里！

于是近百名建筑民工开着工地上两辆破旧的自卸车，浩浩荡荡杀奔城西的厨具大厦而去。

厨具大厦是宏祥公司承建的一栋专营厨具的大楼。厨具公司老总宋清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站在大厦门前差点儿吓尿了裤子。待明白了民工们的来意，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宋清说，欠宏祥公司的工程款今天上午就结清了啊！怎么，老袁没回公司？哎呀老袁怎么能这样呢，他也是从建筑民工一步步干起来的啊……最后宋清怕民工们不相信，还让财务拿出一张工程款收据，上面有袁成的亲笔签名。

这下民工们可真是“火山爆发”了。原来袁成这狗日的，真的席卷了他们的血汗钱带小秘跑了！民工们纷纷骂骂咧咧跳上自卸车，在那名老民工的带领下，又掉头向公司老总袁成的家中杀奔而去！

厨具公司的老总宋清惊魂未定地擦了擦汗。刚才这帮要不到钱的民工已经失去理智。失去理智的民工，天知道他们会作出什么样的事情！

二

面对被洗劫一空的家，袁成的妻子高怡瘫坐在沙发上，欲哭无泪，一夜无眠。昨夜，警察接到报警赶来，疯狂的民工们早已风卷残云般席卷了他们的所有家私。而警察仅是对高怡家的遭遇作了详细笔录，并未给她过多的同情。这种坑民工血汗钱丧尽天良的行径，哪个不切齿痛恨？

天刚放亮，高怡突然听到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

谁这么早会来？难道……高怡一怔，忽有所悟，猛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但门外并不是自己的丈夫袁成。门外站立的，

是位彬彬有礼的青年男子。青年男子不待高怡询问，便自我介绍道："我是王菲菲的未婚夫，我叫程玉。"

高怡脸一沉，但很快就释然了。现在我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家徒四壁，惧你何来！高怡转身回到沙发坐下，顺手拿过一条毛巾擦擦红肿的双眼，先发制人地说道："是来找你未婚妻的？只是不知是我丈夫拐跑了你的未婚妻，还是你未婚妻勾引了我丈夫？"

程玉却是涵养极好，对高怡的咄咄逼人毫不在意："嫂子你误会了，我并没别的意思。我和菲菲相识已经两年了，我们感情很好，菲菲绝无背叛我的可能。前天她已戴上了我的求婚戒指，我们已经商定了婚期……"

"你的意思是说，铁定是我丈夫拐跑了王菲菲，或是绑架了你的未婚妻，是不是？"高怡暗笑这男子痴情。相识两年算什么？我和袁成这混蛋还在一起二十多年呢！可他真要背叛妻子背叛家庭，还不是照样不露声色？

程玉还是没有生气："嫂子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是说……唉！怎么说呢？菲菲喜欢厨艺，昨天她陪袁大哥到厨具大厦，说好要顺便购一套最好的厨具回来的。他们双双失踪，会不会出事？你想他们结算回的工程款可有一百多万元啊。别光听出租车会被人劫，一百万，同样会使出租车司机见财起意……"

高怡听程玉这么一说，心更是沉了下去。自己这几年做专职家庭主妇，烧出的菜却总是越来越不合丈夫的口味。高怡曾不止一次听袁成夸赞秘书王菲菲的厨艺了。王菲菲年轻漂亮，还有一手好厨艺，再加上一百多万元巨款……以这样的价码，丈夫若是背叛家庭背叛自己，自己是真的没辙。

但高怡还是听了程玉的话，随他去了厨具大厦。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即使丈夫背叛，她也不愿丈夫出事。

厨具公司老总宋清的弟弟宋涛接待了程玉和高怡。宋涛对这两个"同是天涯沦落人"深表同情，很仔细地回忆了昨天的事情："袁总是和王菲菲小姐一起来，又一起走的。且肯定是打车走的。他们再傻，也不会抱一百多万元现金上街啊，是不是……对对，走的是挺匆忙，慌里慌张的。你看，这是王菲菲小姐精心挑选好的一套厨具，我们都为她打好包了，她走的时候连拿都顾不上拿。"

这么说，袁成这混蛋是真的带上"小秘"私奔，撇下老婆孩子一去不返了？憔悴了一夜的高怡再也支撑不住，摇摇晃晃晕倒在地……

宋涛和程玉这两个大男人又是掐人中又是打120，手忙脚乱张罗着把这个苦命的女人送去医院。

一小时后，大批的公安干警突然如神兵天降，从四面合围着冲进了厨具大厦！

新建的厨具大厦居然不是集体供暖。在厨具大厦后面独立的锅炉房，警察从负责烧锅炉的锅炉工身上，搜出了程玉送给王菲菲的订婚戒指。经突击审问，半年来发生于厨具大厦的几起杀人焚尸案暴露出来，近半年来与厨具大厦有业务关系的数起人员失踪案一举告破，霎时震惊全城！

如此富丽堂皇的厨具大厦，如此生意兴隆的厨具公司，所有财富竟全是这样像对付袁成一样，靠"空手套白狼"，杀人焚尸堆积起来的！爱好厨艺的王菲菲因为是和袁成一起进的厨具大厦，宋清只好也把她杀了灭口。

"你为什么那么肯定你的未婚妻菲菲必在厨具大厦而没有离开？"半年后，高怡从审判宋清黑社会犯罪集团的法庭出来，顺便问同来的程玉。程玉幽幽地说："我始终相信菲菲说过的话：菲菲说，戴上我的求婚戒指，她就是我太太了。从那一天起，她要天天回家为我烧菜做饭。一个准备天天回家为丈夫烧菜做饭的女子，又怎会忘记自己精心挑选的厨具呢？"

选自《中华传奇·民间故事》

身份圈套

◇编译/无机客　图/段明



全新身份

沃尔特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八年，在大家眼中，他是个勤恳老实的人。但实际上，最近两年他一直在偷偷挪用事务所的资金，到现在共攒了五千英镑。

这天，沃尔特在一家高级服装店试穿了一件西服，这件昂贵的格子呢西服让他神采奕奕，充满自信。想到一名成熟的绅士还需要漂亮的胡子，他灵机一动，又去专营舞台道具的商店找到了一副完美的假胡子。这下，那个软弱胆怯的沃尔特不见了，出现在镜子里的仿佛是另一个人。

在他租住的科森街上，有一家黑天鹅酒馆，装扮一新的沃尔特头一遭走进这家酒馆，点了杯酒。酒馆女招待和沃尔特打招呼：“先生，您刚从船上下来吗？”

“不，我就住在这条街上。”沃尔特答道。

“哦，对不起。”女招待微笑地说，“我以前没见您来过这儿，还以为您是位海军军官。”

“八九不离十，”沃尔特撒了个谎，“我在商船队工作，刚刚才搬到这儿。”

女招待钦佩地说：“那才是男人该过的生活。”

两杯烈酒下肚，沃尔特向女招待讲述起他在海上的奇遇，当然，那些奇闻逸事都来自他读过的书。

吧台旁的一对男女也被沃尔特绘声绘色的讲述吸引，坐了过来，津津有味地听着。在沃尔特看来，那个名叫诺琳的女人虽说年纪比他大，但颇有姿色，漂亮的眼眸一直盯着他。而她的男伴科利身材魁梧，一副不好惹的样子。

在这对男女离去后，女招待对沃尔特说：“我看，你今晚打动了诺琳的芳心。”

“科利是她的丈夫吗？”沃尔特问道。

女招待笑道：“不，但科利想要成为诺琳的丈夫。诺琳是个幸运儿，她有好多钱，一辈子都不用愁。”

在走回住所的路上，沃

尔特情不自禁地笑起来，骗人真容易啊！再给自己起一个有绅士派头的名字，就完美无缺了。

沃尔特走上楼梯时，女房东琼斯太太恰好从地下室里出来，她并未认出沃尔特，问道："你是什么人，来这儿做什么？"

沃尔特降低声调，说出了一个假名："我叫马歇尔，是沃尔特的好朋友。他在不在？"

"他晚上从不出门，所以肯定在家。"琼斯太太说完，转身离开。

沃尔特走进阁楼，摘下假胡子，笑出了声。假如他能骗过琼斯太太，那么他就能骗过任何人。琼斯太太可不是个容易骗的人。

波折重重

沃尔特兴奋地想，我要过全新的生活！如果能再娶到一个有钱的女人，自己的人生就会彻底改变了。他认定，诺琳就是这个机会。于是，凭借账户中的五千英镑，沃尔特不再去上班，过上了绅士的生活。他想方设法接近诺琳，带她去高档场所，两个人渐渐打得火热。诺琳对之前的男伴科利似乎也冷淡很多，这让沃尔特很高兴。

但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女房东琼斯太太。每次扮成马歇尔外出时，沃尔特都要趁琼斯太太在厨房忙活时，偷偷溜出去。有一次，他不巧在楼梯上撞见琼斯太太，只好解释说他刚刚上楼探望了沃尔特。他知道，假如琼斯太太知晓了真相，这事会立刻传遍科森大街，一切就都完了。

于是，沃尔特在隔壁街上找了个单间租下，以马歇尔的身份搬了进去。

为了讨好诺琳，沃尔特买了一艘便宜的二手小帆船，还买了砂纸和清漆，要把这艘小船装饰一新。这天，沃尔特在船上干活时，忽然脚底一滑，手臂被工具割伤了，鲜血顿时喷涌在一只帆布包和舱底的木板上。他急急忙忙用手帕包起伤口，起身回去，在街上正好碰到了诺琳。诺琳看到他的伤口不禁叫出了声，带他去自己的住所重新包扎。

沃尔特神采奕奕地回到船坞继续干活时，已经是傍晚了。不一会儿，一个男子走下台阶，向着船坞走来。天色几乎全黑了，但沃尔特认出了那个魁梧的身影。

科利走近他，说道："一切都进展顺利吧？"

沃尔特看着小帆船说："刚刚弄完，明天就能下水了。"

科利用结实的大手拽住沃尔特的衬衫："我不是在说船，笨蛋，我是说诺琳，一切都进展顺利吧？"

沃尔特结结巴巴地说道："我……不知道……"

科利另一只手伸过来抓住了沃尔特的假胡子："这个怎么样，马歇尔，哦不，沃尔特？想要我扯掉你的假胡子，带你去黑天鹅酒馆吗？"

沃尔特的身板完全无法和科利抗衡，只能任他摇晃。科利咬牙说道："沃尔特，你还不知道我盯上你了吧？我们最好进行一笔交易。听着，我有一麻袋棘手的东西，我希望尽快处理掉，你要帮我把东西丢进河里。你有系泊用的混凝土块和带环的浮桶，对吧？"

沃尔特点点头，科利松开手。沃尔特问道："麻袋里装了什么东西？"

科利说："你知道得越少越好。我的汽车就停在上面，快跟我去把东西拿下来。"

沃尔特犹豫了一下，但他的钱已经所剩无几，而且他很快就能把诺琳追到手，现在放弃就前功尽弃了。于是，他帮着科利从汽车后备厢里抬出一只沉甸甸的麻袋，将混凝土块与麻袋绑在一起，再连上浮桶，丢进水里。

差事干完后，科利帮他把小帆船停入船坞，警告道："不要对那袋东西打任何主意。过阵子我再找你，假如到时东西被人动过，你就等着去河里喂鱼吧！"

急转直下

第二天，沃尔特很晚才起床，浑身疲惫。他决定步行去诺琳家，带她去吃午餐。当他走下前门台阶时，恰好看见琼斯太太，科森街上的那个女房东。沃尔特假装没看见她，但琼斯太太径直走过来和他打招呼："你是马歇尔先生，沃尔特的朋友吧？你去探望过他。"

沃尔特敷衍了几句，快步离开。但眼尖的琼斯太太留意到他穿了一件沃尔特的束带风衣。她曾亲手帮沃尔特修补过束带，所以记得。

琼斯太太是个精明的房东，之前沃尔特突然搬走时，还欠了她一笔房租。她这时想到，会不会沃尔特和马歇尔在此合租了一间房？眼下就是向沃尔特讨回房租的大好机会。于是，她当即找到马歇尔的女房东，和她聊了聊，然后两个老太太就上楼进入马歇尔租住的房间。

琼斯太太认出衣柜里的很多衣服都是沃尔特穿过的。她们发现一本沃尔特名下的存折，上面的五千英镑储蓄最近差不多全被取光了。她们还找到一只帆布包，上面有些可疑的红棕色污渍。于是，琼斯太太赶去警局报了警。

对沃尔特来说，这真是倒霉的一天。他在哪儿都没有找到诺琳，傍晚回来，又得知有两名警探在等他。

警探说他们正在调查沃尔特失踪事件，想要知道他为何有沃尔特的许多物品。听到这话，沃尔特差点儿忍不住笑出来。"这很容易解释，"他说，"沃尔特搬出琼斯太太的房子，去了北方找工作。他让我照看他的财物。他还说，等他安顿下来，我再把东西邮寄给他。"一名探长拿出那只带血渍的帆布包："你怎么解释这些污渍，马歇尔先生？"

"那是血渍，我在船上干活时割伤了自己，你瞧……"他卷起袖管，展示伤口给他们看。

"这么说来，你有条船？我们最好去看一下。"

沃尔特不得不带他们去了船坞。警员在小帆船上找到了隐约留有血渍的木板。沃尔特解释说，是他割伤了自己，鲜血溅到帆布包和舱底木板上，他擦洗了木板。

探长点点头，让警员带走帆布包和木板，回去让实验室分析。他转身离开时，目光却投向不远处河面上漂着的两只浮桶。

身份揭秘

第二天，探长再次来找沃尔特，直奔主题："马歇尔先生，我们检验了帆布包和木板上的血渍，发现和沃尔特从军时的血型记录一样。而你声称自己在商船队工作，我们调查后发现商船队里根本没有你这号人物。是不是你杀害了沃尔特？"

沃尔特叹息一声，伸出手，缓缓地揭掉假胡子，平静地说道："我就是沃尔特。"

探长目瞪口呆，沃尔特讲述了自己假扮成马歇尔的来龙去脉。他还谈起自己对诺琳的爱慕，恳求探长行行好，不要揭穿他。

这时，一名警员冲过来报告说："长官，我们发现了！和您说的一样，有具尸体沉在河底。"说着，他递给探长一个湿透的钱包，"长官，死者名叫罗德·哈珀，是诺琳·哈珀的丈夫。"

探长惊讶地翻看钱包，复述道："诺琳·哈珀？"他转身看向沃尔特："你刚才不是告诉我，你有多爱一个叫诺琳的女人吗？"沃尔特惊恐地盯着钱包，他从没听说过这个人。

"你想占有诺琳，所以谋杀了她的丈夫。对吧？"探长问道。

"我……根本不知道她有丈夫。我也根本没见过这个人。"沃尔特结结巴巴地说道。

到这时，沃尔特才想明白了，诺琳和科利现在大概已经逃到国外，逍遥快活去了。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观星得状元

◇文/陈志国　图/段明

微信扫描二维码
听精彩有声版

乾隆皇帝喜欢微服私访，到处溜达。有一年，他扮作算卦先生，来到山东青州一带游历。

这天，眼看天色已晚，乾隆就投宿在青州乾坤集的客店里。正值盛夏，他也像其他住店客商一样，躺在通铺的芦席上睡觉。

当晚住店客人不多，先是只有乾隆一人，他觉得挺无聊。躺下不久，又进来一个进京赶考的举子与他相邻而卧。两人黑灯瞎火地闲聊，乾隆得知举子名叫刘国耀，山东诸城人氏。两人侃了一会儿，刘国耀神神秘秘地就是不肯入睡，后来又干脆推说要出去解手，一去半天不见回来。

乾隆听见刘国耀在门外来回踱步，不免心中疑惑：莫非这刘国耀不是个什么好鸟儿，正在谋划坏招儿？乾隆立时警觉起来，想着抬头探看虚实，就得把头枕高一点儿。恰好旁边有个破斗，乾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破斗扣在席上，让自己“高枕无忧”，屏住呼吸，偷偷地观察刘国耀的举动。

恰在这时，刘国耀在门外惊呼一声：“哎呀，了不得呀！紫微星已经离位啦——一头枕着七星北斗！七星北斗之形乃与山东之形状相似，恐怕皇上已经驾临山东了！”

乾隆大吃一惊，怪不得这小子半天不回，原来他在夜观星象！竟然能通过星相看出皇帝的行踪，看来这位举子好生了得！为避免刘国耀进一步看穿他的皇帝身份，乾隆急忙推开破斗，干脆把头枕在自己的胳膊肘上。

不料刘国耀又在门外咋呼起来：“变了，变了，紫微星又移位了——头枕着浑元青肘！‘青肘’者，青州是也，看来皇上已经来到青州地界了！”

乾隆又吃了一惊，他干脆挪开胳膊肘，把头枕在自己的一双大手上，心想：我看你



小子还能有啥说法？

刘国耀又在念叨："是了，是了，紫微星终于定位了——头枕着乾坤巨手，原来皇上已达乾坤集一带！"

天呐，凭着夜观星相就知道皇帝的举动，这还了得！看来刘国耀确实不是等闲之辈。乾隆干脆不睡了，坐在芦席上摇着蒲扇，静等着刘国耀回来。

不大一会儿，刘国耀弯腰走进来，乾隆假装什么也没听见，黑灯瞎火地与刘国耀攀谈起来。

这刘国耀上至天文、治国方略，下至地理、民风民俗，无所不晓且高屋建瓴、谈吐不凡。乾隆忍不住赞叹："足下真乃状元之才也！"

刘国耀一听急忙回应："可惜先生您是算卦的，若是当今皇上，那我就先在这里'谢主隆恩'啦！"说罢两人哈哈大笑，尽欢尽兴，直到夜深方才睡去。

第二天早晨，乾隆一觉醒来，嘿，竟然不见了刘国耀！乾隆赶忙翻看自己的行囊，行囊里东西一样也不少，看来这刘国耀并不是行骗偷窃之辈。

乾隆正在诧异，店主过来告诉他，那个进京举子急于赶路，怕打搅先生休息，已经于五更天悄悄上路了。

店主还说，刘国耀让他代为传话，说将来定能与先生后会有期！

乾隆听罢，暗暗称奇。想起昨晚的"紫微星离位"之说，感到刘国耀确实是一位高人、奇人！

清乾隆十六年科考会试后，马上就是殿试，拔擢三甲。乾隆特别留意那个山东举子刘国耀，想知道这小子是否榜上有名。

可是，乾隆查遍皇榜也没有见到刘国耀的大名，山东只有一个叫刘墉的进士参加殿试。乾隆叹息一声：看来这个刘国耀并无真才实学，只是个故弄玄虚之辈。

殿试这天，当值太监一声吆喝："山东刘墉上殿觐见！"

只见一个驼背来到金銮殿上，样子十分滑稽可笑。更可笑的是，这个驼背匍匐在金殿上，竟然大言不惭地叩首谢恩："新科状元刘墉谢我主隆恩！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家一听都大吃一惊——殿试这才刚刚开始，八字还没有一撇呢，刘墉竟然自称"新科状元"，搞笑也不择个地儿！朝堂上下一阵哄堂大笑。

早有伴驾太监喝令殿前武士："来呀，把这个欺君罔上的丑八怪刘墉，乱棒打出殿外！"

"且慢！"只见刘墉不卑不亢，磕了个头对乾隆一本正经地说，"小民冒死进言，圣上可曾记得青州'紫微星离位'之夜么？当时您可说过我有状元之才呀！君无戏言，小民如何不能叩首谢恩？"

乾隆听了刘墉的一席话，愣怔了一会儿，这才想起青州客店那个夜观星象的刘国耀。乾隆厉声问道："店里那个举子叫刘国耀，与你刘墉何干？"

刘墉急忙分辩说，平常人们都叫他"刘罗锅"，在家乡山东诸城的方言里，罗锅儿被称为"锅腰儿"，所以家乡人平时都叫他"刘锅腰"，他自称刘国耀，并无欺君之举。

刘墉说得入情入理，乾隆也记得自己确实说过刘国耀是"状元之才"的话，顿时无言以对。

可是，要钦点一个"锅腰儿"当头名状元，岂不让天下人耻笑大清朝无人！

乾隆想了一会儿，振振有词地对刘墉说："我大清朝取士选官，向来以'身、言、书、判'为标准，'身'是排在第一位的。所谓'身'，乃指形体条件，凡为官者，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以卿之尊

容，当状元何以立官威？”

刘墉不慌不忙地对乾隆说：“圣上提到‘身、言、书、判’，小民之‘身’虽然令人失望，但还有‘言、书、判’三项可取。在下常以范文正公‘先忧后乐’之论自励，上忧其君，下忧其民，为君为民，虽肝脑涂地，犹无悔也。况且‘官威’是要靠平时的政绩树立起来的，并不单单依靠仪表，伏乞圣上明察！”

乾隆见刘墉伶牙俐齿，言辞恳切，颇有才气，可是，要钦点一个罗锅儿为新科状元，心里终归不踏实。

乾隆想再次试试刘罗锅的真才实学，就对刘墉说：“卿虽然言之有理，但为堵天下人悠悠之口，朕就以‘罗锅’为题，赋诗一首，如你在八步之内对上了，朕就正式钦点你为状元。”乾隆说着，随即朗声念出一首《罗锅》诗：卧如心字缺三点，立似弯弓少一弦。纵身折桂天下笑，青州夜阑紫微偏！

刘墉听罢，知道乾隆这是在说，当时在夜色苍茫之中，没有看清他的罗锅形象。那句“夜阑紫微偏”，更清楚地表明，乾隆对夸奖刘罗锅是“状元之才”的话已有悔意。他毫不灰心，气定神闲地站起来，还没走出两步就吟出：心字无点装河山，弯弓少弦辨忠奸。背负社稷高耸起，忧君忧民凭寸丹！

刘墉刚刚和出诗，朝堂上下一片轰动，乾隆皇帝及满朝文武无不称赞刘墉才华横溢。乾隆无奈，只好钦点刘墉为新科状元。

原来，当年在青州客店里，刘墉早就躲在暗处，细细观察了“算卦先生”的一举一动。

刘墉祖祖辈辈在朝为官，耳濡目染，对乾隆皇帝的做派早已了然于胸。再加上他天资聪颖，经过一番察言观色，已经知道算卦先生定是乾隆皇帝无疑。

至于夜观天象，发现“紫微星离位”之说，则是他偷窥乾隆皇帝的一举一动，穿凿附会、随口胡诌的。

当时，刘墉怕天明后乾隆皇帝发现他是“罗锅儿”，留下不好的印象，就五更起床，早早地开溜了。想不到他用的这几招，还真的蒙住了乾隆皇帝，巧妙地赚来了状元之位。

选自《民间文学》2019.9

古代“快递”有多快

沧海拾贝

汉代马递的最快进度是日行四百里。唐代则规定，每天车行至少一百二十里，骑马一百八十里，皇帝颁布的敕令须日行五百里。

到了清代，由于军机处的设立，文书传递的速度被提高到一昼夜六百里甚至八百里。咸丰和同治时期，由于战火不断、军情紧急，出现了“红旗报捷”，一旦前方打了胜仗，就立刻以八百里的速度飞递，沿途驿站秣马以待，一听到铃声立刻飞身上马，驰往下一站。这就是我们在影视剧里常常听到的“八百里加急”。

然而，这些“快递”业务虽然高效，普通百姓想要享受却非常困难——国家邮政系统不接受民间订单，所以民间通信大多靠私人捎带。

选自《奇闻怪事》

移花接木

◇文/周铁钧　图/周欣欣



1907年6月的一天，慈禧用完早膳，照例拿起案头的《京华时报》，慈禧识字不多，但自从有了这份报纸，她每天要“看报看题”浏览宫外情况，看到有趣的事情，就让李莲英读给她听。此时，她盯着报上的一幅照片脸色渐青，突然把报纸狠狠摔在地上，双脚一跺，高底旗鞋甩出老远，叫道：“反了反了！这还了得！反了！”

慈禧一咋呼，把躬身听令的李莲英吓得差点儿坐在地上，他爬着捡起旗鞋给“老佛爷”穿上，拿过报纸一看也惊呆了，上面是两广总督岑春煊的照片，他身边站的两个人竟是慈禧的死敌：维新党人梁启超和麦孟华。

慈禧怒气未消，抓起个玉碗摔在地下，吼道：“传我旨意，革除岑春煊的官职，押解进京审问！”

岑春煊是清末重臣，为官做人都公正清廉，刚直忠勇，当年他率兵奋力抵御八国联军，为掩护慈禧撤离京城立下汗马功劳。后官升四川总督，他一下查办了300多名贪官污吏，出任两广总督时，罢免了1000多名不称职的官员，为此常常遭到政敌的诽谤诬陷，这一点慈禧心知肚明。

但这次不同，照片堂而皇之地登上报纸，且转载这张照片的上海、天津等地的报纸不时呈到慈禧手中。她纵有些疑惑，又很快被盛怒淹没了。或是出于和岑春煊的挚友关系，李莲英还是硬着头皮向慈禧求情：“老佛爷，岑总督在两广查办大量贪官，人称‘官屠’，定是树敌太多，才招致仇家报复。”

慈禧说道：“我也不愿这是真的，但相片怎么解释？你派人查查，如果拿不出证据，就按叛党论处！”

而此时，岑春煊已被押解到京，关进死牢。李莲英买通警卫，悄悄来探望。

“李兄，救我！”岑春煊一见好友，呜咽道。

“知道是谁害的你吗？”李莲英说着把印有照片的报纸掏了出来。

“我得罪的官员太多，实难确定是谁陷害。但我对朝廷、对太后的一片忠心天地可鉴，求仁兄向太后表明。”岑春煊看着报纸摇头叹息。

“求情我责无旁贷，拉上亲王、朝臣们一同劝说，更有希望让太后开恩，但朝廷的事情……不是很好办。”李莲英故作为难地说。

“这个我明白，劳兄长捎书家中，把祖上留下

的房产和田地卖掉，打点宫中。”岑春煊忙说道。

“老弟有难我理应相帮，打点的银子由我来出。”李莲英假惺惺地说，还是把岑春煊写的家信揣在了怀里。不久，岑春煊家里人把变卖财产的2万两银票交给了李莲英。

几天后的早上，慈禧照例拿起报纸浏览，她翻翻眼皮，问：“小李子，交你查办岑春煊的事怎么样了？”

李莲英忙说：“回老佛爷，奴才正要启奏，已找到证据。”

慈禧又翻翻眼皮：“什么证据？”

“奴才已把人带来，在宫外候旨。”

慈禧一听瞪起了眼睛：“有人证明？带进来。”

不一会儿，太监带上一人，他是王府井照相馆的马掌柜。马掌柜跪拜磕头，道：“草民叩拜老佛爷，祝老佛爷吉祥万福。”他说着捧出一张相片。

李莲英忙接过呈给慈禧。慈禧接过一看愣住了：相片是她和观音菩萨坐在云端的莲花上，见自己跟观音并驾，她心里美滋滋的，微笑着问：“这是怎么弄的？”

马掌柜忙答道：“是将观音像拍下来，然后剪下与太后的相片贴到一起翻拍的。”

慈禧此时明白了李莲英的用意，问：“这么说岑春煊跟逆党的相片也是翻拍的？”

李莲英忙拜道：“老佛爷英明，一语中的。”

接着，马掌柜拿着报纸给慈禧解释：相片上岑春煊的背景明亮，两位逆党背后发暗，光线不一，说明是剪接翻拍的。

李莲英也指着照片分析说：岑春煊身着官服，他胆子再大，也不敢穿官服去跟逆党会晤。

听他俩这么一说，慈禧恍然大悟，传岑春煊来见。岑春煊进来见李莲英冲他使个眼色，心里便明白没问题了。果然，慈禧和善地说：“岑总督，哀家查明，你确受奸人诬陷，念你忠效朝廷、蒙受冤屈，赏白银一万两，官复原职。小李子办案有功，也赏白银五千两。”

几天后，岑春煊来到李莲英府中拜访，寒暄几句后，岑春煊掏出一万两的银票，李莲英说什么也不肯收。岑春煊“扑通”跪下：“要不是李兄出面，我早成了刀下冤魂，这钱是太后赏赐的，我不转谢李兄，一辈子都会不安。” 李莲英难拒情面只好收下。

岑春煊走后，李莲英关好门窗，打开抽屉锁，端出一只檀木盒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沓银票。

原来，被岑春煊革职的一些官员聚到京城，挖空心思要报复。联名告状？岑春煊为官清正，深得慈禧赏识，不能轻易扳倒，弄不好还会因诬告引火烧身。买凶暗杀？总督府警卫森严，连条狗都进不去，看来也不是上策。

这时，为这些下岗官吏带戏班子的陈少白突发奇想：找李莲英，只有让他出面，设法激怒慈禧，才能摘下岑春煊的脑袋！

众人一听笑道：“你一个管戏班子的，哪知岑春煊不但是太后的宠臣，和李莲英还是挚友。”

陈少白神秘地伸出五个指头，说：“只要各位大人肯出这个数，这事包在小人身上。”

众人一看明白了，叫道：“只要办成，我们凑5万两银子没问题。”

陈少白也知李莲英与岑春煊交情甚密，但他更知道，那个阉人贪婪成性，只要钱到位，什么阴损的事情都肯干。

当李莲英收下陈少白几万两银票后，也煞费一番苦心，他深知把岑春煊拉下马并非易事，于是便利用慈禧最痛恨维新党人的时机，命心腹太监找家照相馆，将岑春煊、梁启超、麦孟华的照片翻拍到一起，然后送到《京华时报》登出，待各地报纸转载他又暗命呈给慈禧，终将岑春煊革职查办。

接下来，他命马掌柜将慈禧相片和观音像相片翻拍到一起，救下岑春煊。

新科状元

◇文/黎耘　图/黄胜



宋仁宗皇祐元年春月，又值开科大比。一时间，卞京城里的青云客栈爆满，许多举子就是睡在客栈过道、露宿天井，也愿入住这里。他们看中的是店招牌，图的是“青云直上”的彩头。

这一日，青云客栈又来了个白面书生，虽青衫补缀，布履蒙尘，却也不减精神头儿。店老板问他姓名，来自何方，书生施礼道：“小生姓柏名亘，象州人氏。”老板一听，连忙婉拒：“敝店已无插针之地，还请自便。”柏亘只得遗憾地离去，但奇怪的是，后来找了好几家客栈，一通报姓名，都吃了闭门羹！无奈之下，他只好在街头屋檐下暂且栖身。

第二天早上，又出了奇事，闹市中忽然飘下几幅红绫，都写着这么几个大字：“今科状元属石桐！”接着，街头巷尾盛传：护城河边的一块大石板上，密密麻麻的红丝蚂蚁牵线而来，也组成了这么几个大字！中午，许多举子卷起包袱，纷纷还乡。柏亘问了几位书生，为何弃考？他们说：今科状元非石桐莫属，考也白考，不如趁早走人，不但能从店老板那里领到退还的住宿费，还能领到打赏的5两银子作盘缠呢！

柏亘饱读诗书，史上记载，楚霸王项羽于乌江边自刎身亡时，也曾见过蚂蚁组字，那是刘邦使人暗中用蜜糖诱蚁而成，倒不足为奇。让他茫然的是：天降红绫，从何而来？这石桐是什么人？想自己家道贫寒，苦苦攻读，实指望金榜题名，有个锦绣前程，难道天意已定，此番蟾宫折桂无望？不过，他还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要去报考，一来想试试自己的学问，二来也练练胆识，哪怕是名落孙山也不枉此行！

柏亘来到礼部登录处，只见来报名的考生稀稀拉拉，正中的太师椅上，坐着个满脸横肉的二品官员。一打听，方知此人是当朝的张国舅。今科督察主考的宰相富弼到河南赈灾放粮尚未回京，一应科考事务暂且由张国舅代理。

柏亘在一旁候着。国舅在询问几个报考的书生，有胆小的一时嗫嚅嚅，被他喝斥：“这等口吃，如何为官处理公务？回家去吧！”有长相差点儿的，被他羞辱：“我大宋官员，仪表堂堂，像你等歪瓜裂枣之辈，怎能做官？免了！”这时，又来了一位相貌英俊的书生，国舅问他：“姓甚名谁？何方人氏？是否书香门第？”书生口齿伶俐，回道：“学生姓柳名知春，福州人氏。曾祖父曾做过七品县令，祖父、父亲亦是乡间秀才……”不待说

完，国舅挥袖插道：“柳生听着：张贵妃身怀六甲，不日将产下龙种。安国寺慧永大师上书皇上，小太子天命属水，凡杨、柳、柏、李等姓，皆属木，木吸水，木水相克。故皇上有旨，这四姓生员，一律不许报考。你趁早归去也罢！”

简直是一派胡言！自古五行中只有“木生水”，哪来“木克水”？柏亘不由得一阵心寒，再看那位柳姓仁兄，已垂头丧气地走了。他哪还敢报名，也悻悻离去。

过了两日，柏亘又来到登录处，抬眼望去，正中坐的是一位白眉银须的老臣，想必是督察主考的宰相富弼回来了。他赶忙施礼，呈上州府解元文凭。国舅争着接过一瞧，见这文凭上写的是解元白桓，象州人氏，又见他一副穷书生模样，便鄙夷地将文凭一掷，道：“这等穷酸书生，必定才疏学浅，何苦来凑热闹？回家安心喝粥也罢！”那老臣制止道：“国舅哪里话来！自古英雄不问出身，何况沙中埋金，璞中藏玉。待老夫试他才学。”国舅这才收敛怒容，尴尬陪笑：“富相爷所言极是。”

时下，正是桃红柳绿的季节，富相爷透过窗棂，瞧见院里一棵歪脖子桃树花开正盛，蜂飞蝶舞，便给“白桓”出了个上联：“弯腰桃树倒开花，蜜蜂仰采。”摇身成了“白桓”的柏亘也朝院子一看，正好有一对喜鹊飞落到一棵石榴树上，即开口应对：“歪嘴石榴斜张口，喜鹊踏勘。”喜得富相爷击掌叫绝，把张国舅气得差点儿没咬碎大牙！

你道国舅为何气恨这些书香门第和柏姓举子？原来，他的外甥石桐也要参加今科大比，争夺头名状元。半月前，他做了一梦，梦见一株青翠柏树，披红挂绿，祥云缭绕，便请安国寺的慧永大师解梦，为外甥卜个凶吉。慧永大师说，此梦是不祥之兆，今科状元当是一位姓柏的举子。于是，他在代理富宰相主持科考报名期间，花费银两打点负责考试的官员；又暗中请工匠高手制作“孔明灯”，这些灯升上高空后，自行燃烧，将写有“今科状元属石桐”的红绫降下，以此蛊惑人心，并以打赏盘缠为诱饵，劝退了许多举子；为保万无一失，他坐镇登录处，趁举子来报名注册之时，用执掌之权，排斥柏姓和那些书香门第的考生，为外甥尽量扫清仕途障碍。柏亘因为国舅不让杨、柳、柏、李四姓举子报考，这才花了些银子，让坊间高手造了个假文凭，改名换姓，将“柏”字的“木”字旁移到“亘”字之前。也多亏了富弼宰相，他才得以报考注册。

柏亘兴高采烈，住进了一家小客栈。翌日就要开考，当天夜里，他伴着青灯，在房内温书，不觉过了三更，上下眼皮子直打架，便伏案睡着了。谁知道此时，一个蒙面黑衣人捅破窗纸，用竹管吹入迷药。五更时分，住店的考生都起了床，洗漱打点停当，忙去赶考，他还在沉沉入睡……

却说考生陆续入了考场，国舅没有看到“白桓”，心中暗自高兴。昨夜，他派人施放迷药，就是让柏亘弃考，这么个才华出众的举子，终是心腹之患。谁知，离考试还有半个时辰，柏亘匆匆赶到——多亏店老板查房发现，以为他暴病死在店中，一探鼻息，方知有气，急找隔壁的老郎中用针灸、解药救治，才没误事。国舅见了“白桓”，大吃一惊，只恨当初没有痛下杀手！他本想节外生枝，加以阻挠，恰巧富相爷的八抬大轿已到，只好放过柏亘，恭敬迎接。

三声锣响，开考吉时已到。柏亘一看试卷，已胸有成竹，顿时文思泉涌，洋洋洒洒，下笔万言，第一个交了卷子。国舅一看，虽是嫉恨，却也不得不佩服这举子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再看外甥石桐，虽暗中夹带作弊，却咬着笔头，额上冒汗，考得一塌糊涂！国舅恨铁不成钢，只好走最后一着棋，当晚以重金再次收买阅卷考官……

放榜之日，柏亘果然榜上无名。他心如刀绞，离了京城，一路上想着：自己十年寒窗，黄卷青灯，满腹经纶，却落个如此结

局，有何面目回乡去见双亲乡邻？还不如死了干净！在离城20里的一片树林里，柏亘解下腰间丝绦，挂在树丫上，套住脖子，将脚下石头一蹬，吊起了“腊鸭”。就在这时，传来了人喊马嘶，一支利箭飞射而至，“嘣”的一声，射断丝绦，柏亘“扑通”坠地。原来，是宰相富弼领着家丁在此围猎。他见有人自缢，便弯弓搭箭，将他救下。

富相爷见是日前的考生“白桓”，便问他何故轻生？柏亘将进京赶考的所见所闻一一哭诉，感叹当今科举考试的黑暗。富相爷默默沉思：莫不是这书生落榜，发泄胸中不满？就问了他所答的考题，柏亘一一道来。富相爷一听，所作诗赋，文采飞扬；论策论时务，亦是精辟。即使不中“一等进士及第”，也该取个“二等进士出身”，为何名落孙山？其中必有猫腻！他安慰柏亘：“‘志’者，‘士心’也！进士岂能丧志？”要他待殿试之时，自有公断。

落榜之人为何还可殿试？原来，当朝皇帝宋仁宗为遴选栋梁之材，改革科举制度，对不及第的考生，实行“特奏名”——由官员或名士举荐，参加殿试，也称“附试”。富宰相愿极力保荐，这样一来，柏亘就有了一丝希望，打消了寻死的念想。

再说富宰相将柏亘带回京城安置后，连忙赶到礼部，调出柏亘和录取考生的试卷，细细审阅。柏亘之卷，虽不敢夸大说是字字珠玑，却也胜于众人。这分明是埋没人才啊！他拍案而起，吓得那些阅卷官员面如土色。

转眼到了殿试那天，富宰相向仁宗皇帝上奏：“臣失职不察，险些埋没英才，甘当罪责。”仁宗问过情由，富宰相将“上线”考生弥封的考卷呈上，其间也混杂着柏亘的卷子。仁宗皇帝先是走马观花，渐渐地将目光聚集在一份考卷上，反复看了三遍，龙心大悦，朱笔一勾，批道：“此人乃天下奇才也！”富宰相将这考卷弥封处拆开，但见写的是象州考生“白桓”，禀道：“下官监察不力，属下有眼无珠，竟使柏亘名落孙山，请圣上发落。”又将柏亘所说的前因后果一一道来。仁宗龙颜震怒，正要降旨传礼部官员一一问罪，却见富宰相将拆了弥封的“一等进士及第”的试卷呈上，那卷子上赫然写着石桐的名字。“白桓”和石桐的答卷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仁宗知道这石桐是国舅的外甥，也是自己最宠爱的张贵妃的外甥，若要论罪，国舅岂能逃脱干系？张贵妃不闹得寻死觅活那才怪呢！于是，他收敛怒容，对富宰相说：“爱卿慧眼识珠，何罪之有？我倒要看看，这白桓可真是奇珠？”当下，即宣“白桓”上殿附试。

柏亘奉旨来到殿上，仁宗一番殿试，这仪表堂堂的举子果然对答如流：对联诗赋，出口成章，文采璀璨；治国方略，纵横捭阖，语惊四座。仁宗当即钦点“白桓”为今科状元，不日诏告天下，赏赐琼林宴庆贺。看在贵妃和国舅面上，石桐只降为“三等赐同进士出身”，封他个五品闲职。

富宰相喜得心花怒放，示意“白桓”谢主隆恩。哪知柏亘匍匐阶墀，直磕响头，说道：“启禀皇上，小民犯了欺君之罪，要杀要剐也不得不说！”一语既出，不独富宰相，就是满朝文武、仁宗皇帝也大吃一惊。柏亘便将如何改名换姓、假造文凭的事从实讲来。国舅喜从天降，正要出班上奏，请皇上革除柏亘的功名，富宰相已抢先言道：“皇上，若论欺君之罪，国舅在先：他假传圣旨，不让杨、柏诸姓考生报考，致使新科状元白桓——啊啊，应是柏亘，不得已而为之。恳请皇上恕他无罪！”一班大臣也应声跪下求情，矛头直指国舅。仁宗见事情越闹越大，只得息事宁人，通通赦罪，再将御笔一挥，批道：“今科状元本姓柏！”一时间，宫中山呼万岁，声震梁瓦。

仁宗皇帝刚摆驾退朝，众大臣忽听“扑通”一声，注目一看，只见国舅仰翻地上，已气得口鼻流血，手脚如扯鸡爪风一般……

选自《故事林》

刘一笼

◇文/鲁敦喜　图/段明



永安城官阜桥，旧时是一处码头，从这里坐船出向阳湖，入长江直达汉口。码头旁边有一座木廊桥，连接东西两条街，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素有官阜桥小汉口之称。

小汉口有三杰：一杰东街“足下”修鞋铺的修鞋匠黄三；二杰官阜武馆的陈教头；三杰西街刘一笼包子店的老板刘一笼。

刘一笼做的汤包，馅儿挑的是猪前夹精瘦肉，剁细了，加上香葱、胡椒等作料搅拌而成；面粉是小石磨磨出来的，用老面发酵，麦香浓郁；汤包个大，皮薄，肉厚，汤汁多。所以吃刘一笼做的汤包，不能急，要慢，首先轻轻咬破一点儿包子皮，露出一个小口，滋溜吸干包子内的汤汁，再大口吃下去，那滋味，赛过做神仙。

第一次去刘一笼包子店买汤包吃的食客，往往不晓得这个吃法，拿起来一大口咬下去，那边刘一笼吼道，客官，慢点儿，小心烫着嘴了，但已经迟了，汤汁烫得食客哇哇大叫，他又恋那口美味，舍不得吐，哦哦哦的，囫囵吞下去，都烫到心里边去了，还不忙竖起大拇指，好吃，真的好吃。

刘一笼笑眯眯的，很是受用，做包子更认真，更讲究，一丝一毫不掺假。他的包子店门前，每天天不见亮，食客们便赶来排队，热气腾腾的汤包一出笼就被他们抢购一空。但刘一笼卖包子有个习惯，每天必留一笼。这下排了一早上队没有买到汤包的食客们不依不饶了，说，刘老板，这样做生意不厚道，我们站一个早晨了，你有包子却不卖，硬要留一笼，为什么？给个理由。刘一笼笑笑，家有老娘，留给她吃的。

食客们这才作罢，并朝刘一笼竖起大拇指，第二天来得更早。

可不久，有人说，刘一笼老娘都死三年了。食客们气愤至极，骂刘一笼太不地道，要砸他的包子店。

正当此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被一位青衣女子搀扶过来，说，谁说刘老板的老娘死了，我便是，他那一笼汤包就是留给我吃的。

食客们见了老太纷纷向刘一笼抱拳说，刘老板，对不起，对不起，便一一散去。老太不是刘一笼老娘，而是西街一位孤寡多年的老人。

选自《小小说大世界》

金梁五爷

◇文/李祝林　图/黄胜



清朝咸丰年间，天津芦台西，一个叫北涧沽的村庄，出了一位名人，因兄弟里排行老五，故人称金梁五爷。金梁五爷自幼习武，身手不凡，除硬功夫过人外，气功也有绝活。他行侠仗义，救难济贫，痛恨世上那些狗眼看人低，见人下菜碟的势利小人。他的为人在村里口碑不错。只可惜此人嘴有豁口外貌不佳，几次武举乡试都未被录用。

有一年腊月的一天，五爷想，今天天气不错，上街赶集，采购点儿年货，顺便剃剃头，刮刮脸，准备过年。村子离芦台十多里路，他步行赶路，到了芦台已近晌午了。他进了一家剃头棚（理发店），进屋一看，前边有两人，好在人不多等等吧，之后又来了几位，逐个坐在五爷的后面。前面的两位很快就剃完了，然而师傅没叫五爷，直接叫五爷后面的那位。五爷心想，必是人家就在前边，刚才出去办事了，等着吧，反正一个人的活很快就得。当这位剃完离开时，剃头师傅又过来叫人，还没叫五爷，仍然叫五爷后面的，五爷心想，不会是人家提前预定的吧，要么就是熟人，我再等一等。

就这样一连叫了四位都没挨上五爷。这时五爷有点儿火了，再看这些人，除了长袍就是马褂，礼帽压眉，衬胯拐棍，有托水烟袋的，有捏鼻烟壶的，有戴金丝眼镜的，都是世面之人。唯有五爷个子不高，胡子拉碴，头发蓬乱，身穿小棉袄，脚上穿着牛鼻子式的纳帮鞋，整个一乡巴佬。五爷明白了，心想，兔崽子，狗眼看人低，一个势利小人，等着瞧。

这时天色已暗，日近黄昏，理发师发话了，“唉！你剃不剃呀？要剃就快过来。”五爷嘛话没说，瞪着双眼，紧闭嘴唇，坐在理发椅子上。剃头师傅备了备刀，开始为五爷剃头，刀子刚一接触到头发，只听一声清脆的钢响，理发师傅心里纳闷怎么回事？再看剃头刀成了钢锯齿了。一连换了三把全部一个样，他心里发慌，定睛一看，这位要剃头的乡巴佬，头发根根都像钢丝一样竖了起

来，理发师傅自知理亏，心想，我今天摊上事儿了。咕咚，跪在地上磕头作揖求饶。

掌柜的闻声出来一看，这不是北涧沽的五爷吗。是谁不长眼惹五爷生气？转身训斥徒弟，“你们有眼不识泰山，怎么将五爷气成这样？”理发师傅没办法，只有一五一十地把前因说了一遍。当时把掌柜的气得差一点儿背过气去，高声吼道：“都给我跪下，求五爷开恩。”又转身求情：“五爷，大人不记小人过，别跟孩子们生气。”顺便又吩咐伙计赶紧为五爷准备年货。五爷忙摆手：“不用，今天这事我看这么办，为了教育你们这些势利小人，让你们长长记性，要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惩罚。”“什么惩罚？”“从明天起，到大年三十，每天为前五名进店剃头的贫穷之人免费剃头，不许骗我，你们看行不？”掌柜的和刚才剃头的师傅哪敢怠慢，连忙称：“行，行，行。”

话音未落，五爷不见了。

五爷不仅功夫不凡，还是性情义士，时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年正月初二，五爷携夫人去丈人家拜年，路过一村庄，见几个地痞混混儿正在欺负一位外地上门乞讨的妇女，五爷见状，火气往上涌，上前教训了他们。哪知，这帮地痞又找来众人要与五爷没完。正在纠缠之时，五爷的小舅子闻讯赶来，劝大家说，诸位都回去吧，和他闹是自找没趣，你们见过他有多大力气吗？他一个人能拽住牲口。

众人摇头不信，其中一人从家中牵出一头大骡子。好家伙，这头骡子，一人多高，膘肥体壮，金黄色的毛油光锃亮，一看就知道是上等牲口，单套拉两吨活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众人问怎么比？五爷说：“你们随便。”那就来拔河吧，看看他究竟劲儿有多大，真能拽住牲口？大家都知道，这样一头骡子，别说一个人，就是十个二十个小伙子都难拉住，他们不信五爷的力气，将牲口套钩交给五爷，五爷放下套钩，整理一下衣裤，活动一下手腕，脚腕，然后侧站来个骑马蹲裆步，左手往腰上一叉，说：“来！”随即右手将套钩挂在手上。

大家此时大气都不敢喘，期待着绝活的出现。这时牲口已套好，五爷也准备就绪，牲口主人扬鞭催骡，吆喝前进，五爷顺着骡子前进，身子向前微扑，胳膊略伸，骡子向前走了两步。

众人和牲口主人一看骡子前进了，更来劲儿了，鞭子抽得啪啪响，骡子哈腰向前。这时只见五爷面色紫铜，头发像钢丝，将胳膊慢慢向后一拉，骡子马上跟着倒退了两步，主人加鞭，只见骡子原地刨土，硬是不能向前。五爷又稍稍松了松，骡子向前了两步，紧接着五爷又向后拉，骡子又跟着退了回来。就这样拉锯式的表演了几次，众人叫好，彻底服了。牲口主人摘下套钩，五爷活动一下双脚，只见两只鞋底留在原地，脚脖子上只剩下鞋帮。众人吃惊，眼都看直了，再找几个地痞混混儿，早就无影无踪了。

选自《宁河文化》



功臣媳妇

◇文/宋梅花　图/段明



“湘西有个天门山，天门山下有庸城，庸城有个宋老财，宋老财娶了满脸麻子脾气大的覃家幺儿小姐！”这是麻幺姑出嫁那会儿，庸城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说得都快变成绕口令了。为啥？就因为结婚当天下午，是麻幺姑自己坐轿来的！不是宋老财去接的亲。而且，新婚之夜，麻幺姑便把宋家闹得鸡犬不宁，拿根洗衣棒把宋老财追得满院跑！最后宋老财乖乖跑进新房，麻幺姑这才罢休，洗衣棒“呼”地一下扔好远，让围观的人又急又好笑！这第一次见面，宋老财就足足地领教了麻幺姑的泼辣。

庸城太小了！只有一条靠河的独街。宋老财就在这条独街上做小生意。那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宋老财的父亲为了扩大生意，和财大气粗的覃家挂上了亲家。可宋老财说啥也不愿意，他听说覃家幺姑娘打娘胎生下来就是个麻子脸，这样的姑娘娶进屋，怕是晚上睡觉都会做噩梦呢！成亲那天，宋老财谎称肚子拉稀，隔不了一会儿就钻进厕所里，如此几经折腾，便已过了晌午，眼看良辰要过，那边覃家听说后便晃晃悠悠地把新娘抬了来。新娘满身贵气，头上插着一对孔雀金簪，耳垂金珠，一手戴玉镯，一手戴金镯，指头上还戴着几个金戒指，亮闪了眼。覃家果然是大富人家！可往新娘脸上一瞅，妈呀，满脸坑坑洼洼的麻子，左脸颊下面还有一撮黑毛！怪不得宋老财不是借故拉稀就是满院跑，还没圆房就感到难受了！宋老财被打圆房的事一下传遍了大街小巷……

老婆娶进门，总得要过日子不是？第二年，麻幺姑给宋老财生了个大胖小子。母以子为贵，宋老财喜欢极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这麻脸老婆一来就生了个儿子，宋老财从此对麻幺姑彻底服帖了。麻幺姑也蛮争气的，一口气接二连三给宋老财生了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宋老财那个喜啊！打从麻幺姑进了门，宋家的生意

越做越大，除了河码头的跑船进货生意，还在庸城开起了织布厂和化肥厂。那麻幺姑并不满足，又瞄上了山里的土特产。附近深山产一种泉水鱼，只有拇指那么粗，当地百姓不屑一顾。麻幺姑雇人捕来，大油炸透，配以山葱、野蒜、山椒、香桂、水芹、山菊、黄姜，烹上当地米酒，用野山鸡汤一煨，再滴上香油，香飘十里。都是山货，花不了几个钱，可谓一本万利。一次，省主席还亲自来尝鲜。从此，要到麻幺姑的“香满楼”饭馆，吃那特色鱼都得预先一个礼拜订。

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宋老财成了地地道道的大地主兼资本家，做了庸城的商会会长。可这大会长，啥都不怕就怕麻幺姑。要遇上朋友一起逛窑子打牌什么的，宋老财就像躲瘟神似的急忙跑回了家。别人都背地讥笑他，他却端着盖碗儿茶杯边抿边说：“叫你家老婆也学咱麻幺姑生那么多娃，人精子赚大钱，试试？”说完，哈哈大笑不止。

麻幺姑是宋家的功臣。除了让孩子们安心读书，麻幺姑更是宋老财的经济掌门人。虽然宋老财很服帖，但麻幺姑却死死地管着各种收入和支出，不允许有丝毫差池。用她自己的话说：“丑人，就是多作怪的，男人，就是要用来管的！”“把得严，才能赚得金山银山。”

严加管教自己的男人，让那几个哥兄老弟恨得牙痒痒！可没办法，麻幺姑的性子谁惹得起？日子，就这样过下来了。突然有一天，麻幺姑收到在上海读大学的大儿子悄悄叫人送来的急信，信上说，全中国马上就要解放了！要他们做好心理准备，把家里的工厂和所有的生意，全部上交给国家，也算是对新中国作贡献……宋老财听了，五个月没吃好饭，整天唉声叹气。

这天，天才麻麻亮，麻幺姑就醒了。她睡不着，她耳朵灵，听到街上有人走路，不是一个人，好像是一群人，不！比一群人还多！麻幺姑转过身狠狠用手拧了几下宋老财屁股：“老东西，你赶紧起来！怎么着咱家也是这条街上的大户人家，你得赶紧把大门打开，去接接客人！快去！”说完，连推带搡地把宋老财拥到大门边，“吱呀”一声，眼前的景象令宋老财惊呆了：只见一大队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解放军战士整整齐齐地从他面前走过去。宋老财下意识地轻声吐出“解放军真来了”……很快地，宋老财声音很大地说出：“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解放军啊！”忙递上茶水热毛巾。这时，一位干部模样的解放军走过来，紧紧握住了宋老财的手……

1949年，庸城解放了！宋老财成了第一个出门迎接解放军的商会开明人士。在麻幺姑一再督促下，向政府捐出了全部家产。他被载入庸城县志，这是后话了。有人说，宋老财一辈子顺风顺水，皆因找了个独一无二的功臣媳妇。

选自《金山》



斗法

◇文/江贺　图/杨慧斌



许大茂今年40出头，别看年纪不大，但做贼已有20年了，资历很深，懂很多“道”上的潜规则。在北秀街道，许大茂是绝对的地头蛇，大小同行都要敬他三分。

这年春天，许大茂的弟弟许二茂过来投奔他，二人飞檐走壁，爬窗入室。许大茂从未失手，不仅因为他技术精湛，更因为他一直坚决遵守一项铁律——绝不在一个地方逗留。他忽南忽北，神出鬼没，没有固定套路，一次次躲过了警方的摸排追踪。

经过多次踩点，许大茂这次决定对北关村回迁小区下手。这一天深夜，许大茂、许二茂穿好夜行衣，蒙好面具，准备好绳索、扳手等一应工具悄悄地翻入小区中。

许二茂察看了一圈，四下无人，他便敏捷地顺着空调架爬上了一栋单元楼，可刚爬了一层，回头却不见许大茂的踪影，定睛一看才发现许大茂正在单元门口发呆。许二茂正在疑惑，就听见一声怪异的猫叫，他知道这是大哥许大茂发出的“撤退”暗号。许二茂环顾四周，没发现一个人呀，他纳闷地跳下，跑到大哥面前。只见许大茂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张防盗宣传海报，看了半天，许大茂将海报的折角捋平，然后便带着许二茂匆匆离开了。

许二茂不解，问大哥是不是被海报吓住了。许大茂照着许二茂脑袋就是一巴掌，他解释说：“老子干了20年，还能怕一张纸？你入行尚浅，有所不知。最近，我听江湖传闻，说有人想抢咱们的地盘！今天咱们看到的这折了一角的海报，证实了传闻是真的。这种折角，道上叫‘和气印’，是同行间亮明身份、防止伤了和气的一种标记。既然有同行抢先一步，咱们不能坏了规矩，就暂且先撤回来。”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许二茂恍然大悟，又问道，“可是大哥，北秀街道是咱们的地盘呀？”

“他既然做了‘和气印’，也算多少懂点儿规矩，我这次姑且先让给他。可他胃口不小呀，印贴在单元门口，这是要独吞整栋楼，也太不拿我当回事了。”

“那哥你为啥又把海报捋平了？”许二茂不解地问。

“这叫‘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捋平海报，只留一线折痕，就是为了提醒对方，不要太嚣张，适可而止。”

几天后，许大茂、许二茂又来北关小区踩点，却在单元门口发现了一张折角更大的海报。许大茂这下怒了，趁人不注意，将折角捋平，又在海报上用刀划了一道。

许二茂又掉进云里雾里了，追着大哥问原因，许大茂解释说：“老话说得好呀——同行是冤家！这同行简直欺人太甚，我让他点到为止，他却要得寸进尺。那更大的折角是说他一点儿都不给我留，还要吃更多，让我趁早滚蛋。”

“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啦，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非削死他不可！大哥你划那一刀子，是这意思不？”

“我是告诉他小心两败俱伤！”

谁知一天之后再来，海报的一个角竟然全部被撕掉了！

“老子一定要整死他！”许大茂气得牙痒痒，也不管周围有人没人，破口大骂，幸亏许二茂一个劲儿拦着，不然能惊动整个小区。

“行，你真行，老子不整死你，白混了！”许大茂一边暗骂，一边让许二茂去别的单元门口撕一张完整的海报过来。许二茂照做了，但完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以为大哥气糊涂了。

后来，许大茂撕下旧海报，将新海报贴了上去，气呼呼地走了。

路上，许二茂问：“大哥，你这是干吗，你也要宣传防盗知识呀？”

“宣传个屁？这叫‘下战书’，都是凭本事吃饭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我倒要看看他是个什么货色！你这几天勤着点儿去，看看他敢不敢接？”

“还去？咱们这几天总往北关村回迁小区跑，是不是有点儿危险？”

“今时不同往日，人家都骑到咱们头上来了，要再不修理修理他，咱们以后还怎么在北秀混？道上的兄弟还不笑话死咱们？别废话，你赶紧去！”

隔天，许二茂看到海报上多了两条黑笔画的竖道。他赶紧用手机拍下，回去拿给了许大茂看。

许大茂神情严肃地说：“来者不善，居然接了战书。”

“这不就是两条黑道子吗？”许二茂左看右看，看不出所以然来。

“这叫‘天时地利’，第一个竖道意思是今天就比，第二个竖道意思是比试地点就在这栋楼。看来咱们得亮亮真本事了。”

夜里，许大茂、许二茂带齐各种装备，潜到约定的单元楼下，沿着空调架，如壁虎一般攀缘而上。正当二人准备大展拳脚时，一道刺眼的白光照来，照得他们睁不开眼，只听得：“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原来，公安机关一直在追捕他们，但由于二人总是打一枪换一地，毫无规律可循，一直没能将其抓捕落网。近日，通过有关线索，发现他们二人反复出现在北关村回迁小区5号楼4单元附近，于是警察守株待兔，这二人果然自投罗网。

那海报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栋楼15层有个老头，刚搬来不久。新小区，楼栋整齐划一，单元号牌又不明显，老头总是走错楼。他想出一个办法：给单元门口贴的宣传海报折个角，好做记号，谁知折了两次，都被人给捋平了。他又把海报的一角撕了，可是不知又被谁换上了新海报。

老头那个气呀，跟自己当警察的儿子说了这件事。儿子一听，触动了职业的敏感神经，他认为，给海报动手脚的人，很可能是资深盗贼。再结合近期群众举报的线索，老头的儿子给海报上画了两条黑道子，也就是“接战书”的意思，看看能不能“钓”出贼来。果然，一举抓到了两个大盗！

选自《读者报》

串票诬贪

◇文/金娟娟 图/段明



1932年，国统区贪官遍地，污吏如云。阜城县国民政府县长唐子声，前来上任，此人生得尖嘴猴腮，瞪着一双滚圆的绿豆眼。因祖籍山东梁山县，便自称梁山好汉刘唐之后。有人问起姓氏为啥不同，他说是为了躲避官府的搜捕而改随母姓。唐子声四十有余，胸无点墨，可精通阿谀拍马，搜刮民财。摊军费、抓兵丁，今日增税、明日上捐，可谓层出不穷，找个借口就捞钱，恨不得一口把个小小阜城县吞进肚里。他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而阜城地薄民贫，天灾人祸层出不穷，百姓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一时怨声载道，叫苦连天，背地里都骂他“唐老刮”。

这天，“唐老刮”端坐在一把虎皮椅上，跷着二郎腿，吸着一只水烟袋，细眯着一双绿豆眼吧嗒了几口，悠闲地吐了几个烟圈，斜了斜站在一旁的师爷，轻轻咳嗽了声说：“你也思谋思谋。”

师爷是个五十多岁的干瘦小老头，瞪着一双细长的小眼睛，撩了撩眼皮看了看唐子声，陷入了沉思之中。他想，地皮都快刮净了，事到如今，也唯有预征粮税一条路可走了，一旦遭受歉收，上边减免，就能捞笔大钱。再说财主们不纳粮的“黑地”也不少，只要找个借口验地契，谁也无话可说，一张契纸坐收银两，这是一笔可观的外快。这主意正中“唐老刮”下怀。

地里的谷子还扬着头，棒子未出怀，高粱闭着眼，唐子声就以国民县政府的名义发布了粮银预征令，布置了验地契。此令一下，可苦了百姓，一个个愁眉不展，叫苦连天。那些富户在暗中打起了小算盘，预征是“寅支卯粮“，新谷未收，须动仓廪，只能从佃户上搜刮了。万一“黑地”被查出，

那就得年年纳粮，明抗是不行的，到头来吃大亏。

这年七月的一天，阜城县突然回来了一个人，此人大名孙振武，祖居王过庄，由于家贫，八岁出外打工，靠着业余时间勤奋读书，考进了天津第一师范。这个人可不简单，广交豪杰，出口成章，仗义执言，一身侠骨。人们不知道的是，他早在7年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孙振武一来，就着手准备智斗“唐老刮”。他说服了富户，抓住他们想取消预征粮和验地契的心结，让他们为民请命，带头闹事。这一下，阜城县如同油锅里撒了一把盐，一下沸腾了起来。愤怒的农民在富户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冲进县政府，那阵势，大鬼小鬼见了都怕。

唐子声立马慌了神，眼看到手的银子要泡汤，岂能善罢甘休，他故作镇静，装腔作势，恶狠狠地说：“谁敢抗皇粮国税，无法无天地胡闹，必将严加惩办，明正典刑。”

可百姓们不吃这一套，高举着拳头，大喊“取消预征令、反对验地契”。口号一阵响过一阵。

唐子声见恫吓无效，心里不住地打颤。但他毕竟是官场老手，眼珠一转又装出很为难的样子，两手一摊，假惺惺地说：“唉，我也不愿这么干啊，不过上头的命令鄙人怎么敢去硬顶硬抗，还望大家能谅解鄙人的苦衷。”哪知，百姓纷纷反驳他说，既是上头的指令，拿出凭证来，让我们看看。

唐子声闻听一愣，他知道上头发令必须得有公文，没有是交代不过去的。面对一个个怒目而视的百姓，他不由后退了几步，脸上冒出一层冷汗，顿时结巴起来：“凭证有，有。明天，明天我给你们去查一查，再请示请示上头……”

孙振武知道唐子声在拖延，更知道打虎要掏心，打龙要抽筋。他立刻组织人手连夜紧锣密鼓地行动，通过县政府的关系找出公文，终于在征收地银的“串票”（三联收据）上看到了唐子声所做的手脚。这串票是大头小尾，交户的联单上每亩地丁银三两五钱，可存根上只写了三两二钱，多征的三钱银子显然装入唐子声的腰包。而且验地契的纸也是伪造的，契纸是县里印的，盖的是县印，没有公文，就意味着省里不知道，验地费也全进了他的腰包。有了证据，不愁扳不倒“唐老刮”，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眨眼就传遍了全县的大街小巷。不论男女老少，都恨不得把“唐老刮”生吞活剥；就连一向捧“县太爷”臭脚的绅士们，知道遭到唐子声的暗算，也一个个气愤地捶胸大骂。这下唐子声可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当绅士们领着愤怒的人群冲进县政府时，唐子声如同一条夹起尾巴的丧家狗躲藏了起来。

孙振武又亲自乘火车到天津照相馆，把大头小尾的票据和伪造的契纸拍成了照片。回来后就把唐子声“伪造证件、盗窃国课”的罪状起草好，一纸诉状告到了省政府。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加上几位知名绅士出面，省政府不得不把唐子声罢了官。

唐子声被罢官后，企图携赃款溜之大吉。孙振武早就料到了他这一招，他带领众人将唐子声扣留了下来，让他把吃下去的肥肉通通吐出来。唐子声感到黔驴技穷了，但狡猾的他反诬百姓们“非法扣押国家官员”。“你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国家官员了，谈不上扣押国家官员之说，你必须把吞下去的赃款退还给老百姓，否则你就休想离开这儿。”孙振武话一出口，唐子声顿时哑口无言。

这时的唐子声可成了孤家寡人，吃冰棍拉冰棍——没化（话）了。无奈只好托地方绅士和新上任的县长李国瑜出面，拿出五百银元的赃款，然后在一片叫骂声中灰溜溜地逃离了阜城。



丢失的大洋

◇文/季明　图/段明

十八岁那年，我在河西走廊一个叫石磨盘的地方支教。等来到石磨盘后，我才知道，世界上竟还有如此荒凉落后的地方，满眼都是黄沙、戈壁和盐碱地，村小学除了几间破旧的房屋，几乎一无所有。

晚上，就只有我和老杜，住在这个偏远的学校里。

那些天，我快要疯掉了，一到傍晚，就像只困兽，在学校破败的院子里，烦躁地跑来跳去。

那时候，老杜六十多岁，已经在学校里借住几十年了。

老杜蹲在屋檐下抽烟，他光着脑袋，满头满脸都是伤疤，漠然地看着我瞎折腾。有一天，他忽然冲我扔过来一支烟。

我停下脚，愕然问，干啥？

瞧你那熊样，抽支烟就不烦了。

我才十八岁！我焦躁地喊，不能抽烟！

老杜重重咳了一声，响亮地吐了一口痰，说，十八岁咋的？老子十八岁都当团长了。

见我不信，老杜又说，这不算啥，在那个年代，十八岁当军长、师长的都有。我这才知道，老杜是个老红军。

老杜的生活很单调，除了吃饭睡觉抽烟，就是去戈壁上垦荒。每天清晨，他扛起大锄带着干粮出门，直到傍晚才回来。

老杜在戈壁荒漠上，把一片片土刨起来，又平整好，再播上沙枣树的种子。这活儿，老杜已经干了几十年，他的身后是上千亩沙枣林，那都是他种的。

我非常钦佩地说，老杜你真是个好同志啊！

老杜翻了翻眼睛说，狗屁，老子在寻宝！的确，老杜干活非常仔细，他每挖

几下，都会俯下身，像只大鸵鸟，奋力把脑袋扎进土坑里，似乎在寻找什么。

寻啥宝？我问。

老杜长叹了一口气，说，大洋，一百九十块大洋。

接下来，我知道了老杜的故事。

老杜曾经是西路军的一名团长，突围时队伍被打散了，在石磨盘村，他碰上一个身负重伤的军需科长，军需科长临死前，把一个包裹交给他，说，这里边有两百块大洋，军费。你向东走，过黄河，一定要把它们带回延安。

老杜知道，通向黄河的路口，早就被马家军堵死，自己死不足惜，但军费，绝不能落到马匪手里。于是，老杜写了张借条，拿出十块大洋作为路费，然后，把剩余的军费连同那张借条，裹在一件破羊皮袄里，深埋在一棵沙枣树下，并用刺刀在树上刻了记号。

老杜转向西南，一路乞讨，绕道回到老家，住了几天后，冲母亲磕了几个响头，又毅然往延安的方向奔去。老杜走回延安，是一年之后的事了，按照规定，老杜必须接受审查。其他事情都好说，但关于军费的事，却死活也说不清了。

审查者疑惑地盯着老杜，说，只拿了十块大洋，这谁知道？谁信呢？我们可不可以认定，你把那些军费都挪用了？

一听这话，老杜火冒三丈，掀翻桌子，吼道，给老子一个连，杀回石磨盘，把军费挖出来！

军费，成了老杜的心病，也成了他的历史污点。新中国成立后，在老杜的强烈要求下，他带着组织上的人，来到石磨盘村，以沙枣树为参照物，疯狂地挖了几个月，却一无所获。

组织上的人不耐烦了，撤了回去。但老杜坚决留了下来，他发誓，就是把石磨盘村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那些大洋。

孤身一人的老杜，跟石磨盘村较上了劲，跟戈壁荒漠较上了劲，更确切地说，是跟沙枣树较上了劲。他一边翻地，一边种沙枣树。

这一干，就是三十年。

知道老杜的故事后，只要没事，我就会陪着他一起去垦荒。这活儿异常枯燥，干了没多久，我就泄气了。

我说，算了，不就是一百九十块大洋吗，别找啦！

老杜倏地红了脸，脑门上青筋乱跳，吼道，不行！难道老子的清白，就这么不值钱？紧接着，老杜又说，清白，比命都重要！

两年之后，我离开了石磨盘村。

一晃又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常常会想起老杜，他若活着，应该快百岁了吧，不知是否已经找到了那些大洋。

今年上半年，我到M县出差。参观当地文史馆时，我在一个展柜前停住了脚步，里面，是一件破羊皮袄和一百九十块银圆，还有一张陈旧的借条，上写暂借大洋十块作为路费，落款人是杜大富。

杜大富，就是老杜。我急忙问讲解员这是在哪里找到的？

讲解员说，两年前修公路，在石磨盘村挖到的。

这里也有石磨盘村？

是啊，整个河西走廊，有十多个叫石磨盘的村子哩！

我猛地明白了：老杜，找错了地方！

我待不住了，急三火四地赶到A县石磨盘村。老杜早已去世多年，他种下的那上千亩沙枣树，已被命名为红军林。老杜的墓，就在林子里。在墓前，我默默拿出在文史馆里拍的照片，烧给老杜。我说老爷子，这，是你的清白。眼前的沙枣树林，金黄色的花，开得正旺，满世界清香。

选自《山东文学》

皮鞋匠

◇文/漆剑荣　图/段明



一

1984年，我大学毕业，刚刚20岁。我被分配到铁道部机关工作，8月去报到时，人事部门给我开了一张派遣单，让我到保定一个职工中专去当教师锻炼一年。

学校在保定市五七路上，大门外面有烤红薯的、卖柿子的，还有一个小人书摊。墙根边上有一个老头，他在给人钉鞋跟儿。老头大约60岁，戴着套袖，腿上盖着一块帆布，身边是钉鞋的机器、锤子。

我找大爷给鞋钉了一个胶皮垫，鞋子穿起来感觉稳多了。我高高兴兴地回学校食堂打饭。那天中午食堂做的是饺子。我端着饭盒走出校园，来到小人书摊边坐下。

钉鞋的老头也在吃东西。他腿上的帆布上面又盖了一块花布，花布上面放着摊开的几个小草纸包：一包五香花生米，一包里有几块驴肉焖子，还有一小包白糖。老头一只手捏着一粒葡萄，一只手拿了一个小扁瓶的白酒，用葡萄蘸一下白糖，用嘴嘬一口，咂摸一下嘴，喝一口白酒，葡萄还是那粒葡萄，没什么变化，然后老头吃一粒花生米。这么重复地吃着喝着，那粒葡萄还是在他手里捏着，花生米下去十几粒吧。

“大爷您白糖下酒啊？这是什么吃法呢？”我忍不住问他。

“我自己的吃法。白糖甜啊，酒不是辣嘛。”

“那您喝完酒吃啥饭呢？”

“烙饼。”老头又掏出一个纸包，里面是一块三角形的烙饼。

“大爷，饼这么干，您不吃菜啊？”

“菜不好带，我吃焖子卷饼，好吃。”

“您怎么不回家吃饭啊？”

“回家也是我自个儿，家里没人，我自个儿。回家也是吃烙饼。”

“大爷，您吃几个饺子吧，我们食堂师傅自己包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饭盒里的饺子往老头腿上的纸包里拨了一半。

老头很吃惊地望着我，连忙用手捂着饺子，防止它们掉地上，嘴里连连说：“不要不要，我有吃的。”

“大爷您吃吧，我们食堂里还有，不够吃我再去打点儿，您今天给我钉鞋还少要我两毛钱呢。”

老头用手捏着一个饺子举到嘴边，还是没有吃，仍然看着我。“吃吧大爷，咱俩一起吃。”我们俩开始吃饺子，老头把他纸包里的焖子给我一块：“这家卖的焖子最好

吃，你尝尝。”

我就这样跟补鞋的大爷认识了。下了课只要没有什么活动，我就会到那个小人书摊去翻翻小人书，或者自己带一本书坐在那里读。老头补他的鞋，他的客人也不少。到了中午，他还是一粒葡萄蘸白糖，喝着他的小酒，吃着花生米。我们学校食堂给的饭菜量都很大，我就端到老头那里去，分给他一半。老头后来就带了一个花碗，我把菜倒在他碗里，他便开始热气腾腾地就着菜吃烙饼。

二

秋天过去了，天气开始冷起来。保定的街道上树木很少，风刮起一阵阵的黄土。我坐在马扎上读书，身心完全沉浸在书中。

“闺女，你这么坐久了要感冒的，起来动动。”补鞋大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叫我“闺女”了。我站起来看着他熟练地换一个鞋跟。

“大爷您手艺这么好，怎么学的呀？”

“这算什么，以前我家里有个皮鞋店，卖的皮鞋都是我自己做的。”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哎，不能提，解放前了。那会儿保定府好多人找我做皮鞋呢。”

“那你解放后都干啥？”

“干啥？后来穿皮鞋的少了，我就上班去了，上了些年，就回家不干了，补鞋呗，啥鞋子都补，也给人做鞋。”

“那你怎么没有结婚成家呢？”

“哎，不能提，成过家，散了。”

转眼快到寒假了。我跟补鞋大爷说寒假我要回家看父母去。“大爷，天这么冷了，您别出来干活了。中午没有人给您带吃的，您不能老吃那个凉烙饼啊。”大爷抹了一下眼睛，说：“闺女，你回家吧，没事，我都是这么吃的，没事。你几时回来呀？”“过了春节就回来了。”

第二天上午刚下课，传达室曹师傅就喊我：“漆老师，过来，有你的东西。”我跑到传达室一看，一个大袋子，里面装了五只油纸包着的烧鸡、两大块熟驴肉，还有一袋五香花生米。

“谁给我的呀？”

“门口那个补鞋的老头。”

我连忙跑出去，补鞋大爷还在那里埋头钉鞋跟。“大爷，您买这么多东西给我干吗？花这么多钱，您要钉多少双鞋呀！”

“拿回家给你爹妈吃去。马家老鸡铺烧鸡可好吃了，拿回家你爹妈过年尝尝。”

三

过了春节，学校开学后不久，校长叫我到他办公室。“漆老师啊，我听看门的曹师傅说，你经常跟学校门口那个补鞋的老头来往，还打饭给他吃，曹师傅不放心，让我提醒你一下。保定这些年还是乱，你一个女孩子，又没有亲人在这里，与人交往要小心啊。曹师傅说那个老头以前是四类分子。”我愣了一会儿，跟校长说，那个大爷没有家没有儿女，解放以前做皮鞋，现在补鞋，每天都在学校门口补鞋，我是看他天天吃烙饼，没有菜吃，就分点儿菜给他，没有什么交往。校长听了，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以前也是四类分子，去吧，没事了。”

保定的春天来了。“闺女，你喜欢保定吗？”有天中午，补鞋大爷问我。这个季节葡萄没有了，大爷就用一截儿大葱白蘸白糖嘬，这又是新吃法。

“不喜欢。”那几天我正好遇到伤心的事。

“保定挺好的。买个房子，找个女婿，你就在保定安家过日子。当老师教书多好的活儿啊。”

“再过几个月，这学期结束，我就回北京啦，不回来了。”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告诉补鞋大爷，我要回北京去。大爷钉鞋跟儿的

锤子举在空中半天没有落下去，他的吃惊和难过一下子涨红在脸上。

“你不回来啦？”

“不回来了，我只在保定工作一年，7月份我就回北京了。”

“还以为你就在这个学校一直教书……”

“不是的，大爷，我的户口在北京，我回去就不当老师了。”

“呜——”的一声，大爷扔下手里的鞋子和锤子就哭了。我被他吓了一跳：“您怎么了？怎么了？”

“你不回来了！”他哭得像孩子一样。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出校门，怕遇到补鞋大爷。有几次我还是惦记他，打饭过去给他吃，他都是拿碗盛了慢慢低头吃，没有什么话。

四

6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我在宿舍里，一个学生跑过来说：“漆老师，你快去看看吧，传达室那里在吵架呢，有个老头要进来找你，曹师傅不让他进来。”我跑到大门口一看，正是补鞋大爷。

“曹师傅，您让他进来吧，他是找我的。”

曹师傅还在那里嚷嚷：“怎么能让不三不四的人随便进来呢？”这时候，校长过来说：“曹师傅，让他进来吧，他是找漆老师的。”

大爷推着他的车子进到学校，我让他把车子放在楼下，跟我到宿舍。

“闺女啊，我今天找你是跟你说说，你看啊，你要走了，就不回来了，呜——”大爷在我宿舍里哭开了。

大爷开始在怀里摸索，然后掏出几个存折。“闺女，这是我存的钱，8万多块钱，你拿去，你拿去！”他使劲往我手里塞，我惊得目瞪口呆。

“8……万！”我的天哪，我一个月挣46块钱，到了8月我的工资就涨到56块钱了，我还在想，以后每个月多出来的10块钱该怎么花。

“大爷，你怎么有这么多钱？钱是哪里来的？”我使劲把存折往补鞋大爷手上推。

“闺女，别怕，钱是我挣的，我做皮鞋、补鞋子，做了四十几年啊，我没有花过钱，都存着了，是我自己的钱呢。”大爷把存折又使劲塞在我手上。

“大爷，你要干什么！”我把存折使劲摔在地上。

“闺女啊，我跟你说，我想了好久了，你要是不嫌弃我，就认我当个干爹吧，我认你当个闺女。你把这钱带回北京去，买个院子，找个女婿，成个家，你给我养个老，说个话，吃口热饭……”大爷蹲下捡存折，眼巴巴看着我。

我的天！我又惊呆了。我的未来过什么生活想都没有想呢。

“大爷，不行啊，我还不想过日子呢。”

“哪有不过日子的？我年轻那会儿就是不好好过日子才打单一辈子。要过日子啊，闺女。”

“我还有父母呢，我还要养他们。”

“你拿着这些钱回去买院子，把你爹妈都接来，一起过。我能干活，有手艺，到了北京补鞋也能挣钱，你爹妈啥也不用干，咱们养着他们。”

我的天哪！

大爷又开始在怀里摸索，然后掏出两个金晃晃的东西。“闺女，戴上，戴上，”他开始拉我的胳膊，“我给你打的金镯子，戴上。”我睁了睁眼，看出那是一对金手镯。我使劲把胳膊甩开：“别拉我，我不要！把你的存折、你的金镯子拿走！我不要！”

大爷举着两只金手镯呆呆地看着我。

“大爷，我不能认你，我回北京以后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也许我还要离开北京去大

西北、去海南岛、去国外，我不知道。”说着我就哭开了。

补鞋大爷慢慢把存折捡起来，把金手镯也放回怀里，在地上坐了一会儿，突然，他靠近我，脱了我的鞋，拿起我的脚。我吓得叫起来：“你要干吗？要干吗？”大爷从兜里掏出一根皮尺，拿着尺子量我的脚。“你干吗？”我发抖着问。大爷把我两只脚都量了，然后站起来说：“闺女，咱俩没有父女命，认不认都是命。闺女你别哭了，我回去了。”

补鞋大爷走了，皮尺一头攥在他手里，一头拖在地上。

过了两个星期，学期结束，还有一天学校就放假了。托运了行李，我独自上了保定火车站的站台。

“闺女！闺女啊！”突然传来熟悉的喊声。我回头看去，补鞋大爷在站台上奔跑。

“闺女！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补鞋大爷一把拉着我的胳膊。我怔怔地看着他，不知道他又要干什么。

“给你！”他塞给我一个布包袱。这又是什么？

“闺女，我给你做了一双皮鞋，你带回去穿吧。大爷没什么送给你了，鞋你收下吧。记着点儿大爷啊，有空回保定看看大爷啊。”

我抱着那双皮鞋哭成了泪人儿。

那是一双黑色牛皮方口扣带儿、鞋底上了明线的皮鞋，鞋跟儿是粗厚的牛筋底。鞋里面也是薄薄软软的皮子，我穿进去不大不小非常合脚。穿着这双鞋，我从保定回到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

保定，我一直没有回去，每次火车路过保定，停在保定站台，我都会忍不住向外张望。

选自《北京文学》

巧除奸臣

◇文/曾昭安

明嘉靖时，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和他父亲一样是个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后来失去嘉靖皇帝的宠信而被免职，并被投入狱中。

御史邹应龙和林润等人历数其罪状，把严氏父子陷害杨继盛、沈炼二位忠臣的事情大肆渲染。他们把奏折给首辅徐阶看，徐阶看过后一笑：“若依照你们所上诉状，必定会让严世蕃活得更自在。杨继盛、沈炼被杀，是出自当今皇上的旨意。如果皇上看了，必定认为我们是借严氏父子这件案子影射他圣裁不公。到时候，严公子不仅无罪，日后说不定又能重新得以大用。”徐阶从袖中掏出自己早已写好的诉状，说：“按此抄一遍上奏即可。”

沧海拾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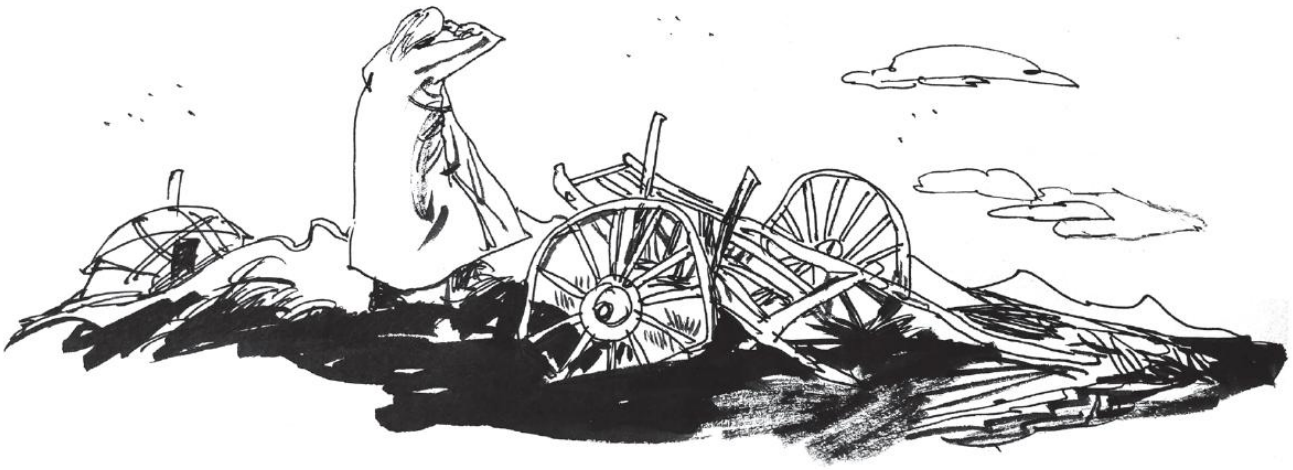
在狱中的严世蕃早已打探到先前奏折的内容。他对亲信扬言：“你们不必担忧，过不了几天我就会出去的。”过了几天御批的奏折下来，所列罪状中无一字提及他陷害忠良，而是指控他与倭寇头子暗中串通，勾结日本岛寇，同时引诱北边蒙古人侵入，意在倾覆大明王朝。听说奏折内容有此变化，严世蕃大惊失色，连呼：“完了，完了。”

当时正是倭寇祸害东南最为严重的时期，福建沿海地区生灵涂炭，剿灭倭寇是皇帝的心头大事。与倭寇暗中勾结，是皇帝绝不容忍的。嘉靖四十四年，严世蕃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被处斩。曾经权倾朝野的严嵩也被免职，不久，在困顿孤独中死去。

选自《大河文摘报》

我的阿妈在康定

◇文/卢树盈　图/段明



我要去找阿妈

在毛垭大草原上一所低矮的石头房子里，住着头发银白的老阿姆，她每天都摇动转铃，为洛桑祈福。洛桑是一个十岁的小男孩，有着卷曲的头发，是一个喜欢捣乱的“小牦牛”。

洛桑的阿妈叫白玛，是草原上的医生，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有人生病，她就要骑着黑马出诊。一个月前，家里突然来了个健壮的汉子，他在阿妈耳边说了几句，阿妈就跟着他匆匆走了，再也没回家。

洛桑想念阿妈，就给老阿姆捣乱，在她挤羊奶的时候，用皮鞭抽着老母羊的屁股。温顺的老母羊跳了起来，把羊奶打翻在地。老阿姆给了洛桑一巴掌，洛桑不哭，只是求着老阿姆：“我要去找阿妈。”

“白玛在康定，暂时不能回家。”

“我要去找阿妈，我要去康定。”

老阿姆用衣角擦着眼角流出的泪水：“我也想白玛，可她现在是大医生，要为很多人治病……”

门外是辽阔的草原，洛桑跳上小黑马，在草原上驰骋，直到累得筋疲力尽，才跳下马，躺在草地上发呆。阳光下，花儿开得千娇百艳。洛桑的眼睛却盯着一株奇异的植物仔细地看，他记得，阿妈说过，这叫雪上一枝蒿，有剧毒，人吃人死，马吃马亡。

如果把雪上一枝蒿给家里的牦牛吃，那牦牛就会生病，阿妈是医生，肯定要赶回家来。

洛桑骑着小黑马回到家，老阿姆没在家，肯定是去喇嘛寺拜佛了。桌上放着热气腾腾的酥油茶、糌粑。洛桑拿出一个铁罐，接着把雪上一枝蒿捣碎，连同酥油茶和糌粑倒了进去，搅拌均匀。然后端着铁罐，找到牦牛，放在它的嘴边。牦牛上当了，扑哧扑哧地把铁罐里的食物吃得干干净净。

洛桑兴奋不已，紧张地

盯着牦牛。不一会儿，这头牦牛就软绵绵地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草原上死一般地寂静，洛桑害怕起来。

他拿起一块小石头，砸了牦牛一下，石头反弹回来，牦牛还是没有动静。洛桑大着胆子，抱住牦牛，心里就感觉一阵冰凉。要是老阿姆知道自己把牦牛毒死了，肯定会打自己。带着恐惧，洛桑骑着小黑马在草原上疯跑。

孤独无助

天慢慢黑了，恐惧笼罩着洛桑。老阿姆说过，草原上有狼，晚上出门，会被狼吃了。

洛桑害怕了，他想念老阿姆，他宁愿被老阿姆揍一顿，也不要在这草原上过夜。洛桑骑着小黑马，往家的方向跑去。可草原太辽阔，他和小黑马迷路了。小黑马渐渐不堪重负，发出粗重的喘气声。不管洛桑多么生气地扬起手中的皮鞭，小黑马还是迈不动腿。

洛桑跳下马，肚子饿得咕咕叫。月色中，一只鼠兔冒出头来。鼠兔体型小，外貌像兔子，身材像老鼠。阿爸曾经说过，鼠兔是大坏蛋，吃掉了很多牧草，把草原搞得千疮百孔。因此，阿爸每年都要带洛桑去捉鼠兔，不让它们破坏自己家的牧场。

捉鼠兔一般在夜晚，看到洞口，就静静地趴在草原上，屏住呼吸。等到鼠兔小心翼翼地爬出洞口，就一把抓住它。

为了填饱肚子，洛桑趴在一个洞口前，屏住呼吸，一动不动。洞里有鼠兔爬动的声音，可它就是不出来。洛桑不耐烦了，又往另一个洞口爬去。洛桑不知道爬过了多少个洞口，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还是没有抓到鼠兔。洛桑累坏了，趴在草地上，不知不觉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洛桑感觉脸上毛茸茸的，就如小羊在蹭他的脸。他伸手猛地抓住小羊："别惹我，不然我剥了你的皮！"

吱吱吱的叫声，让洛桑从睡梦中醒来，他手里抓住的竟然是一只鼠兔。洛桑兴奋起来，拿出打火机，找来干草，捡来牛粪，燃起一堆火。

洛桑不知道怎么给鼠兔剥皮，就干脆用一块石头把鼠兔砸死后，丢进大火中。鼠兔的毛迅速燃烧，肉身发出滋滋的响声来，一股奇异的香味在草原上飘荡。洛桑饿坏了，撕下烧得漆黑的鼠兔肉，就往嘴里塞。

一只鼠兔很快吃完，洛桑感觉没那么饿了。远处却突然传来一声狼嚎，接着就是群狼嚎叫。被黑夜笼罩的草原上，出现了一对对发着绿光的眼睛。洛桑恐惧不已，抓起一根小木棍，惊恐地看着四周。

狼嚎声越来越近，小黑马受到惊吓，放开四蹄，拼命奔跑。草原上，只剩下洛桑了。他吹着口哨，试图让小黑马回来。可小黑马曾经被狼咬过，怎么也不回头。

这时远处传来一声枪响，群狼呜咽几声，仓皇离去。一匹骏马奔驰而来，马上坐着一个有着络腮胡子的汉子，手里拿着火把。洛桑急喊："救命！救命！"

"你是洛桑吧？"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叫扎旺，白玛医生救过我的命。你怎么到处乱跑？！老阿姆都快急疯了，草原上的汉子们都在找你，害怕你被狼吃了……"

"扎旺大叔，这儿离康定有多远？"

"三百多公里，骑马三天，坐车大半天。你去康定干什么？"

"我要去康定找阿妈。"

"瞎胡闹，我马上送你回家。"

扎旺把洛桑抓上马，在草原上奔驰。洛桑心里就打起了小算盘，坐车只要大半天，就能到康定见阿妈了。洛桑摇着扎旺粗壮的胳膊："大叔，我肚子痛。"

"你这头捣乱的小牦牛，我马上带你去医院。"

天亮以后，扎旺才驮着洛桑到了理塘医院。洛桑捂

住肚子，嘴里呻吟着。扎旺让洛桑坐在走廊的凳子上，就着急地去找医生。洛桑趁机跑了出去，看到外面停着一辆越野车，后备厢是开着的，里面放着被子和衣服。洛桑钻了进去，用被子和衣服盖住身体。

不一会儿，一个满脸忧郁的女人，抱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上了车。一个脸上有刀疤的汉子关了后备厢，跳上驾驶室。越野车慢慢启动，外面传来扎旺的叫声："洛桑，洛桑，你这头疯牦牛跑哪儿去了……"

我要去康定

越野车一路颠簸，小女孩脸色苍白，紧闭双眼。女人握住小女孩的手，低声哭泣。刀疤脸不耐烦了："卓玛，你别哭了，搞得我心烦意乱，怎么开车？"

"多吉，我担心梅朵，她怎么一直昏睡不醒？"

多吉哽咽道："梅朵一定没事的，只要到了康定，医生一定会治好梅朵的病。"

洛桑在后备厢里高兴不已，他们竟然要去康定，那自己很快就能见到阿妈了。可能是昨晚在草原上受凉了，洛桑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

越野车猛地停了下来。卓玛惊叫："车里怎么有人？"多吉跳下车，拉开后备厢，洛桑露出脏兮兮的脸来。多吉揪住洛桑的胳膊就往外拉："你是什么地方来的野小子？怎么钻到我车里了？"

洛桑死死地抱着车后座："我阿妈是医生，就在康定医院。只要你们把我带到康定，阿妈就能治好梅朵的病……"

多吉半信半疑，卓玛高兴不已："你叫什么名字？快坐到前边来。"

"我叫洛桑，住在毛垭大草原。我要去康定找阿妈，就偷偷地坐上了你们的车。"

多吉凶巴巴地盯着洛桑："你这小鬼肯定在骗人，如果你阿妈是医生，她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出门？"

洛桑看着多吉的脸，感觉他脸上的刀疤在跳动，十分恐怖，就胆怯地低下头，从怀里摸出一个崭新的手机："我没有骗人，这是阿妈去康定以后，给我买的新手机，她每天晚上都给我发短信。可我们住得太偏远，手机没有信号，只有到了学校，才能看到阿妈的短信……"

卓玛接过洛桑递过来的手机，看着最新的一条短信：洛桑，阿妈爱你！可阿妈在康定医院十分忙碌，没有时间回来看你。你要听老阿姆的话，好好学习。

"洛桑，你给阿妈打一个电话，让她给梅朵安排一个病床，可以吗？"

洛桑欢快地点头："行。阿妈是毛垭大草原上最好的医生，一定能治好梅朵的病。"

洛桑按动着那个他拨了无数次的电话号码，里面还是和以前一样，传来一个女声："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卓玛紧皱眉头："你阿妈怎么不接电话？"

"阿妈要给人看病，每天都很忙，我马上给阿妈发短信，只要她看到，就会给梅朵安排好病床的。"

卓玛放心了，让洛桑坐在她的身边。洛桑兴奋起来："阿妈每天都要出诊，为很多牧民看病。他们说阿妈是救命的菩萨，把他们从地狱拉了回来。"

卓玛的眉头舒展开来，洛桑继续说："阿妈很久没回家了，可每天都有牧民来我家里，帮老阿姆干活，还送来很多东西。可我不想要那些好吃的东西，我只想阿妈回家……"

假装重病

越野车开得飞快，终于到了康定医院。几个医生焦急地站在门口，看到越野车停下，立刻用担架把梅朵抬进急救室。洛桑双手合十，为梅朵祈福。

短信声音响起，是阿妈发来的短信：洛桑，我去成都医院深造。我已经安排好医生，一定能治好梅朵的病。你在医院等着央金老师，她带你回家。老阿姆急

病了，你千万不要乱跑。

洛桑有点儿失落，一个慈爱的医生走来："我是顿珠医生，你是白玛医生的儿子洛桑吗？"

洛桑点头："阿妈什么时候回来？"

"白玛医生太忙了，暂时不能回来。"

洛桑有点儿生气："她就知道忙，把她最心爱的小牦牛都忘了。"

顿珠医生有点儿哽咽："白玛医生最牵挂的就是你，她最舍不得的也是你……"

洛桑不说话，揪着自己的手臂，那上面的一道道伤痕，都是他对阿妈的不满。顿珠医生带着洛桑去了她的宿舍，洛桑不停地打喷嚏，还流鼻涕。顿珠医生给洛桑做了很多好吃的，可是他没有一点儿胃口，感觉脑袋昏沉沉的，倒在床上就睡了。

睡梦中，洛桑在树林里燃起一堆大火，把刚捡来的松茸放在火上烧烤。一股鲜香惹得洛桑流口水，他迫不及待地拿起一颗松茸放进嘴里。

突然，刮来一阵大风，火势在树林里蔓延。洛桑被大火包围，烟雾呛得他直咳嗽。洛桑不停地奔跑，可大火已经点燃他的衣服，他不停地挣扎、号叫，仿佛要窒息一般。

有一双温暖的手握住洛桑的手，洛桑抬头，阿妈不说话，不停地流泪，浇灭了他身上的火焰，洛桑笑了。阿妈放开洛桑的手，越飘越远。洛桑大叫："阿妈，你别走！"

洛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正在输液。

顿珠医生一脸疲惫："洛桑，你吓死我了。你一直咳嗽，还发着高烧，说着胡话。"

洛桑盯着雪白的病房，到处寻找："阿妈呢？"

"我已经给白玛医生打电话了，可她要给病人做手术，没时间回来看你。"

洛桑愤怒地扯掉手上的针头："她肯定是不要我了……"

洛桑使起性子来，就如一头发了疯的牦牛。顿珠医生想给他继续输液，可他就是不配合，还又跳又叫，搞得顿珠医生满头大汗。

就在这时候，短信铃声响起。洛桑赶快去拿手机，是阿妈发来的短信：洛桑，对不起！我要给一个病人做手术，不能回来看你。你是小男子汉了，一定要听顿珠医生的话。央金老师已经在赶来的路上，可遇到塌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

洛桑赶快给阿妈打电话，明明通了，就是没有人接。洛桑再拨的时候，阿妈已经关机。洛桑躺在床上，抱着头，大声喊叫："我头痛，要爆炸了！"

顿珠医生紧张起来，摸着洛桑的额头："已经退烧了，怎么还痛？"

洛桑捂住胸口："我难受，想吐。"

"洛桑，你吃过什么东西？"

"鼠兔。"

"天啊！那会染上鼠疫的。"

顿珠医生赶快给洛桑戴上口罩，穿上隔离服，推着洛桑做了很多项检查。

检查报告很快就出来了。顿珠医生疑惑地问："洛桑，你是不是在装病？"

洛桑捂着脑袋在地上打滚："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顿珠医生喃喃自语："真是奇怪，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你怎么还头痛？看来你的病情很特殊，只有送你去成都做检查了。"

洛桑暗暗高兴，其实他的脑袋根本不痛，是在装病。

梅朵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医院让她马上去成都治疗。顿珠医生和多吉商量，带上洛桑一起去成都。多吉点头答应，有了顿珠医生在车上，他的心里踏实多了。

去成都治病

越野车开得飞快，现在离成都越来越近，很快能见到阿妈了。

短信铃声响起，又是阿妈发来的短信：洛桑，你别怕，顿珠医生会保护你。道

路已经抢修通了，央金老师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洛桑兴奋极了，马上回复：阿妈，我马上来成都，就要看到你了。短信铃声再也没有响起，洛桑打电话过去，阿妈又关机了。

越野车刚到二郎山，梅朵就昏迷不醒，还好有顿珠医生给她输液。卓玛又担心起来，流下了眼泪。洛桑也累了，倒在后排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洛桑听到卓玛打电话："配型成功了？只要换上他的肾，梅朵就能好起来？"

多吉兴奋起来："梅朵有救了！"

梅朵睁开双眼，卓玛激动起来："大哥哥捐肾给你，已经配型成功，你马上就要变成一个健康的孩子，可以和大哥哥一起玩耍了。"梅朵笑了，笑得很灿烂。

洛桑听到大哥哥，就紧张起来。梅朵就是喊自己大哥哥，难道他们要割自己的肾吗？如果割掉肾，就会死去，那就见不到阿妈了。洛桑越想越害怕，悄悄地打开手机，想给阿妈发短信，却看到了一条未读短信：洛桑，我今天晚上有急事去北京，你安心治病，要听顿珠医生的话。

糟糕！阿妈没在成都，那自己多么危险。洛桑看着多吉脸上那道深深的刀疤，心里充满恐惧。洛桑想要逃跑，一直盯着车外。

越野车在长长的隧道里开了很久，好不容易开出洞口，洛桑就捂住肚子叫了起来："我肚子痛，要拉屎。"

越野车停了下来，多吉骂骂咧咧地说："就你小子事多，快点儿去，别耽误了梅朵的病情。"

洛桑跳下车，翻过防护栏，顺着水沟往前爬行。等离越野车远一点儿的时候，洛桑就站了起来，如猴子一样，迅速地翻过防护网，往密林里钻去。可才走了不远，发现前面就是悬崖，没有路了。

洛桑正忧心不已时，他看到草丛里有一条大脑袋的小蛇。洛桑听阿妈说过，这样的小蛇有毒。只要自己被毒蛇咬了，那就无法把肾割给梅朵了。洛桑想到这里，顾不得恐惧，就朝小蛇踩去。小蛇仰起大脑袋，咬了洛桑一口。洛桑忍住剧痛，走了几步，就感觉头晕目眩，跌倒在地。

多吉在车上等了很久，还不见洛桑回来，心里急了，推开车门下去，大声喊着："洛桑，你要把肠子都拉出来吗？"

多吉翻过防护网，走了一会儿，就看到晕倒在地的洛桑，赶快把他抱了起来。顿珠医生看到洛桑脚上的牙印，惊叫起来："他被毒蛇咬了。"

顿珠医生马上扯下鞋带，拴在洛桑的小腿上，就用双手去挤压里面的毒液。经过顿珠医生的简单处理，他们到了附近的医院，给洛桑注射了血清，继续往成都疾驰。

阿妈不要我了吗

洛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病房里，有小孩在哭。洛桑抬头看看四周，找不到一个认识的人。洛桑企图站起来，可脚上一阵刺痛。顿珠医生端着一碗稀饭进来，洛桑警惕地看着她。

顿珠医生把稀饭递给洛桑，自言自语地说："梅朵真可怜，一路上受了不少折磨，现在还躺在重症监护室里。"

"顿珠阿姨，梅朵会不会死？"

"如果不换肾，就会死。"

洛桑托着下巴发呆，他想起了梅朵清澈的眼睛，灿烂的笑容。

"洛桑，你在想什么？"

"顿珠阿姨，人如果被割掉一个肾，会不会死去？"

"当然不会了，因为还有一个肾在工作，还会活很久很久。"

洛桑沉默了。

"我不要梅朵死，我要割一个肾给她。"

顿珠抱住洛桑：“你真是一个好孩子，你那天是不是偷听到我们的谈话，然后偷偷地逃跑了？”

洛桑黑红的脸蛋上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来：“我以为割掉肾会死掉，就见不到阿妈了，那我割一个肾给梅朵，要她好好活着……”

顿珠医生的眼泪直往下落：“你这孩子，和白玛医生一样善良。”她抚摸着洛桑卷曲的头发：“梅朵有一个亲哥哥，他们已经配型成功，只有等梅朵病情稳定，才能给她做手术。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你，你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

就在这时候，央金老师急匆匆地赶来，一看到洛桑脚上包扎的伤口就哭了：“你这头小牦牛，怎么独自跑了？要是你出了意外，老阿姆怎么活？”

“老师，我只想找阿妈，她是不是不要我了？”

“阿妈肯定要你啊，但她要工作，要救很多生病的人……”

央金老师和洛桑说了很多话，洛桑还是不理解阿妈，独自生闷气。央金老师无奈地摇头，然后握住顿珠医生的手：“谢谢你照顾洛桑。”

“不用谢！我能为白玛医生做点儿事，心里特别欣慰。”

洛桑坐着无聊，就开始给阿妈发短信。央金老师站了起来：“我去给洛桑打饭。”

央金老师出去不久，洛桑就接到阿妈发来的短信：“央金老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很乖，你一定要听央金老师的话，乖乖地回到老阿姆身边……”

洛桑激动地拨出那个熟悉的电话号码，可电话通了，就是没有人接，洛桑失落地挂了电话。

央金老师端着饭进来：“洛桑，吃饭。明天还要做各种检查，你要养好身体。”

“老师，我不要做检查了。我是装病……”

“你这头小牦牛，就是太野了，经常干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

“是不是我太野了，阿妈就不要我了？”

“洛桑，你是小男子汉了，你不要整天想着阿妈，你还有老师、同学、老阿姆、全草原的人……”

这样的话，央金老师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就如催眠曲，洛桑沉沉睡去。

草原的女儿

半夜，洛桑从睡梦中醒来。央金老师不知道去哪儿了。洛桑有点儿害怕，拿出手机，给阿妈发了一条短信。有一个正在充电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洛桑好奇地拿起手机，这竟然是阿妈的手机，上面有洛桑的照片。

洛桑激动地打开手机，上面都是自己发给阿妈的短信，还有阿妈发给自己的短信。洛桑笑了，阿妈回来了。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洛桑赶快闭上眼睛，假装睡觉。央金老师走了进来，她拔下充电的手机，塞进包里。

洛桑突然睁开眼睛，抓住央金老师的手：“你怎么拿着阿妈的手机？”

“洛桑，你答应老师，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都要坚强，好吗？”洛桑点头。

“我们本来想瞒你一辈子，那你的心就不会受到伤害。可是你太思念阿妈了，以至于偷跑出来。我一直很纠结，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你真相。”

央金老师停顿下来，把洛桑搂进怀里，抚摸着他的卷发：“那天，矿山发生爆炸，很多人被炸伤。白玛医生是离矿山最近的医生，可打不通她的电话。一个汉子急匆匆地跑到你家，把她接到现场，进行救援。很多伤员失血过多，急需血浆，可矿山离县城很远，送血来不及了。白玛医生为了救人，一次次地抽出自己的血，献给伤员。结果，她把伤员抢救过来，自己却因为失血过多晕倒。等到县城的医生赶来，白玛医生却永远地躺在矿山上，再也没有醒来……”

洛桑呆住了，他甚至忘记了哭，只是一个劲儿地揪着胳膊，直到那一道道伤痕冒出血珠……

选自《乡土·野马渡》



詹一刀

◇文/徐均生　图/段明

“詹一刀酒量惊人。”这话是朋友说的。朋友很多年前认识詹一刀，一起喝过酒。朋友还说：“他喜欢喝白酒，喜欢慢慢地喝，还喜欢谈天说地。”这个我信，凡是喝酒的人都喜欢说话，都喜欢把自己知道的天下奇闻告诉对方。

詹一刀是我的主刀医生，那晚我因胆结石突然疼痛致胆囊穿孔，推进手术室就把胆囊切除了。詹一刀给我切除胆囊时，我们还互不知道对方是老乡，而且是相距很近的老乡。知道后，出院时我就对詹一刀说：“待我身体恢复了，请你喝酒。”詹一刀很爽快地答应了，还说：“跟老乡喝酒，说说家乡话也是很幸福的事。”

然而，由于这样那样的一些琐事，一直没有时间跟詹一刀喝酒。就在切除胆囊一周年之际，忽然想到这个约定，于是约他周末喝酒，他当即答应了。我特意询问了认识詹一刀的一位朋友，朋友就对我说了开头这番话。

朋友问我：“你准备怎么喝？”我如实说：“一来感谢他把我已经穿孔的胆囊切除了，二来是老乡嘛，说说话。当然，这酒一定要让他喝足，最好是让他醉。”老乡之间喝酒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第一次见面都要拿出十二分的诚意，用尽全部酒量。当然，每个人的酒量有大小，不能强迫对方一定要喝多少，但是，必须喝到十分的酒。

朋友说：“你的酒量没法跟他喝的，起码要三个对付他一个，否则，你非喝醉不可。”我说：“醉了也就醉了，难得的嘛。”是的，难得，嘴巴里这么说，心里却在想：“这酒怎么喝？我对付不了他，那再叫几位老乡吧。这酒总应该让他喝个痛快，让他醉，否则就没味道了。”

请詹一刀喝酒的事跟妻子一说，妻子很赞成：“你是应该好好感谢他，那天如果不是他及时果断地给你切除胆囊，后果不堪设想。”我说：“是的是的。”妻子说：“这样好了，我也去吧，万一他不肯喝酒，我敬他，他应该会多喝几杯吧。”我说：“那当然，目的是让他喝足喝高兴，喝醉更好。”

酒就这样开席了，约了三五个老乡作

陪，结果老乡里也有认识他的。这样就不用多客气，这酒肯定会喝得很顺畅。然而，我只能说“然而”了，詹一刀竟然不肯喝酒。除了开席时老乡一起碰杯喝了一小口外，后来怎么也不肯喝。

这下子我纳闷了，只好向他发问：“你今天身体不好吗？”詹一刀回答：“身体很好。”“那你为什么不喝酒？”詹一刀笑笑，没回答。我振振有词地说：“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救过我的命，我绝对不可以这样对你说话的，问题在于我们是老乡，既然你也认可了我这个老乡，总不能不给我面子吧。你，喝吧，老乡同志。”见詹一刀又笑笑，我爽快地说：“这样好了，我喝光，你随意。”说着，我把杯里的白酒一口喝光，可詹一刀还是不举杯，还是不喝。

詹一刀这副样子，我能高兴吗？不高兴，绝对不高兴。不过，我还是捺着性子问：“晚上值班吗？”詹一刀回答：“不值班。”我又问：“明天值班吗？”詹一刀回答：“这两天都休息。”我的声音提高了：“既然不值班，你看在老乡的面上，是不是应该喝一点儿呢？”詹一刀还是笑笑，什么话都没有。

妻子举着酒杯出场了：“詹医师，我的身体不太好，你也是知道的，他住院时我跟你说过的，你还联系专家让我去看的是吧？我是不好喝酒的，但今天这酒我是一定要喝的，来，我敬你，你随意，我喝光。”妻子很痛快地把酒喝完了，詹一刀的嘴巴象征性地碰了一下酒杯，等于没喝。

这下子我生气了，真的生气了，我说：“詹老乡，我真的是好心好意请你来喝酒的，你竟然只喝了一小口就不喝了。这也就算了，现在我老婆敬你，你竟然还是不喝，你，你，你这是算什么呀？是不是看不起我啊？！各位老乡你们评评理，他怎么能这样呢？”

詹一刀还是不喝，站起来端了一杯豆浆，说：“以后有机会请你喝酒，现在我把豆浆喝完。”说着，把一杯豆浆一口喝下去了。

我拉下了脸，也不瞧他一眼。这时候，有位老乡说话了：“你就理解他吧，他不是不想喝，他是不敢喝啊。”我鼻孔里哼了一声：“谁信？”老乡说：“你可能不知道吧，他两个手机一年四季不离身，全是开着的，从来不关机。你知道为什么吗？”我问：“为什么？”老乡说：“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有可能突然要上手术台，你说他现在能喝酒吗？”

忽然，只能用“忽然”两字来形容，忽然我的心被震撼了，真的，那一刻，我的心特别平静，也特别想喝酒。

我喝醉了，是老乡送我回家的。回家后，妻子深有感触地对我说了一句话：“如果詹一刀没有这样的职业操守，那晚你的命就危险了。”

选自《喜剧世界》

沧海拾贝

林肯与军官

南北战争时期，林肯和军官们在家里开会。

一个军官喜欢吸雪茄烟，弄得浓烟笼罩全屋。林肯的妻子玛丽偶然进来，忍受不了里面的气味，于是生气地说：“这臭味真难闻啊，我不能在这里多留一分钟了！”说完，她夺门而出。

吸烟的那位军官非常愧疚，正要向总统道歉，林肯却捻着胡须，微笑着说：“我真希望自己也会吸雪茄烟。”

选自《故事会》

朱雀抗倭朱雀浜

◇文/李谦　图/段明



倭寇来犯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五月，倭寇再次打进了嘉善县城，进城之后就开始大肆烧杀劫掠，城内狼烟滚滚，哭声震天，房屋被烧得不剩几间。连同知县等在内的官吏和城内百姓纷纷逃跑。

城外也没能幸免，尤其是一个叫万合浜的大村庄，因为村里田连阡陌，河汊纵横，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村民大多生活富裕，家境殷实，一直是倭寇最爱劫掠的地方。这次也不例外。然而早在倭寇杀进来之前，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座空村。倭寇闯进东首一户大院落后，正在一间大卧室里翻找财物，突然发现床下在微微抖动。一个倭寇扯开床帷，见一个粉妆玉琢的红衣女孩躲在床下，贼人们如获至宝，立即把女孩揪出来。女孩挣脱开贼人的抓扯，掸掸身上的灰尘，竟然没有惧怕之色。

贼首大为奇怪，一般的成年人见到这阵仗也早吓尿了，这女孩不哭不闹，如此镇定，真让人称奇。趁着心情大好，贼首笑嘻嘻地问女孩：“你是谁家的孩子，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女孩脆快地回答：“当然知道，你们是倭寇！我是崔家的女儿崔雀，我父亲崔征，经常告诫家人，倭寇狼子野心，蛇蝎心肠，让族中子弟们习武强身，长大后把倭寇赶出中华国土。”

她小小女孩颜容整肃，一番话堂皇大气，义正词严，贼首不由大惊，故意沉下脸，凶神恶煞地喊道：“你这娃娃说对了！倭寇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来人，把这小丫头剥去衣服鞋袜，给我下汤锅熬汤喝！”

手下倭寇连声暴喝，女

孩不但没有惧色，反而拍掌笑起来。贼首情不自禁地问她死到临头为何还笑得出来。女孩冷笑一声说："你们风餐露宿，图的本就是发财。现在把我绑了，正好拿去威胁我父拿巨款来赎，所谓的奇货可居。所以你们不但不会动我一根汗毛，还会尽力保护我的安危，因为万一我有不测，你们可就拿不到钱了！"

看这小小女孩说得有条有理，贼首不由得如获至宝，不怒反笑，当即说道："好个有胆有识的娃娃！我可不舍得吃你的人，也不图要你家的钱，就收了你给我当女儿吧！"说罢让手下把女孩绑在他的马背上，连同群倭一起离开了万合浜。

一行人正在狂奔，突然一阵狂风刮来，天昏地暗，众人停下脚步避风，待风过去，众人掸掸身上的尘沙，这才发现，马背上的女孩不见了！

神秘女子

贼人走后，万合浜的村民回到家里，看着被劫掠一空的家园，悲愤交加，崔征的心情格外凄惨。他在逃难的路上才发觉小女儿没有带出来。原来当时几个孩子正在捉迷藏，小女儿崔雀躲在床下，没人找到她，时间久了她居然睡着了。等到发现倭寇来袭，众人惊慌之下逃走时，匆忙之中没找到崔雀，也只得尽快离开。崔征素来疼爱这个最小的女儿，只当她定然遭遇不幸，不由得心如刀绞，不料回到家里，却见崔雀在院子里玩耍，居然毫发无损！崔征惊喜若狂，上前搂住女儿问长问短，崔雀憨憨微笑，只说是被一个红衣女子救了脱险，又送回家的，其他的也问不出什么。

崔家这个女儿有点儿来历。在她出生之前，全村人都看见从南方飞来一只遍体朱红的大鸟，一头扎进崔家，不见了。随即崔家响起了哭泣声，一为众人得知崔家老夫人与世长辞的哭丧声，二为少夫人产下小女儿的呱呱坠地声。村里的沈秀才摇头晃脑地说："遍体朱红的鸟是一只神鸟，名朱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上古四神兽，镇守天宫，辟邪恶，调阴阳。其中朱雀又被称为朱鸟。朱雀能接引死者的亡灵上达于天，它是专来接崔老夫人上天成神的，而崔家适时产女，必然不同凡响。"

这女孩果然与众不同，性格果敢，胆大野性，哪有一点儿大家闺秀的气质。可偏偏崔征喜爱得和心头宝似的，只说女儿是神鸟投胎而来，半点儿也不舍得拘束她，给她起名就叫崔雀。

再说回如今，经历了这一场浩劫，万合浜家家沉寂。晚饭时候，崔家人已经把院子拾掇得差不多了，正准备用餐。突然，院门无声开启，一个红衣女子出现在门口。只见她身穿大红色衣裙，腰悬长剑，红色的穗子在晚风中猎猎飘舞，衬托得那张明媚照人的脸英气勃勃。

崔家人上前问这女子来路，女子指着崔雀说道："好个女娃，可惜好像宝珠被蒙上了一层灰尘。我把她带了去，把她擦拭光亮了，就送还你家！"这番话没头没脑，崔征可气坏了。倭寇刚走，家里的损失让人心痛，好容易女儿安然无恙，谁耐烦听这陌生女人的胡言乱语，于是站起来沉着脸说道："看小姐也是大户人家的气派，怎么能满嘴胡言呢？我家里有事，没心情接待生客，还请速速离去，不要再来搅扰！"几个丫头仆妇就上来推这红衣女子，可她的脚下就像生了根一般，任谁也推她不动。

红衣女子笑笑说道："徒儿，为师给你半夜时间和家人话别。今晚三更天，我来带你离开。切记切记！"说罢，转身昂然离去。崔征大惊失色，急忙迈步跟出去，想抓这女子，可走出大门两边瞭望，只见长街寂寂，哪还有红衣女子的影子！

这顿晚饭是吃不好了，

看那红衣女子的气度能耐，只怕今晚真的会有麻烦。崔征吩咐女儿晚上和他们夫妻俩住在一起，务必严防死守，绝不能发生意外！

崔征和妻子秉烛达旦，目不转睛盯着在床上酣睡的女儿。耳听得三更天的更声响起，夫妻俩只觉得红光一闪，眼前一花，一只红颜色的朱鸟展翅飞进房屋，屋子里立刻华光璀璨，女儿竟然在睡梦中自动爬起来，爬上朱鸟后背，攀住朱鸟脖颈，朱鸟破窗而出。夫妻俩大呼小叫追了出去，但那朱鸟飞向南方，转眼不见了。

崔征赶紧报官，说有妖人派妖鸟强抢幼女。官府本就为倭寇的事烦恼，哪有心思为一起幼女失踪案出动捕快，所以不过是敷衍塞责。崔征自己到处寻找女儿，却再也没有一点儿消息。

巾帼显威

花开花落，转眼八年过去。这些年倭寇之乱日甚一日，嘉善一带的百姓永无宁日。这一天正是中秋节，崔征一家人团团围坐在大桂花树下赏月，只听院门一声响，众人一抬头，一个红衣女子俏生生站在门口，恍惚是多年前那个掳走女儿的妖女。崔征一下子跑过去，嘴里喊着："妖女，还我女儿来！"可那女子盈盈拜倒，叫了一声："爹爹！"崔征定睛一瞧，眼前分明是长大成人的女儿崔雀！见女儿出落得眉目如画，妩媚娇艳，崔征百感交集。这时其他人也围了上来，纷纷问崔雀这些年都去哪儿了，怎么才回到家乡。崔雀侧耳听听外面的动静，悄声说："女儿得到密报，倭寇今晚要作乱，戚将军带领的明兵就在石塘湾等待迎敌。有胆识者，随我来！"

崔雀身上的疑团太多，众人也无暇细问，只是被她身上一种无以言表的气势所慑，于是在场的青壮年一呼百应，纷纷涌到了崔雀面前。崔雀从贴身包裹里取出一些药粉，倒在百瓮老酒里，然后从乡民里挑选有胆、有智的男子，穿戴上像模像样的衣冠，驾着一艘轻舟，朝石塘湾所在方向驶过去。乡民们问崔雀这是要干什么，崔雀笑着回答："我们去犒劳大明军啊！"

轻舟疾驰而去，一个多时辰后，迎面遇到了倭寇的船只，距离越来越近，倭寇的脸都能看清楚了。崔雀惊恐地叫着："倭寇来了，快跑啊！"弃舟登岸逃走，其他乡民纷纷效仿。倭寇跳上小船，发现了那百瓮老酒，喜不自禁，开怀畅饮，很快就躺倒在船上，一个个不治身亡。这时，上岸后去找明军请援的崔雀早已经带回来几百官兵，把剩下的倭寇残兵喊里喀嚓一通砍杀，杀得倭寇哭爹喊娘，被迫向北逃往平望。

崔雀初战告捷，一鼓作气，配合戚将军多次打赢倭寇，在当地成了赫赫有名的女英雄。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几千人袭击浙江台州、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率部队在百姓的配合支持下，先后九战九捷，歼灭大量倭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浙东的倭寇被全部扫除。

战事结束，地方官把崔雀的事迹奏报给朝廷，朝廷给她颁发了"巾帼英雄"的牌匾。待人找到崔家时，这女子却不见了。

多年后，崔征去世，在下葬之后，一只朱红色的大鸟飞到墓前，在墓前左飞三圈，右飞三圈，低低鸣叫几声之后，振翅向南方飞去。当地人都说，那就是崔雀姑娘，她本就是神鸟投胎，朱鸟不仅能引领魂灵到新的栖息所，还负责震慑邪恶，所以她帮助家乡人民打退强敌，现在功德圆满，自然就回到了天宫，这是来引领父亲的亡灵去天上的。

那以后，人们就把万合浜改名叫朱雀浜，一直沿用至今。

选自《山海经》



烈日与洪水

◇文/申赋渔　图/杨慧斌

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

烈日当空，怪兽横行，赤地千里。人类又一次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此时，掌管天下的是帝喾的儿子放勋，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尧”。尧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帝王，穿的是粗麻衣裳，吃的是野菜糙米，住的是没有修剪过的茅草屋，屋里柱子和木椽上的树皮都没有去掉。

尧采取了种种办法，祷告、哀求，或许还有威胁。天帝们终于坐不住了，十个太阳闹得太不像话，并且好像也不打算做回到原先安分的样子，需要派个人去警告他们一下。

十个太阳是帝俊和羲和的孩子，住在汤谷。汤谷上面有一棵几千丈高的扶桑树。羲和有时在甘池，有时也在咸池给他们洗澡，洗得干干净净了，就带他们中的一个到扶桑树的树顶。树顶上停着一辆车子，拉车的是六条龙。羲和让太阳坐好，一声吆喝，驾着车子腾空而起。大地上立即就透出万缕的光芒。车子要在天上走一天，到悲泉停下来，六条龙也要休息了。接下来黄昏时的这点儿路，就由太阳自己走。太阳从悲泉走向虞渊，最后进入蒙谷，身影完全消失。每天一个太阳，轮流飞越天空，照耀大地。忽然有一天，羲和一不留神，十个太阳全跑出来了，这一出来，就再也不肯回去。

天帝请了羿过来，羿是天上箭射得最好的，让他到人间去把那些吃人的怪兽杀一杀。至于天上乱跑着的十个太阳呢，天帝没有明说。

羿带了妻子嫦娥一同来到人间。

尧请他把这些作恶的太阳射下来。

羿可怜人间的百姓，他从背后的袋子里抽出一支白色的箭，搭在血一样通红的弓上。太阳的光刺得人的眼睛生疼。好在圆圆的太阳是个大靶子，并不用过多地瞄准，重要的是这一箭的力道。他的左臂比右臂长，有着天生的神力。羿拉开弓，像在怀里抱着一轮圆月，猛然一撒手，箭飞起来，不见了。白色的箭融入了太阳的光。

突然之间，“砰”的一声巨响。一颗太阳在天空中爆炸开来，羽毛漫天飞舞。不一会儿，一只鸟儿从天而坠。人们跑过去一看，是一只黑乎乎的长着三只脚的鸟。

“再射！”“再射！”“再射！”人们

呐喊着。天上的太阳也慌乱起来，惊慌地四处奔逃。大地上更热了。

羿拔出箭，连续射了出去。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一只只三足黑鸟跌落下来。

“停！”“停！”尧大喊着跑过来，一把拔出羿箭袋里剩下的箭。

羿停住手，这时天上剩下最后一颗太阳。

又有风了，凉凉的。

“走吧，走吧，我们去把剩下的几头怪兽杀掉。”羿也兴高采烈起来。唯一不高兴的是嫦娥，她知道羿闯了大祸。

说好来接他们的神无影无踪。羿垂头丧气，嫦娥不是哭哭啼啼就是吵吵闹闹。羿受不了嫦娥的埋怨，想到西王母住在人间的昆仑山，去找她，或许会有办法。

西王母给了羿两粒“不死之药”。一粒给他，一粒给他的妻子嫦娥。有了这两粒药，和妻子就可以长生了。虽然仍然不能回天上成神，但也比终究要死的凡人好多了。羿欢天喜地回到家，把药丸拿给嫦娥看。

天黑下来，嫦娥睡不着，思来想去，实在厌恶这世间的生活。嫦娥倒一碗水，把两粒“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

药才吃下去，嫦娥就觉得身子轻起来，慢慢离开了地面。轻轻一飘，就从屋里飞到了外面。头顶上，一轮明月正朗朗地照着。她就朝着这轮明月飞了过去。

羿失去了不死药。偷去不死药的是自己的妻子，妻子抛弃了他，这样的痛要比回不了天庭更重要。羿不再快乐。

如果说还有一点点的快乐，就是教几个学生射箭。

其中最有天赋的学生名叫逢蒙。有一天，逢蒙陪着羿去打猎。他用一根桃木棒猛然打在羿的后脑上。逢蒙为了自己成为天下箭法第一的人，杀死了羿。

羿死之后，一场大洪水又席卷而至。

大水四处漫溢，连尧的国都都被淹了。尧没有办法，只好带着民众往高处搬迁。刚落下脚，洪水跟着就来了，只好再搬。一搬再搬，最后来到平阳。

尧让鲧去治水。

鲧一去就是九年，眼看洪水即将治理成功，鲧突然死了。

鲧是被祝融杀死的。为了治水，鲧从天帝那里偷了一块息壤。这是一种神奇的土，放到哪里，它自己会长。拿出一点点，就会自己长成大土丘。这当然是治水最好的工具了。可惜就在鲧将要治好洪水的时候，天帝发现息壤丢了，并且很快就知道，是鲧偷了去治水，于是就派火神祝融来杀他，把息壤带回天庭。

鲧被杀死在羽山脚下。鲧被杀死后，过了三年，尸体也不腐烂。舜担心满腹怨气的鲧有什么异变，就派人用最锋利的吴刀把他的尸体划开。谁知道一刀划下去，鲧的肚子里藏着一个孩子。鲧的尸体变成一只“黄能”，跳进了旁边的羽渊。

从父亲肚里出生的那个孩子，就是后来的禹。鲧变成的“能”，据说是一种三只脚的大鳖。当地百姓建了一座鲧庙，祭祀他的时候，海里常常有蛟龙和黑色的鱼跃水而出。人人都觉得惊异。

尧已经太老了，也太累了。先是十日当空，大地热得像火烧一般，现在又是洪水漫天，灾难不断。他一直找不到可以接他位子的人。

他的儿子丹朱是不行的，性格傲慢，又喜欢四处游玩。尧也曾着力培养过他，专门为他发明了围棋，并花心血教他。丹朱很感兴趣，学得也好，不久就成了天下第一的围棋高手。可是性格还是没改过来，甚至变本加厉。洪水来的时候，他看到人们乘船往来，觉得好玩。洪水退了，他还常常坐在船上，让人们在浅水里推着船玩。白天玩不够，晚上继续喧闹，呼朋引伴，在家里淫乐。

“我如果把天下让给丹朱，是丹朱一个人得好处，却害了天下的人。这不行。”尧说。

尧做了七十年的天子，有人推荐了舜。但尧一直不放心，又观察了舜二十年，才退下来，把位子让给舜。

选自《小小说选刊》

厨子灭王朝

◇文/尤色

夏朝末年，暴君无道，民不聊生。“我必须宰了这个暴君！”苍白的月光下，一个满脸怒气的男人狠狠地打磨着一把黑黑的杀猪刀。

他叫伊尹，以后会成为商朝的宰相，但现在他不过是夏朝附属有莘国的一个厨子。想推翻夏王朝，就要有强大的靠山。伊尹的脑海闪过一个名字：汤，商国的汤。怎样才能加入汤的社团呢？伊尹灵机一动，做了有莘氏陪嫁的臣仆，一起“嫁”进了商汤集团。

嫁进来只是第一步，还要和汤说上话。而想和汤说上话，就要先上位。可如何上位呢？伊尹穷尽毕生所学，为汤做了一碗天鹅羹。

这碗羹强烈地震撼到了汤的肠胃，于是传唤这个厨子。之后就有了伊尹“负鼎说汤”的典故——伊尹背着炒锅、砧板来到汤面前，弯腰提臀，准备自我介绍，汤白了他一眼，问：“直接告诉我，你还会做哪些美味？”伊尹清了清嗓子，报起了菜名，“猩猩的嘴唇，獾獾的脚掌，洞庭的鳟鱼，东海的鲕鱼，寿木的花果，阳华池的芸菜，云梦泽的水芹。”汤不禁食指大动，流着哈喇子问伊尹能不能找到这些食材做给他吃。

这正是伊尹想要的回答。看着上钩的汤，伊尹鄙夷地说：“你的国家就这么大点儿地方，找不到这些高端食材。你只有做了天子，才能要什么有什么。”伊尹见汤面露纠结，接着说：“做天子是不能勉强的，须先懂仁义之道，然后才能成为天子。”

汤听后陷入了沉思：夏桀不仅让我陪吃陪喝，每年还命我塞钱塞粮，如果我取而代之……而接下来，就是最精彩的篇章，伊尹凭借一个厨子的天赋，把烹饪之道融入兵法，一举做成一道灭夏的大菜。

做一道菜，首先得了解这份食材。伊尹使出苦肉计，让汤用箭射伤他，之后假装逃去夏朝，当了三年间谍。其间他不仅收集了夏朝的情报，还成功策反了夏桀的宠妃妹喜，完成了一次“谍中谍”。

其次，整炖鸡、烤全羊这样的难度太高，做菜还是要先切碎的好，这样才容易下锅。回到商国后，伊尹知道目前还动不了夏朝的主体，于是协助汤先后灭了夏朝的属国葛、韦、顾以及昆吾。

现在，夏朝最精华的部分已经被扔进沸腾的锅里。但什么时候出锅，还得掌握好火候。于是伊尹让汤停止向夏进贡。结果，夏桀勃然大怒，起九夷之师，强硬地挺进商国。这时，伊尹让汤发朋友圈道歉，并恢复进贡。

第二年，伊尹又让汤停止进贡。夏桀大怒，举九夷之师。结果，九夷之师不举。伊尹意识到，此时不得人心的夏桀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号召力。于是他长舒一口气，说：“火候已到，是时候一锅端了。”

商和夏就这样展开了大决战。最终，汤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后人把这段历史称为“商汤灭夏”。

与其说是“商汤灭夏”，不如说是伊尹用汤灭夏，因为从头到尾都是他在背后操刀掌勺，恐怕连汤都是伊尹手里的食材。讲究“五味调和”的伊尹，也许是先用“尧舜之道”把商调教成了“仁”，再用他来中和并覆盖夏身上的“躁”呢。可以说，伊尹是史上最强的厨子：大地为砧板，众国皆是鱼肉。

选自《传奇故事·百家讲坛》

一盘棋引发七国叛乱

◇文/张建中 图/段明



西汉初年，吴王太子刘贤到长安拜访叔叔汉文帝，受到皇室的热情接待。拜见程序结束后，官廷管事安排皇太子刘启与刘贤下棋玩乐。

骄横的刘贤在吴国是“老子天下第一”，他忘了自己是在陪皇太子下棋，还像在吴国一样出言不逊，嘴里不干不净，有时还嘲笑刘启。从来没有人敢这样不尊重皇太子，刘启为此窝了一肚子的火。然而，下棋照样在进行。突然，刘贤发现自己走错了一步，伸手就要悔棋。“不行，不能悔棋！”刘启抓住刘贤的手。刘贤根本不听劝告，强行把棋子放回原位，这下惹怒了皇太子。刘启先是瞪了刘贤一下，发现他丝毫没有道歉的意思，就抓起棋盘朝对方脑袋砸去。这下正中要害，刘贤血流不止，一命归西，吴王刘濞的儿子就这样被皇太子给砸死了。

汉文帝知道后，也没有多想，更没有告知吴王，而是听从大臣晁错等人的建议，匆忙地把吴王太子的尸体送回到吴国。如果吴王太子在京城举行下葬仪式，可能会引发京城民众的议论，不利于皇太子的名声，而送回吴国去安葬能够减轻对皇室的负面影响。

吴国王室的人见到运回来的太子尸体，先是十分痛心，继而是气愤。刘濞更是伤心至极。他们又把太子尸体送回长安，并转告文帝：“都是家人，孩子在哪里死就应该葬在哪里，没必要再送回吴国。”汉文帝觉得也没什么不妥，就做了让步，同意吴王太子安葬在长安。事情看似解决，但是双方自此生了芥蒂。

汉文帝的妥协让步，并没有解除刘濞的怨恨，他因此称病二十多年不到长安朝拜。汉文帝知其原因所在，也就装聋作哑，宽容了吴王的不敬。

汉景帝刘启继位后，就没有文帝那样大的气量了。为彰显皇帝威仪，他决定处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一定要搞清楚刘濞为什么不来长安朝拜，是否真有病，并要经过太医查证。另外，朝中大臣还整日添油加醋，进言加大对吴国土地的剥夺，还声称要削藩，最终导致吴王带领七国诸侯反叛朝廷。

这次叛乱折腾了三个多月，战火燃烧了半个中国，闹得血流千里，生灵涂炭，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祸患常积于忽微，谁也不会想到，一盘棋会引发那么大的动乱。很多祸患都是由小事引发，倘若在开始时就足够重视，妥善处理，祸患也许可以避免。

选自《思维与智慧》

权阉想当国舅爷

◇文/覃仕勇 图/段明



李莲英是清朝权势最大的太监之一，始终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但他认为这还不够，他想，如果能认为“皇亲国舅”岂不更好？因为他有这个条件：他有个妹妹，名叫李莲芜，年方二八，美貌超群，并且聪明又有些才艺。他便打起了如意算盘，既想为妹妹找个终生享受不尽的好归宿，又为自己寻条好前途、好退路，那就是让妹妹入宫，想办法成为皇帝的媳妇！

李莲英的这个妹妹李莲芜，在她没进宫前，也时时想着哥哥在宫中那样得势，为什么自己就不能进宫去呢？竟主动向李莲英提起进宫的事，李莲英自然答应了她的要求，并准备把她引到光绪皇帝的宫中。但这首先得经过慈禧太后，因为慈禧太后才是宫中的统领。

于是，李莲英有一天见慈禧太后高兴时，就向慈禧太后说道：“启禀老佛爷，奴才家里有个胞妹，人品尚可，还未婚配，想叩觐太后天颜，侍奉老佛爷，若蒙天恩俯准，奴才全家老小，均感洪恩浩大。”

慈禧太后对李莲英，向来是“有求必应”的，于是当下传旨，准许李莲英的妹妹进宫。

就这样，李莲芜进了宫，慈禧太后见她既漂亮妩媚，又善解人意，四处讨好八面玲珑，颇讨自己的欢心，就把她留在了身边，并称她为大姑娘。这是有清以来，对女性汉人前所未有的“殊遇”，因此李大姑娘的称呼就这样被叫开了，致使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她的名字。

李莲英本来让妹妹进宫，是自己想成为“皇亲国舅”，现如今妹妹既然进了宫，慈禧太后对她又另眼相看，于是他就暗示其妹，于光绪帝至慈禧寝宫请安或在别处相遇时，要动之以情，以邀垂颜。其妹心领神会，果真每遇光绪帝，便满脸媚笑，频递秋波，故意搭讪挑逗。不料光绪帝对她竟一直不理不睬。李莲英见势不妙，只得叩请慈禧玉成。

慈禧倒也中意，便和李莲英想好计策后，命太监传命紫禁城，召见光绪皇帝。光绪皇帝一听说是要把李莲英的妹

妹选为自己的妃子，顿时明白了慈禧太后这无非是想在他身边再安插个耳目而已，于是冷冷地对慈禧太后道：“请亲爸爸明鉴，李大姑娘是汉族女子，我朝祖制满不点元，汉不选妃，亲爸爸不会不知。而且阉人之妹，更属不成体统，封李大姑娘为妃，这事万万使不得！”一句话说得慈禧哑口无言，这事只好作罢。

李莲英企图嫁妹之举，因光绪帝严拒而未能得逞，他面上虽一如往常，心下实则恼羞成怒。

事后，李莲英就想：李大姑娘之所以不能打动光绪的心，是光绪依然爱恋着珍妃。于是，兄妹二人多次在慈禧面前搬弄是非陷害珍妃，而慈禧太后也发现光绪皇帝与珍妃，已不仅仅是感情上的情投意合，而且在志向、思想、主张等许多方面，越来越接近，有了不少共鸣。因此，开始极力打压珍妃，珍妃不知受了多少苦和罪，到了最后，干脆将她推入井中害死。

而李大姑娘依然独自生活在宫中，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初，内务府的一个官员想得到李大姑娘，这时的李大姑娘已是三十好几的人了，慈禧太后就以太后指婚的名义把她嫁给了这个内务府官员。

选自《特别文摘》

南口战役

◇文/王歧丰 李木易　图/段明

1937年8月，日军重兵扑向昌平北部重镇南口，欲从此地打通平绥线铁路，进而占领山西，控制整个华北。国民党中央军与日寇精锐部队的第一场正面大战就此爆发。南口及长城一线集结了6万余中国部队，与7万余日军鏖战整整18天。

翻山越岭

1937年，26岁的訾安春是国民党第13军89师通讯营的一名通讯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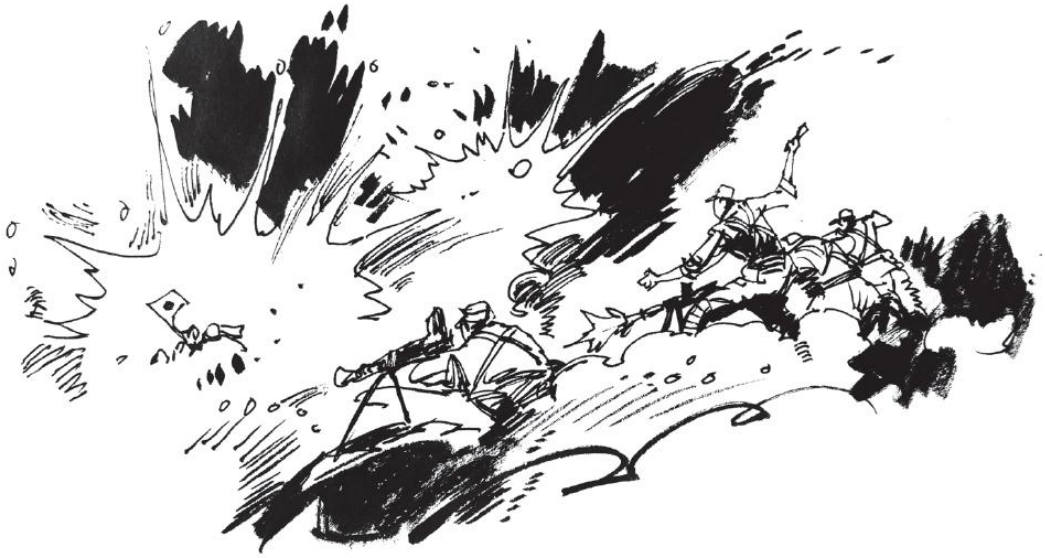
“卢沟桥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日军要沿平绥线铁路吃下山西。南口是居庸关之南的关口，平绥线的南大门。訾安春所在部队接到的命令是死守南口。訾安春是通讯兵，他们的任务是在战斗打响前架设好各阵地上的通讯线路，并在战斗中保证通讯畅通。这是一个高危兵种，在战场上，敌人要想让你变得失聪失明，会想尽办法切断通讯。

从南口至绥远的长城沿线，有六道关口，訾安春参与了五道关口的线路架设。翻山越岭架线，虽然德国人的皮鞋又厚又结实，但也磨坏了好几双。1937年7月底，訾安春所在部队到达南口地区。这时，13军的第89师、第4师已经进入阵地，还有第72师一部，南口地区集结了6万多中国部队。而日军第5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团的7万多精锐部队正气势汹汹地猛扑过来。

訾安春回忆当年惊险的一幕：有一次他正在山头上架线，突然听到了“咿里哇啦”的说话声，原来敌人都到眼皮底下了，他赶紧躲了起来，还好日军没有发现他。訾安春说，当时他还没有配枪，但早年练就了一身功夫，如果真躲不开了，也敢徒手拼掉几个鬼子。

给养断绝

残酷的战斗在1937年8月8日打响。从昌平来的日军开始在得胜口发动小规模



进攻。10日晨，日军1000多骑兵和步兵在大炮和飞机的掩护下开始第一次冲锋。一天后，2000多步兵和六七百骑兵在20多门大炮的掩护下发动第二轮冲锋。8月12日，日军30多辆坦克出现在南口。

当时敌人沿山沟进攻，中国守军就在山沟两侧伏击。当敌人炮火猛烈时，大家就躲出阵地，待炮火过后再返回。虽然缺少重武器支援，但守军靠着地形优势顽强地与日军周旋。

在敌人坦克开过来时，战士们不顾一切地攀上去，把手榴弹往窗口里丢，把手枪伸进去打，以血肉和钢铁搏斗，最终两个排的战士几乎全部战死，但日军的6辆坦克也开不动了。

那些天，持续不断的大雨快把山浇透了。下雨时战士们就把军毯举在头上，一会儿军毯里浸满了水，拧干了再举起来。战壕里的水没到了大腿根儿，天气又闷热，很多士兵的裆部全溃烂了。

最困难的情况是给养断绝了。卫立煌的增援部队被大雨阻断在路上，南口守军只得孤军奋战。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由于雨水大，山上村民种的玉米长势甚好，还有不少沙果树。士兵们就啃玉米充饥，吃沙果解渴。可沙果毕竟有限，实在渴急了，就只能喝战壕里的雨水。

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中国守军凭着顽强的毅力，像钉子一般把日军钉死在阵地前沿。

尸体掩埋

日军被激怒了，连续不断的重炮声盖过了中国军队的机枪声。轰炸机轮番把炸弹倾泻在守军阵地上。当时山上的石头都被炸成了土，阵地上到处散落着中国士兵的断臂残肢，但没有人后退。

罗芳珪是529团团长。529团是抗战初期的四大名团之一。从8月13日至15日，日军源源不断地集结，展开轮番进攻。在击退敌人一次坦克进攻后，529团只剩下100余人。这100余位勇士没有一人退却，最终全部战死。重伤的团长罗芳珪被抬下阵地。几个月后，罗芳珪在台儿庄会战中殉国。

訾安春说，在那样惨烈的战斗中，他们通讯班的班长被大炮震得失去了意识，他就在后面推着班长去巡查线路。

很多士兵之间并不熟识，在那一刻都成了出生入死的兄弟。当兄弟在自己身边倒下时，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炸出的炮弹坑里掩埋他们的尸体。有时连他们的姓名和祖籍都不知道。

选自《北京晨报》

乾隆留对联

◇文/杨勇

这日，乾隆爷原打算从泗浦古道去浦口，不知怎的糊里糊涂踏上了古招信至濠州的驿道。沿女山湖南岸，一路感叹大自然赋予这片神奇土地瑰丽风光，路经桑大郢觉得有些口渴，便到村里讨水喝。刚进村就见路旁一桑姓人家门前人声鼎沸，门庭若市。乾隆爷是个爱凑热闹的人，就朝人堆处走去。

原来这桑家建房正上梁，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纷纷赶来庆贺，前来庆贺之人大都携带礼物。门前桑家主人身着马褂长衫，笑容可掬迎接前来贺喜的亲友。桑家主人见乾隆爷面生，互相礼罢，乾隆爷主动向主人说明来意，桑家主人生来爱交天下朋友，便客气地请至家中用茶。乾隆爷也客气地说："主家不必客气，我喝碗白水便走。"桑家主人道："哪里话，进了桑家门，就是桑家客，我这儿备有好茶，客官请品尝。"说着招呼家人为客人沏茶。

客堂里还有两位先生，是桑家特意请来写上梁对联的，一副对联，两个先生，他们互相谦让，谁也没好意思动笔。推让了一会儿，一位姓汪的先生说是内急先方便一下，那位李先生见汪先生出门，也不好意思留下，找了个借口便离开了。

桑家主人跟着出去送两位先生，客堂里就剩下了乾隆爷一人。乾隆爷见文房四宝放在桌上，手有点儿痒痒。心想：这乡村的先生就是酸劲儿大，这有什么可谦让的。乾隆爷喝了大半壶茶，见还没有人来，起身欲走，转念一想，这家主人大方、热情、好客，有文房四宝在此，何不留下一副对联以谢主家的半壶茶，于是提起笔饱墨挥毫写下一联：上梁正逢黄道日，竖柱巧遇紫微星。

接着为中梁写下："乾元亨利贞"五个大字，写完后乾隆爷用茶壶压在联上角。乾隆爷怕露了身份，便起身出门。门口桑家主人招呼着前来祝贺的亲友，见过路之人茶饱要走，赶忙跑过来说："因事多，在下没有陪客官，失礼了，请客不如遇客，既遇上了也是有缘，不如留下吃了饭再走。"

乾隆爷拱拱手道："先生客气了，我还赶路，谢了！后会有期。"

桑家主人确实事多，认为一个过路人走就走吧，于是也拱拱手道："客官慢走，后会有期。"

桑家主人和乾隆爷哪里还有什么"后会有期"啊！皇帝爷哪有那么好见的啊！

汪先生方便后又回到客堂，一看对联已写好，那字雄浑泼辣，刚健清新，那意思更是精妙无比。心想这李先生的水平怎么提高得这么快。正在这时李先生回来了，一看汪先生手中的对联，从字到意，越看越惊讶，不由自主地说："汪先生这般水平刚才还谦让，我要真的写了，还不羞煞我也！"汪先生听李先生这么一说，再细看对联，方才猛然大悟，慌忙出门要追那过路人，过路人早已走远。二位先生把此事告之桑家主人，桑家主人一拍脑门后悔道："我真无用，真是有眼无珠，见他那貌相决非凡人。"

乾隆爷走了，但在桑家留下了墨宝。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民间故事选刊》送文学到岗底



①

《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社长睢振威受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方竹学，文艺宣传中心主任郭文岭委托，向岗底村捐赠《当代人》《民间故事选刊》《小小说月刊》《与英雄同行》等书刊。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代表村党总支、村委会接受捐赠。

捐赠仪式后，期刊部员工参观了时代楷模李保国事迹展览馆、岗底村太行植物科技馆，并到李保国教授生前手把手教给农民种植技术的苹果园实地采风。来到岗底，重走李保国播撒下智慧和心血的山山水水，更深刻地理解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对勤劳致富、科技致富的岗底充满敬意。大家一致表示，要坚定不移深入开展“到人民中去”——送文学下基层活动，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编辑出版更多优秀作品，奉献社会，奉献读者。

① 社长睢振威向岗底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赠刊
② “送文学到岗底”捐赠现场
③ 参观岗底村太行植物科技馆
④ 参观时代楷模李保国事迹展览馆

摄影 / 康少膑

为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落实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文联《关于开展“到人民中去”——河北省文艺工作者进基层、种文化主题活动的通知》精神，近日，省文联文艺宣传中心期刊部《当代人》《民间故事选刊》《小小说月刊》“送文学到岗底”活动在邢台市内丘县侯家庄乡岗底村举行。



②



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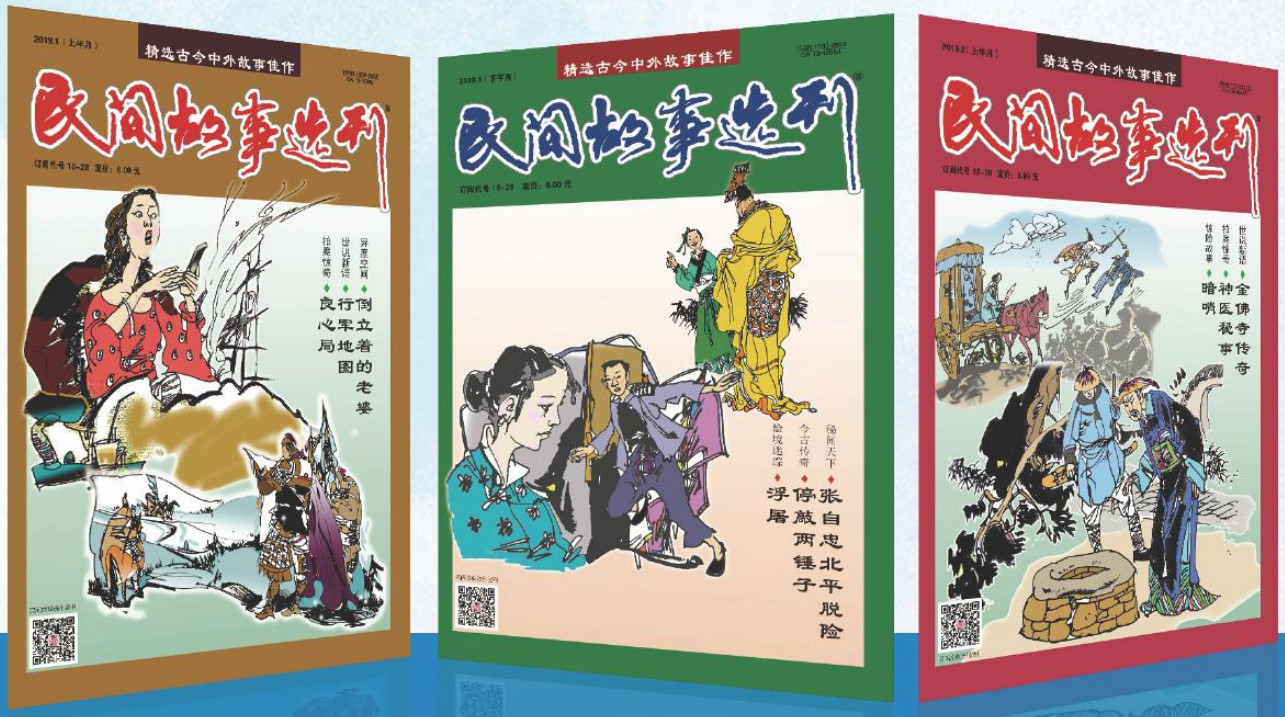

④

欢迎订阅2020年

民间故事选刊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中小学图书馆馆配期刊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精品期刊
第一、第二、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民间故事选刊》（半月刊）
订阅代号：18-28
每册定价：6元 全年：24册 年价：144元
邮编：050000 社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电话：0311-87828762 87065018 87046170 87088404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民间故事选刊微店

ISSN 1003-255X
CN 13-1055/I
定价：6.00元
ISSN 1003-255X
9 771003 255209 02>